082

遜志齋集

遯志齋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藏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明刊本

重刻遜志齋集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數手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来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續斯道於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為遜志先生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徵言篤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間而逮謨石畫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以来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今究觀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為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願見之剛者所其所存立已足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赤城見諸山遶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人介士整襟正色凜凜不可犯而顯氣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生嶽降其地寔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其人為之低徊不去久之已浪延問長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眡其性術大抵疆執隋直砥厲繩檢猶存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橋顧公為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

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重刻之二君曜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予乃僭叙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同郡人

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吳郡范惟一撰

君子脩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為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黄而細不遺於蚊蚋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贊黙成若或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叙所横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為志專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弘毅故膚皃凝厚亦惟仁以為已任者能自得之譬則水之為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則清歷遠則致卒成而不毀以生羣物成天能人槩有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頹波必決而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今昔具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

予爲用復贅其詞第爲寳斯文者付屬之曰請志之須與宵壤俱敝焉可也亦竊附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叙

明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郡王可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裡操履經畧寔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澌盡

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為已任以振作綱常為已責以繼往緒開来學為已事以輔君德起民瘼為已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来不問賢不肖皆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為郡寧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

督學中方范公謂

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生寔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

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叙之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東土根靈遠扶輿

清淑之氣已萃於卧龍諸山而桐栢蓥蒼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翰海之浩渺三面入之其産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時即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於顏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柳齊之死有縄索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絶學之功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宗廟勤為一代之言以澤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叙事如司馬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

嘉靖辛酉夏五月至日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安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眉眉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汗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

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遜志齋集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獎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

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稿之首

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正學先生小像

蜀王賜方教授像贊

緑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膺綸言於殿陛身遊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之澁潛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閒奕世是所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又贊　太平謝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齒在數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絶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歐然

銘盤書紳雖誠慤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忘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重刊遜志齋集凡例

一是集先生歿後六十年臨海趙學諭始得散落詩文三百一十四篇梓于蜀者爲蜀本又二十年太平謝文肅公貴巖黃文毅公徧輯四方所藏得四十卷郭令尹梓于寧海者爲邑本又四十年郡守姑蘇顧公梓于郡齋者爲郡本今據三本而參酌之

一集中諸論著多遺闕近時立文莊公稍加補正名爲論淵梓行于世今據論淵以補其闕他所訛誤若讀尉繚子之類考諸經史子氏及正韻王篇等書正之其無考者仍存疑

一宋學士文粹序貞義處士鄭公墓表皇明文衡爲金華樓公璉作然邑本郡本皆有疑先生與樓同門同官而代筆者仍存之

一勉學詩二十四首文章辨體刻爲吳人陳子平作而蜀本邑本皆有赤城集亦載爲先生詩懷麓堂詩話惟云未考識者謂子平未嘗至蜀而初本得自蜀中當爲先生作無疑故仍收之

一將伯乎字說蔣氏異厓辨贈雷孝廉送平元亮等序復齋梅所等記溪漁子大笑生等傳闕

王廟碑樓君墓銘俱載邑本而闕王廟碑又載
寧海志及三先生文粹今悉補入

一送李參政王文烱李生及方氏族譜序越國公
神道碑雖皆見潛溪集而邑本各題下有代太
史公作字則實爲先生筆故收之

一遊峨眉及歌風臺詩俱載蜀本而峨眉篇又載
四川志皆補入

一遺安堂記載三先生文粹巾山晨望及閒居詩
舊傳民間併見吳越錢氏家乘謝文肅公嘗有
不及早見之歎故特收之

一愷悌齋記雖邑本郡本皆有然實刻于黃文獻
公集內而續文章正宗亦屬黃作且輯正宗者
乃先生友人鄭栢門人王稌也決知非先生筆
故去之與木綿花歌舊載邑本亦以正宗爲然
嘯谷作而郡本去之者同耳

一原本所載如送趙教諭及族譜序告佑順侯文
等作於先生文頗不類以無據不敢刪去又如
聚奎閣知靜學齋等賦上蘇范二先生等書皆
闕誤不可讀然實先生筆仍存之以俟知者

一附錄原止錄　蜀獻王及同時名公贈遺諸作
今以傳狀祠記及吊祭詩文而續附者存始末
也若愚菴公墓文孝聞孝友二先生暨二烈女
詩傳此先生一門道德節義不容泯者亦併附
焉

遜志齋集目録
卷之一　雜著
勿儀雜箴二十首　雜銘
雜誡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
四憂箴　箴四首
克畏箴　勵志箴
毀譽箴　擇交箴
家人箴十五首　四箴
九箴　慎齋箴
宗儀九首
卷之二　雜著
釋統三首　後正統論駁附
深慮論十首
卷之三　雜著
君學二首　君量
君職　治要
官政　民政
成化　明教
正俗　重爵禄
正服
卷之四　雜著
周官二首　周禮辨疑四首
西伯伐崇　武王誅紂
畢命　檀弓
讀三墳　讀夏小正
讀汲冢周書　讀司馬法
讀三畧　讀子華子
讀曾子　讀荀子
讀孫子　讀吕子
讀慎子　讀公孫龍子
讀尹文子　讀鄧析子
讀尉繚子　讀戰國策
讀吕氏春秋　讀法言
讀風俗通義　讀鹽鐵論
讀荀悦申監　讀崔豹古今注
讀博物志　讀聱隅子
讀朱子感興詩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卷之五　雜著
夷齊　有子

齋舉　鄭靈公二首
諫議　樂毅
曹參　婁敬
條侯傳　霍光
丙吉　黃霸
東漢　漢章帝
嚴光　竇武
崔寔　馬融
趙苞　許劭
華歆　諸葛孔明
龐統　諸葛誕
晉二首　司馬孚
殷浩　郭巨
王彪之　梁武帝
魏孝文　崔浩
蕭懿　甄琛
沈約　來梁
周齊之事　隋文帝
蘇威　唐
唐高祖　唐文宗
張九齡　郭子儀
唐莊宗
卷之六　雜著
毀譽　鄉原
閔俗　斥妄
啓惑　言命
越巫　吳士
明辨　學辨
指喻　溪喻
越車　公子對
蚊對　鼻對
醫原　雜問
策問十二首
卷之七　雜著
靈芝甘露論　郊祀頌
凝命神寶頌　省躬殿銘
慎獨齋銘　謹節堂銘
喜友堂銘　友于堂銘
慎思堂銘　寧野軒銘
双桂軒銘　五雲山房銘

林泉讀書齋銘　研銘
扇銘
試筆說
習菴說
鄭叔度字說
戴樂和之字說
東野翁字說
黃仲晦字說
蔣伯孚字說
卷之八　雜著
考祥文
誚伯牙文
籲天文
里社祈晴文
覈谷賦
悶知賦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文會疏
卷之九　表　箋　啓　書
代董學士謝表
謝太史公書
上胡先生書二首
與蘇先生書三首
上范先生書
與朱伯清長史書
寄徐教授先生書
與王先生書
與葉夷仲先生書
與淄擇可先生書
答林公輔書
與士修書二首
寄士修修德書
答陳元采
與王修德書八首
卷之十　書
與采芑先生書二首
與訥齋先生書
答鄭仲辨書二首
與鄭叔度書八首
答劉養浩書二首
答王仲揩書五首
與邵真齋書九首
卷之十一　書
復鄭好義書三首
與童伯禮書
與趙伯欽書三首
答王氏交幣書
答張廷璧書
與友人論井田書
與黃希范書
答閔鄉葉教諭書
答劉子傳書
答許廷慎書
與王微仲書
奉俞大有先生書
上蜀府箋啓十七首

答林子山書　答胡懷秀才書
答王秀才書　答錢羅二秀才書
與俞敎諭書　答俞敬德書二首
答俞景文書　答俞子嚴書二首
與友人書　答金景文書
答林嘉猷書　與陳敬齋書
與樓希仁書　與盧編脩書
與陳用中書　與郭士淵書
與訏君書　與錢克温
卷之十二　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武王戒書序
篆書考正辨僞序　基命録序
蜀鑑序　蜀漢本末序
自警編序　仕學規範序
宗忠簡公奏疏序　壽親養老新書序
蒲輿詩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先太守文集後序
華川集後序　蘇太史文集序
觀樂生詩集序　張彥輝文集序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劉氏詩序
時習齋詩集序　白鹿子文集序
非非子贅書序　癸酉應天府小録序
丙子京闈小録後序　巳卯京闈小録後序
卷之十三　序
宋氏世譜序　謝氏族譜序
童氏族譜序　葛氏族譜序
范氏族譜序　徐氏譜序
吳氏宗譜序　樓氏宗譜序
丁氏復姓序　族譜序
方氏譜序　溪上會飲詩序
溪亭聯句序　梅隱詩序
迎養詩序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義門詩序　王氏深深集後序
御賜方指揮明譏五花名馬詩序
衛氏紫微詩序　豐湖書室序
雷峯樵隱序　望雲詩序
張氏思親圖詩序　趙彥殊字序
鄭允充字序　黄仲儀仲頴字序
卷之十四　序
贈林公輔序　贈鄭顯則序

送石永常僉事序　贈周履素序
贈王仲揩序　贈郭士淵序
贈趙教諭序　贈王生序
送湯僉事序　贈王僉事序
送徐思勉僉事詩序　送朱伴讀序
送陳達莊序　送祝彥方致仕序
送葉知縣還任序　送劉侯序
送李宗魯序　贈黃叔暘主簿序
贈金溪吳仲實序　送平元亮序
送龔彥佐員外序　送盧尚毅序
贈劉君序　送宣尉楊鏗詩序
送樓士連謁選序　送解元振還盧陵序
送周宗傳省親序　送趙孝先從軍詩序
送危奉生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送金文舉歸省序　送梁宏還廣東序
贈盧信道序　送周景琰入試序
贈林士恭序　贈劉文仲序
贈王時中序　贈邵真齋序
送李生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送王文冏序　送浮圖景曄序
贈瑄禮中序

卷之十五　記

艾菴記　益齋記
學士亭記　宋氏爲善堂記
畸亭記　希董堂記
借竹軒記　緑畸軒記
時敬菴記　慈竹軒記
企高軒記　息耕亭記
艤航軒記　巾山草堂記
藏器軒記　草心堂記
茹茶齋記

卷之十六　記

傳經齋記　貧樂窩記
樂壽堂記　問月樓記
味菜軒記　存養齋記
南齋記　懶齋記
默菴記　靜齋記
石鏡精舍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遊清泉山記　集義齋記
藏用齋記　適意齋記

餘慶堂記　仙溪霞隱記
思孝堂記　思親堂記
求古齋記　壽善堂記
卧雲樓記　心遠軒記
顧齋記　任重齋記
養素齋記二首　守素齋記
復齋記　遺安堂記
存耕軒記　娛靜樓記
觀海樓記　貯清軒記
菊趣軒記

卷之十七　記

柳氏譜記　龜巖隱居記
宜隱軒記　默山精舍記
直內齋記　君子齋記
尚志齋記　尚友齋記
省菴記　御賜訓辭記
學孔齋記　身脩思永堂記
御史府記　春風和氣堂記
蘿月山房記　後樂堂記
後樂齋記　孝思堂記
全樂齋記　好古齋記
種學齋記　訥齋記
尊聞齋記　棠溪書舍記
來鷗亭記　讀書齋記
默齋記　見山堂記
孝友菴記　望雲堂記
梅所記

卷之十八　題跋

題大學纂書正文後　書漢二王策文後
題神異經　題受禪碑後
題右軍遊目帖　題觀鵝圖
題蕭翼賺蘭亭圖　書蘭亭墨本後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墨蹟
題韓幹馬圖　書黃鶴樓卷後
題顏魯公放生池石刻
題宋孝宗楹花詩後　題米氏山水圖
題朱子手帖　題子昂千字文帖
題靈隱寺碑　題桐廬孫先生墓文
題元諸儒帖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
題賜王訓導詩後　題醫說後

題太史公手帖　題楊先生墓銘
題太素子墓銘　題礲硿子墓碣
題濟寧張氏墓銘　題韓復陽墓銘
跋劉府君墓碣後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
題溪漁子傳　題陳節婦傳
題鄭叔致字辭　題宋舍人篆書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題仲珩草書自作詩　題周氏文後
題王氏述訓後　題養浩製本朝鐃歌
題黃東谷詩後　書夷山稿序後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贈樓君詩卷題辭　書學齋佔畢後
題聽琴軒記後　題積善堂記後
題來鷗亭詩後　題許士脩詩集後
題劉氏家藏誥命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
題李質夫字序後
卷之十九　贊
春秋諸君子贊　蜀三守贊
三賢贊　尚友五贊
云敞贊　楊喬贊
田疇贊　李太白贊
孔璋贊　袁安卧雪圖贊
蕭僕贊　杜士賢贊
南稜王先生贊　吳學士像贊
御書贊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空同外史贊
楊先生像贊　宋仲珩像贊
王仲搢像贊　鄭仲釋像贊
朱方中像序贊　葉友直像贊
劉廷脩先生像贊　南齋像贊
葉用寘贊　王中夫先生像贊
劉養浩像贊　陳希古像贊
澹如居士贊　王禮德像贊
友鹿翁像贊　俞博士像贊
黃氏三壽圖贊　杜推官贊
張文敏像贊　姚貞婦贊
老人星贊二首　赤壁圖贊
白鹿洞規贊　歸田圖贊
畫梅贊　馬圖贊
樛木圖贊

卷之二十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祭太史公遷葬文
祭胡仲申先生
重告胡先生墓
祭戴先生
祭王文節公
祭鄭仲舒太常
祭吳樸菴先生
祭葉夷仲主事
祭郭士淵
祭許士脩
祭宋仲珩
祭王博士
祭鄒博士
祭趙希顏
祭童伯禮
祭外舅鄭公
祭從兄希聲
東陽葛府君誄
鄭府君哀辭
鄭生祐哀辭
吳氏二賢毋哀辭
卷之二十一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象山王府君行狀
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孫伯融傳
觀樂生傳
王進德傳
詹鼎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芒芀公傳
張孟熹傳
菜根居士傳
友鹿翁傳
大笑生傳
溪漁子傳
魏節婦傳
童賢毋傳
二賢婦傳
卷之二十二　碑　表　誌
關王廟碑
梅長者祠堂碑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信國公神道碑銘
越國公新廟碑
宋處士碑陰銘
俞先生墓表
林君墓表
盧處士墓表
楊處士墓誌銘
王處士墓表
陳先生墓碣
侍讀唐君墓誌銘
曹處士墓碣銘
吳處士墓表
鄭處士墓石表辭
采芩子鄭處士墓碣
參議鄭公墓表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鄭處士墓碣銘
王君國祥墓碣
許士脩墓銘
仙居張處士墓誌銘
陳仲昭墓銘
王處士墓誌銘
曹府君墓誌銘
宋仲珩墓誌銘
宋仲珩壙誌
宋子畏壙誌
郭君壙誌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處士鄭公壙誌

樓君墓銘　嚴夫人鄭氏墓銘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楊夫人墓誌銘
金君妻董氏墓銘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鄭君妻洪氏墓銘
卷之二十三　古詩
蜀府敬慎齋　讀書齋
蜀王賜宴浣花草堂感恩懷古
蜀王賜讀基命錄詩依韻奉謝
齋殿觀書賜文嘉勞奉謝
次淵明詩韻謝蜀王
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命述事
陪蜀府諸公宴集　遇夏教諭次韻
閒居感懷十七首　次仲縉感懷韻十首
追次朱子春懷韻　舟中呈同召諸君
上巳約友登南樓　次登南樓韻二首
送鄭叔貞之成都　再送鄭叔貞之成都
偶爾遣意　送謝生因寄岐陽公
宿獨架橋閣上　過漢陽
過寧陵縣學　葺書齋舊門扇
感橙樹　栽栢
新栢爲邨蔓所纏　脩德汝器嘉猷至二首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在石鏡次家兄會飲韻　題山水
楊柳渡　宿夾江寺
二虫吟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追次文公歲暮韻二首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韻
石鏡會集諸公　再次石鏡會集韻二首
病眼喜郡守見過　題信經歷袠帛圖
奉懷太史公用畫守　鄰父携酒相飲
二禽味　次張南軒韻送董公
題童賢母卷後　靜妙軒
宋五公　訊瘧
次脩德雜詩韻三首　初冬雨中獨坐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次韻贈國亮經歷
雜詩四首　脩德以詩寄次韻
再和并簡林嘉猷　次蜀王韻送一宗和尚
家兄寄中秋詩分韻以答
寄好義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巾山晨望東錢克温　閒居偶題

勉學詩二十四首
卷之二十四　律詩　絕句
蜀王賜酒膳奉謝　歌風臺
潼關　准陰
題嚴子陵　赤壁
吊李白　題李白觀瀑布圖
題李白對月飲圖　徽宗花鳥圖
錢氏家山圖　題南屏對雪圖
江山萬里圖　題王叔明墨竹
失硯嘆　扇
紅酒歌　食羊虎肉
蕨笋行　海米行
遊峨眉山　題萬間堂
滄洲趣爲趙孝禮題　許氏龜巖行
蜀道易　爲王泉山人題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東河值雪
愛日堂　寄貧
和東坡喜雨韻　渡淮寄宗文先輩
次鄭好義紀慶韻　寄脩德
送劉士端歸括蒼　題許節婦傳
寫懷　聞鵑
諡文太子輓詩十章　大行皇帝輓詩
謝蜀王撫問賜藥二首
應召道上有作三首　病中述懷二首
送盧信道赴兵　題萬間室
題曲徑　次韻寄好義四首
歲暮寄脩德二首　別宜隱友兄五首
次韻荅錢文學二首　題畫二首
寄童伯禮二首　催菊
代菊荅　過北山翁
送鄭履順二首　峨眉縣晚發次韻
謝羣公送別　道中遇盧先生
春和五首　寄蘇平仲先生四首
二十九日三首　遣病十首
童景純來三首　贈鮑民瞻
哭吳樗菴先生五十韻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從蜀王登萬歲山　宿峯頂次濟定韻
登歸雲寺閣　木皮嶺
山中對景書懷　宿新津寶花寺

送吳主簿　次韻贈方圓巖山人
次兄調邠希政韻二首
輓徐節婦　贈韓敏道赴召
次韻留別陳季明　枯木圖寄士修
虎圖　題山水二首
題曹娥江　竹月圖送人歸省
病中除夕四首　題畫
牧牛圖　奉試靈芝甘露論
書事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試院偶題三首　次韻謝蜀王六首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
謝蜀王賜果十首　無題三首
遠遊聯庭二首　遊峨眉山十首
入山後次韻述事言懷十首
次韻寫懷會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
感舊九首
別毋舅吳外舅鄭公
中秋對月二首　題漢中二寺佛
蜀相像　買臣妻墓
二喬觀書　王節婦
鄭義門　彭山道中
夜度桑洲驛　客至
喜盧原質中探花郎　送饒給事歸省二首
談詩五首　覽陳先生和諸詩戲題
道者扇　題山水隱者
題山水　修德惠枯木圖次韻
見梅　畫梅
竹　題東坡畫竹
斑竹圖　墨菊二首
題菊　馬
聞燕　百雀圖
羲之籠鵝圖　荷花渚禽
鸚鵡　立春偶題二首
附録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東方希直二首
蜀王讀基命録　送方生還天台詩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
跋太史公送希直詩後三首

染說　古詩贈希直
送希直遊金華　答希直
送希直應聘赴京　聞希直自京還
寄方正學內翰　正學齋記
答方希直先生書　上侯城先生書二首
與童景庸書　方先生小傳
正學先生事狀　成都府祠堂記
祭文貞公文　過侯城里有感
謁侯城里有感三首　謁正學祠堂
愚菴先生墓文　方希學傳
方孝友詩　二烈女傳
刻正學文集序　刻遜志齋集後序二首
書重刻遜志齋後

遜志齋集目録終

遜志齋集卷之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浩輝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慶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汨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爲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于左右以攻已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膺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歌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眞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頗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儻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紆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恥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奭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黍藿之甘萬鍾之戶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其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狥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脩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已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已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鏹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已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衆所瞻視傾側必墜

帶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屨

孰爲險巇非義孰爲夷行必思敬乎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毀保玄德著千禩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櫝

唯群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爲虛器不能希賢由聖則學非真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以孜孜

書籤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立事觀人以脩己治亂興衰必知其由進退語默必中乎理

毋眩乎辭必要諸道以聖爲則純駁可考

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

詞有華而不麥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警戒汝福將大於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柰何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傷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福

衾

已之溫思人之寒已之安思人之艱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墮恒省已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床屏

敝汝身毋敝汝心

櫛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窶貧名之惡斯爲小人致飾於外而不思自新柰何乎此民

頹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于色噫視心如視面以新厥德

戶

端爾聽邇言勿溺小事必敬

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

戶內治天下易通或謬遠安求已爲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

何以樂心無愧作何以憂輕舉多求

闔兮闢兮取法乾坤由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啓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
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
啓之啓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
日月之光無微不達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昭明
勿自掩閉

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已而察已有甚怒忿無妄發
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償事喪生
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爲善事者子孫
興

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
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禮義所出是爲清門悖傲所出是爲禍門貨財所出
是爲辛門仁賢所出是爲德門
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憂
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
足以知人非至嗇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
謂也

釜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
享斯節已以裕衆是爲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爲民賊
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適已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已而利人者衆之所戴

酒巵

無以欲失性無以忿輕生無以樂忘禮無以利用兵
洽親和衆恒於斯造禍興敗恒於斯懲其惡以趨善
尚慎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奈
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
泊者無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用物無愧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

類也吾爲汝懼之

食案

爲善終世一眚而蹶務德如山一言而殘忿不可長

惡不可滋匕箸之頃怨或起於斯

疾不生於堇荼而生於甘美禍不起於干戈而起於

言語敬慎汝口鑒于前軌

養身之具或有未備汝以爲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

不思其戚忽其大而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

斗斛

土廣粟多匪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貧爲患出納

平均將利衆人

權衡

虛以爲體平以爲則隨物賦形爲民作極皇王攸謹

尚其無私百爾秉心或鑒于茲

尺度

尋丈之繆實始毫釐君子畜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爲下實難

倚席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

謀後其私毋俾人尤

先人而後已者安適已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

戒無以道大而不爲

扇

德之涼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

謹無悔恐無憂譸無辱信無尤

時乎舍時乎庸動不違時代天之工

寒即乎燠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

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劒芒人惟寒暑

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熅

近而即之則能温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

勿謂可侮

七箸

汝之食人慎勿恩人之食汝慎勿諼

五鼎之饋爲惠不成乾餱之遺怨由以生一舉箸而

驕士將敗汝名

帚

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

汝何有

　　厓

大厦不傾匪一厓之積黎庶之安乃衆賢之力

　　浴器

洗滌邪慮以啓新知勿安於汙濁自棄弗治

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衆欲汙之吁可

鄙形之汙濯之則已心之汙百行皆毀名之汙萬世

之恥水既潔然後可以澡身已既修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

說惑聖真是猶見一豗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

得爲智邪

　　鑑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灾

　　耒耜

勞思善敏豐財

安厥置恬厥勤業勿貳世長利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勞則息毋既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茂智智後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

人將汝役

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緩不息致遠

　　轡

操縱有術駑猶良用違其才騏驥亡以寬馭民邦乃

昌

　　車

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僨

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輮腐輻乘者殃

　　雜誡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

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

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

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

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

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

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

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

出而不置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而莫能爲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爲不敢之與不能何啻陵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據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遥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右第四章

爲政有二日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詐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悖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已及物而仕樂也適已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兎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黷戰任子則國貧卜好征伐則國貧賂賕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未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脩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廢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荒簟也故枕由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乎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戕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

今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誕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蔵悔易悦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悦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已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良利如蛇蚖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子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怍于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虚而受也虚已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有序

昔之爲學者經無恒說師無恒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爲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槩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卑三千之徒莫非奇士聖云好學惟顏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急於有聞嗟爾奚爲以名自累名也可懷顏亦可媿

慎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爲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爲學所以行道通則爲汙介則爲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已雖殊違道則同夷群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趨余茲戒汝篤慎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聖則汝師賢尚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思

明義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爲榮苟爲所移皆可欲者快意陳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爲陵爲淵勿以其微殆曰可受微之不察大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內帖然服其至公人見遺錢縱目私睨市兒抵掌喜其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于而躬行義之報博乎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爲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詆呵前古掇其遺失學匪疑不明而疑

惡乎釐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皆然或有非是勿貧汝能言人或勝汝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在汝心

虛受

中之虛取善於人沛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爲至人不汝甚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之識其復能幾柰爾不思貴已賤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要

何以治已何以治人聖承賢繼何華何因爲學不難知要爲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爲一藝天之畀汝靡有不全汝忍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輸人爲弓矧之不從俾鼎人爲尾迫之不可工守其業猶不以利移舍古徇今可以士爲仁義吾內爵祿其外內爲外屈失其天貴蹈道自我夫豈由人不求合於世斯爲天民

愼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汝窺汝心自知戁存心如事天爲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賚日知其爲明不知其賁日不可遏道非日比擴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微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隆污勿敏於言而怠於行維恒若不足以底于成

四憂箴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即徙過不能改則引以爲已憂今人之質不足幾聖人也夫矣而未見有以四者爲憂者其卒歸於愚也奚惟焉余懼爲愚之歸也箴其闕以自勉

修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已已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爲譬諸飲食必飽爲期方其已飽不憂其餓無以繼之餓可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恒以爲憂一事之成一行之蹈豈云匪德貴乎彌邵知不逮舜仁不逮堯曰伊曰周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爲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爲能盈無爲足聖之不如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暨其已晚汝憂則那

講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洞見毫髮猶必講學以辨是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溢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先汝之不講粉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爲學要而不華任之天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爲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咨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駁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憂已之不逮後則無憂

徙義

聞所當爲奮決不疑飇移電馳是謂勇於自治知其爲義可否進退怯於爲善陋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義謂吾不能義不即徙聖猶憂之汝不憂乎忍自絕於善而甘爲小人之儒乎

改過

昔爲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爲賢言曰既出事曰既往懲創不嚴其惡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間精察其幾勿就所安折其始萌覺於將發盪摩翳昏存其明斬斬作聖之學必謹自茲顏子不貳爲萬世師勿恃能改無過爲貴以有過爲憂顏樂可致

箴四首有序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勗

口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愆人愚爲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衛將以明道狂波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寘合乎大中惟聖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疑疑人之慵慵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徹如河小人輕傈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于機卒殺于燎徹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于家邦

食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軀號名爲儒

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
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
汝學汝仕惟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爲功施天下
萬鍾非奢無德於人酥粟猶多汝思而食省于斯言
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厥德沛如彼闇之思
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
跖起鷄鳴蹠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
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
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稟氣或偏梏其天明
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搖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
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詭隨爲柔狠虐爲剛
顛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斲喪天性當其方昏
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廼奮而悲亟改前轍
過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蕪賊若斯姦克敏勇直前
不留寸蹤抉彼陰霾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
孤光既回萬類復初思前之爲陷於嚴思今幸克之
敢弗戒懼操存稍息恐其遂去屋漏之閒對越有嚴
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勿失惟言
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若巇跬步或差萬馬莫追
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穽衽席師保可畏在心
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本末一致
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睢常或柔或剛
或粗或麤惟上聖兌臧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
極省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描爲嘉
言時靡瑕疵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
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覿厥由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
昔在堯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今謨
惟群哲有光翕辛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
作以言爲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
方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
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畢有閑千事而本則遺惟昔
炎宋天擴其蔀篤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于源擇苗
于莠用爲飲食作爲師保穰穰者舒擅於中區譬彼
夏屋既搆既除曾是弗居困踣路衢慨懷古昔慚愧

交如閔子微恤夙亶顓魯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懿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滭滭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歛之毫芒散周八紘子實不類聞善鮮蹈眩賚于華罔臻厥奧持循不武過慝莫告惟怠荒之懷是用不得其要惟日惟月則弗我含聖功誕遐曾弗我倡童也植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膚叢于體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間底幾揚聖之庭長沙博志諸葛挺英皆夙造乎道爲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集視彼澗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復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爲幹敬以爲植義以爲路禮以爲城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孤勁則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勑於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愆成巨於微陟遐于邇辭哲在上用循于前軌

毀譽箴

余嗜道頗久間微之毀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爲物所動也作毀譽箴箴曰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德日圮人之毀汝戒汝勿怒汝怒而爭人將汝惡圮爲愚基惡爲禍階內削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爲己聞人之言審己而已是也吾師否也吾欺過則在彼喜怒何爲無知之人中怯不足以人之言爲己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徵苟信不倫貧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心通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憾焉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閽閽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毒則在後與君子朋螫舌逆情始爲難堪輔爾于成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訐以訕求其所爲汗穢莫測是爲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直爲爾傲順謂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惟道是諧無求人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家人箴十五首有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

嘗之而教治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胥月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煞念古之人自脩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已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絶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歟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乎汝足能俯與拜跽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耿微奚恃弗戒由道在已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儌倖高位秪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脩已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

不勉

絕私

厚己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太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踈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恒理吝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忘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横於道爲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幸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遒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絶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車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

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已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恐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古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諞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垂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荊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讎人

九箴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茲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觀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卓顧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之暇倘賜覽觀或可爲慙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于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弗敬是慢天理既違天常亦紊人紀是以聖哲祇慎小心事無鉅細罔有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

俯仰無怍純乎天德與聖爲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慎守乃爲仁賢制度有常尊卑有叙愛親忠君恤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脩身孰爲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所爲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爲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況茲有國神民是主至德無虧庶政以舉温顔抑氣先意承歡膳宰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由君親既安心乃無憂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禮經萬世是效儲王厝哲尚其師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爲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該施後世失之攻乎文藝觀聽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爲師窮理正心固守勇爲法堯爲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文王是效簡册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奚暇外求聖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溺心疲憊空言漢之賢王東平稱最篤行爲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德業無傳識者弗滅聖明御世好善崇德監乎成憲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蔽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天孰不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顱方趾共本異形苟揆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如抱疾痛爛念民寒飽思民飢已享安逸恐民之疲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灾厄衆庶樂業國乃富強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哲王所受世篤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聖豈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下建閭里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咸一綱紀相維名分有秩禮之爲治析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賢哲知本檢身克已言動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爲國以禮聖有明訓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已厚人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乃裕苟恃富侈奢泰是夸

既損今德民用洽崖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尚朴懲奢天下從化囊帷革履史策見褒象筋王杯賢臣所憂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爲鑒慎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于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烏可放逸眺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尚戒慢遊日昃不遑西伯與周古有格言燕安鴆毒汲汲爲善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目視簡編心惟興旨匪賢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爲法爲戒察理既精勇爲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德業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由此而積敬于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已慮不及人寧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後世終蒙其利

慎齋箴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爲貴里人王君仲嘏嘗病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箴曰縱轡以馳忽而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世之人以肆爲可常怠不知檢率取危亡汝放於言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爲德符行爲德機二者不慎于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爲詭誕以啓厲階將行而思必由乎義勿人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遊鑒汝體息鑒汝心由粗而精由微而鉅敬慎無怠勗哉君子

宗儀九首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啜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臞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温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悖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屢并之祼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獸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蔑彝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爲蔑彝禽獮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鄉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黨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媾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

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內而群哭之群祭之群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敘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繇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

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鼗之行則其庸鼗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歉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

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趨趨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轅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欽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叅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恐爲亂者豈礱斧鉄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畛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循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慝許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畧而務近功區區補葺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徙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産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古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後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

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洽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諱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毅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葽我棠棣葛藟東門唐之秋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卑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群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

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冀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整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供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宛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群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奠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塋而信堪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闇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咲以爲簡時可塋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塋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凄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灸刳剖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育

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奠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惟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奠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奠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奠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加世之奠師之爲也奠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奠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暨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徃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搖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奠卜吉凶而勿泥奠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奠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

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烝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貴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膠口頰描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遠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群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樕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入制產平賦與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

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闇闖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玩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麤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忘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盌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盌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啞嗤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實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徵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

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倫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柰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奚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酬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壟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穀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執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救粟盈溢廩廥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器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

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婣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徹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滔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汩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窮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內而閣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己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貴産殊絶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

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倫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産産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媮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鄙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臨海縣知縣黃諳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葉瑛王梅發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戴禮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先牟汶鈞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一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屠喬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釋統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

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稍謂孔子愚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襲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

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踈是軌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所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遠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大矣曷爲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實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忒也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爲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薨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與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鄰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爲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

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篡曰弒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沒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絕其惡得中國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來歸不爲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于夷狄則夷狄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爲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爲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謚其所爲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弒賛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弒非惡乎君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止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汙之士愈賤而愈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爲天下慮也奚而爲天下慮使女主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弒而不亡暴虐而繼世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柬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

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歷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惟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

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級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擬洪水猛獸蛇虫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弒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齧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恠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弒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弒君者矣未聞弒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弒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恐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氷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

元吉黃中色而棠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虺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自予爲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爲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與金華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執偏私之見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論惟知道之人能傳而偏私者無聞焉二公既信予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聞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于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予拳拳之心爲天下生民慮爾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爲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

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維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已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

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董烝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知畏義辱而重廉耻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以虐已愛戴其上而不恐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内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三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已而後爲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爲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爲之也以私意爲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爲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爲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爲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王

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敝善治弓者見其敝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枲爲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歛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奠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踈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奠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奠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

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積豕之牙吉積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醯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醯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鬬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鬬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檻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獐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孽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弭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妄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儀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叙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推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濟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睿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

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已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璧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攜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疎畧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咲疎畧者爲愚而不知疎畧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

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十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埒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饑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其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未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絕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已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爲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慮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挺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咲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嘗欿然若辭不出於口怏色不形於面以勞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讜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敢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耻聞

過耻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譖爲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賢相逢驩然其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爲雍蔽彼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好臣之所咲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爲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爲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爲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由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燭之以明使邪佞無所進其讒言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農之望穡族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爲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爲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爲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爲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群臣之才不足任而已不可自逸則當博采衆庶之善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撥天下之勤怠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萬物自懾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旨迎合之徒則詐譎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爲聰察則不然以爲群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由已出故往往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亡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匹而不能斷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其人猶轡而不以綏斷而不以爺也曰然則欲治者

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駑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劣下才者皆化而驟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爲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強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憚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隤穢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窳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秦　臨　鄉　戴　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兗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金華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判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巍乎無爲濟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爲是曷若不學之爲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爲群臣莫己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爲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辟之兕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爲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爲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疑當作是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蕉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旦事變雜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眢惑迷亂者鮮矣故人君不可不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爲政而爲政之方有八明而不至乎苛寬而不流於縱嚴而不迫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爲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然能是八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存之無形索之無方而其動無常者心也聖王之爲學必先治於心

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顛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旦以至夕自起居飲食以至決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兢然不敢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天下者如一日國有百歲之儲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遐荒遠邑無飢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心是以恒見其不足苟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後世人主不知學以其天資之所近者爲治好仁則姑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恩慶疑當作嚴或近於殘寬或至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推誠每失於小人或始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銳而旋致縱怠漢之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庶幾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充之以學故哉人惟知不足然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爲能居億兆之上處尊榮之勢內不能學外不能親疑誤此人君之不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衆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悅而不忘善爲智者蓋有不用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乎而人莫能忘其仁義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遇聲之所嗄洶洶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漫浩湫不復少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端其變也無恒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辭萬鍾之祿而或色喜于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爲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猝然遇之視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處之若無技之以深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往古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強而爲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與陶漁于河澤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鱉之波而使食息於平土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若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實之不逮乎速盈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天才知才智自見于世者庶官百職之所爲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

之士咸爲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内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琛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乎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已者卒怠而不脩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急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屬罹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華姦劇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鉄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

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吠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趍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纊冠素紐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情遊之士不齒之人與罷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鉄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遺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拂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虐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咲也良淑之民皆冠縞布德爲民所尊者

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桓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疎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爲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爲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爲止怠鄙者不加畏闌茸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爲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嶢然有異於衆而爲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爲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爲瞽而以得位者爲冒莫不自以爲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以不仕爲高恒人以得位爲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不行而令不信于下知不爲衆之所與也則益不自重而爲敗檛茂恥之行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爲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爲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爲之罪後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爲可得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黃厚而人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

內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蘇銷沮而不能自見妄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媿恥誠使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于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矣則厚其祿雖有過毋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爲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爲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爲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爲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麋猱餧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于賢由昏吏以至于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于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酇酇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旌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殺不逮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絶遺典而師心自爲既已失矣而

秦又并燒除刮絶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僻之去悍馬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踶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驁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誶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鞏衆繫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悖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鄰部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産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

養人者示之使天下成化而歸已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咲周以爲迂而其爲治之具固周之所咲以爲拙陋而不爲者也惡大弁灶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既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爲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宜頑愚僻與龍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既立使人視斧鑽如氈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恣有時不畏矣矣故以刑罰爲威者威既襲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既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鄉飲考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恒人之所同然者況今之世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揆其當損益者而疎畧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咸屬于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爲釋其義戒勸之衆皆聳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聽讀既正書衆名于冊列其所爲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鄰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

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俾家之脩脩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諮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正取其群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爲此下疑有缺誤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晉勸而趨墜死而絕者食病而窶者敬德而文者兢強悍愎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爲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于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爲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爲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脩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以孝弟姻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脩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暮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贅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

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與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頹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聲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惠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皐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皐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禁劉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

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急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羣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蠭聚蚊合以詖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試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睨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濶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朱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耻雖曰綱紀未脩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喪亡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

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過於其比面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今譬如鼓鍾湏鎁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乞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　　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其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訴之關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臣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群指而咲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剝剥次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作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填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踣或庭搜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咲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

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遷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來之而來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耻興廉耻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豈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方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爲不若人其心恒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

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鬼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紫爵祿爲不足貴海内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恥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勑之以辭說畏之以賞罰而強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恥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被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已則赧然愧矣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發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聖人之爲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恥之當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朴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爲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黃冠掌禽獸玄冠綏武不齒之服也縞冠素紕而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由是而推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創愈則痛乎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易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爲可恥而慕乎善觀乎服可恥之飾者知其爲當戒而禁乎惡之爲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而悖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爲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于泥塗草莽之間苟槩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

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談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九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爲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及衆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爲懲勸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爲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徵示意嚮以聳動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恥也必勉於自修見爲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慎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爲士君子斯民孰與爲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恥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恥也故因其良心之敎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有餘裕其慕恥之心而令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畫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爲有本末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　朱文翁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雷閒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廬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周官

余始讀詩大雅𡈽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真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真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爲必有異常絶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出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嫩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災與鄉欲其相賙相賚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稱者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掇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酺則肆姐豆昌嘗聲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故擬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刼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狠顧爲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惰者爲盜悍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内咸有爭天下之心至于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忘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悠而興百世之墜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辭

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爲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琯以迂疎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琯之所爲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爲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墻履寧有過乎籍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卒爲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審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後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関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禹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備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主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

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

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群臣於馺曰車輨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羣懼之也夫馺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群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於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二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忍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群飲者爲過甚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酒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過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感者焉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邪況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勉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曰不禁人之奔就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滔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爲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哉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與非決矣人奚由僞

三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

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察之惟恐其不明處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勿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貧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強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私鬬于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姻於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爲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爲失也孔子猶且非之況苛取於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爲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獻召公駭然以爲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爲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爲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貢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爲將爲後世法舉手投足且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是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容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爲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讐怨爲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誓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賞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祐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函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鄰圖殺虐其民人棄茂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諸已也苟憾其諸已是徵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称獻美女善馬琛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揣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大戎畎夷及邘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措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性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揣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儗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録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

書最詳而遷乘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溪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藉藍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謂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

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啟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啟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稱之也果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窾然暴于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云止亦已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慤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云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瞷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荅傳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云云子思曰云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云云止無失爲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

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而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皇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二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頫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氣峰氣雲霞彩山氣龍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僞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

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偕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秉蠶祭鮪攝桑剥瓜剥棗納蔚取茶之類皆倫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剥鱓頒冰始簉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徹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必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吊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

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遏其麥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滛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于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問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

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乎正名而不尚詭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徧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絶之事也所謂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由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亦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荅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虛語矣況有出於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略

三略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僞而托焉太

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淺鄙狹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覇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事職國勢乃弱其詭謬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論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者至於避正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僞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美爲之講義曲爲辨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爲僞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學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爲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荅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譎之臣作爲聲譽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鳳芝房之事其子車氏假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譬藥之投孔子罕言之則剿說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艮字之不類時之乘錯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倫意者出於門人弟

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吉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浸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漁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嵬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鈃列禦寇莊周愼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掇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臆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

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間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齧臂與母訣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入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爲喜功者之戒哉

讀愼子

世以愼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嘖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夫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辯也豈惟無事乎辯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辯辯而無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辯矣若公孫龍之辯不亦喪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煩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通變散古名實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之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鄧析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容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功舉

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柅而難於持循蹈襲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向殆有所激而然耶

讀鄒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焰曼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滿鑊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則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扼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怠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偏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處則無不知

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爲將且恐不救而況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惑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爲職無恠其然若尉繚子者言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利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

令勤卒令將令有似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論之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廢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諛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月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奠其衷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臣扶其國久而後俱幷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九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分職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斃者儻所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

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曾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常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託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僊諸荀卿其自儗者僭也僊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蘄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遠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常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易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覽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於中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尚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敗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道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丘革荐興財用置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寬襲其意而設爲問荅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

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黃金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奠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爲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爲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焰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爲治者視之以爲空言而共譁咲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泯也以道德治民者毋也悵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又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爲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予始讀太公家教其辭俚雜可咲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翺大儒也至與文中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絕少豈非以記事故耶由此言之世之好奇喪實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濱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

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惟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及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聱隅子

士未嘗不欲聞于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爲其所志狹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遑遑終其身而不恤著之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覩其烈光傷已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揚雄王通之流其自爲之意深而衛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黃晞聱隅子之爲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晞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遠理者頗有之然晞很愎無忌人也故斷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孟荀之言爲仁以屈原爲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爲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爲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間謂井田肉刑鄉飲里選冠禮家廟之法不復弗足爲治又以生不能澤物爲耻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亡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仝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仝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仝甫特尚氣任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竪嗚呼仝甫豈徒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仝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

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仝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仝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仝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卷不足以論仝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仝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任則以爲安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仝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惟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仝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臨海縣知縣黃諧
黃巖縣知縣張肅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歸卿　戴憑之
黃巖縣學生孫覺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四終

遜志齋集卷之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台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判

雜著

夷齊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堯舜禹三聖人爲萬世法一允執厥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之中請即此而論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于首陽山耻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清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柳有說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此必亂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得而稱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行已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

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逸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彌食其祿也庸非周上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足可爲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東齊也厥旨深矣

有子

孔子既沒天下之好爲言論皆自托爲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憚肆口恣意奏效語言不特托爲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脩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說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由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爲僞不然其禍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荊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嚮且趙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放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循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顏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爲是說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譬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跋其蹏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蹏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詐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嫫嫫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談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鄭靈公二首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爲詭詐險側而智能之士莫爲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有智者爲謀有力者爲戰有才者爲之治所爲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爲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

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已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爲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已爲智而咲他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咲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恐杯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忿子公之咲而言夢爲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意無微而乘其素望此見女子相詭之恒情小人譎詐之私智爾子公怏怏而染指咲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弒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覿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篡殺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寬推之以怨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肘腋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逞詭詐之智斬於杯羹以取強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怪哉故卮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酖毒皆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大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哉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已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橫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眥於纖微芥蒂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弒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

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斬杯羹而不與以取怨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喻之侮之嗤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鬬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奪以爲榮決然而斬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慙同列之人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孥其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咲也況子公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虐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已雖有勃革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已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貢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

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使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真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圖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狀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樂毅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穫鎒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說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彊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擁千里之地而行

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殺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殺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殺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救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奚可謂救粟不可少食而寧啜糠覈之爲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曹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甚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我之速奚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擾騷之以制度文爲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東漏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餓之人不可以飽食出湯而近火者必傷餓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酣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客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參而不學故千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婁敬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既夷剪海内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即奉宗廟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謫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疎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咲其妄而帝即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欲絶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無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己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疎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

之所罰而借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夫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叛臣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忌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宜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霍光

霍光以樸直見知武帝輔少主廢昌邑立中宗功烈爲漢伊尹而身死受赤族之誅世嘗疑之曰是烏足疑哉光之獲全其軀亦已幸矣賞罰生殺予奪者天之大柄授之天子使奉而行焉者也故是六者惟天子得專之然猶不敢私任其喜怒好惡以爲輕重而一決之於天功懋焉而後賞曰非我賞之也天賞之也罪盈焉而後罰曰非我罰之也彼得罪於天也其於生殺予奪莫不裁之於天而不敢預存於心以可專之位持之以恭謹至於如此猶且或有不中禍及

於身而殃及乎子孫況於無其位者乎且以伊尹之聖以德則天下莫加以位則爲之師而當阿衡之任以功則相湯取天下致太平三世而至于太甲其格於天而著于民亦已久矣其於太甲也未嘗廢之特奉之居憂於先王冢上俟其修德而迎之以歸其於進退宜無不可時之人孰敢非之然而伊尹既復政於君即決然請去其位不敢略有顧戀逗留之心何者誠知天之大柄不可以久持也夫伊尹聖人不任其私以賞罰生殺予奪亦昭昭矣猶畏且慎如此彼霍光者自度何如人哉以德則僅若恒人以功則非有平暴亂安宇內之績特以謹愿偶爲人主所信而托以非常大事計其平日操天子之柄以制群下者幾何年矣其於輕重緩急已不能無私意行於其間乎哉嶷然立昌邑既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爲蓋已側目視光者久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爲人矣不待衆棄而後疑之也爲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托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即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宜辭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紓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吾故曰光之不底于戮幸也以其昧於去就之義而不知天之大柄不可僭持也雖然光不學無術其昧於去就不足責也中宗之待光宜亦不能無過焉當歸政之時封之以上國榮之以顯號優游以師傳之禮而擇　其之權使光有明哲之知禹雲山等知威權之不可以太盛而思退戢之道焉光身死之餘豈有赤族之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故取族滅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舍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

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蓋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鬬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漆漆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弒父兄妻妾弒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餐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華風易俗陋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惑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況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灾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灾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黃霸

漢史稱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豈有才如黃霸而不能爲相者乎後觀其爲張敞所奏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爲難而用才者之爲難夫騏驥駛駛可以不載駕而致千里不遇善御之人雖欲一日百里不可得也宣帝善任守令而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爲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核數以用而持法大嚴丙吉魏相之徒號爲賢相不過逡逡然行乎繩墨之內醇謹僅足而已非能有所創達施爲可爲後世法也豈二子之才止於此宰相之功業

視人主人主善任相雖中才亦足以爲治不能任相雖俊傑不能以成功霸之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于民而達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爲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爲過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爲迂欲守廉隅則人將以爲拙沛然行於一郡而莫敢禦者今皆窒沮而不可惜乎雖有有爲之才安能立不可爲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其敢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真宰相之所宜爲古之人先務教化欤霸豈爲過哉張敞遽毀訐之謂其教民爲偽而宣帝亦遽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爲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有爲其可復得哉王猛慧黠小才非有絕人之智超世之量符堅斬除異議之臣而親任之卒并疆國而雄視海內非猛難遇用猛者難遇也任人以位而不假之權猶不任也假之權而不用其言行其道猶無權也今霸治郡則爲良吏爲相則爲恒人任之以良吏之道彼則以良吏自效也束之以恒人之制雖欲不爲恒人安可致哉噫才有餘而不用者士之責也用之不能盡人之才者人主之責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蹶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

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閨閤之命受褓襁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之溢乎宮闥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漢章帝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事可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不熟食走而躓者終身不御馬躓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而爲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發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爲不合乎心其心悱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爲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賢亦未能免乎此也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群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爲又恒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寬亦不貴乎太察太察則善

者或不能自容太寬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之弊不足以爲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兩失之然章帝之心稍近乎寬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歷二十四帝稱善治者僅數人而章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盡善也今有善弓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弓人豈智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嚴光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議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諭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竇武

禍恒發於大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爲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已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倫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太后而身爲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甚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

預定千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爲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奏劾帝爲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大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況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持忽其不足畏故耳爲計既踈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爲心恐爲慮周爲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恐之心行以踈略之計而不虞其足以爲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每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遠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矣孔子不貴於言者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脩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爲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著之弊必至於瑤臺瓊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稱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竟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乎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

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恭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耳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諛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木而以刑罰爲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惑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爲高哉苟謂事冀爲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爲患失者之戒乎

趙苞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出璧之櫝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特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櫝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子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

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毋以全城與全毋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毋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范之不足以及此也

許劭

不以窮達易其守者君子也不以治亂改其節者良臣也屈挫於困約者必不能不驕於富貴處衰世而爲亂者豈能效忠於平治之時乎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特畏其劫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之去玄夜而就白日特不敢肆其噬齧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之郭子儀者近之矣故受任於敗亡之際復起於退閑之餘有蓋世之功而歛然不居挾震主之勢而人不之忌彼其存心積慮一本乎至誠而不以絲毫之僞雜乎其間是以上而君安之下而民悅之其功業之盛卓乎無繼者以是故也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略寓誅殺於嘻笑藏猜狠於簡易此其事主御人應物達變者舍詐與譎莫先焉故雖梟張鳥合於一時能盜漢之天下而不得天下之心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爲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固當爲亂世之治臣操何德而堪之吾故曰劭之論劫於操而發耳非所以論操也

華歆

士固有德有餘而不善用者然操履不失乎正雖不長於用無害其爲士也若華歆者專制一郡拱手而見奪於人其才不足稱矣又不能固守而役於曹操爲之弒天下之毋此誠小人之無耻者而當時謂之良德有德者果如是邪史乃以其少時鋤地得金視而棄之與管幼安揮去不視分優劣幼安百世之士清介之行老而不衰與其初志正稱以歆比之不啻犬豕之於神龍懸絕甚多世俗論人槩以小廉細謹信其大節早年所踐料其平生義士仁人不以可欲惑志而好名之士多飾詐以釣名夫豈可不深辨邪

諸葛孔明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

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呉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歛然虚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事功之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禹稷與天地並而顔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餒死無以自存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顔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若孟子可謂善觀人矣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也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其所不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與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乎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麗統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既衰上不知所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生爲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

其謬豈不甚哉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爲迂而不爲固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爲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安可謂儒生不足用乎自徽所稱者觀之若諸葛孔明之言論事爲其不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者不可也然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王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王者患乎德不弘道不洽不患土俠民微也昭烈居荆州之地能喻之以道俾民樂生而趨義吳蜀之民固將棄其主而歸之矣苟爲不然以四海之衆而見奪於亂臣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能輔其主以仁義孚大信於海内而導之爲齊桓晉文所爲之事其才智不足稱矣安在其爲俊傑哉或者以昭烈得益州故能抗吳魏不知其不能與漢之業者自取益州始昭烈非有匹民寸地之基特以區區之信義感激人心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虜璋而據其位由是魯肅得以讓諸葛瑾羽孫權得以分裂荆州而昭烈之聲威損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先王之智謀兵力非能遠過於後世其能以弱制強以小服大獨何耶以其養才立教無不可用之學無不知道之人也夫行一法而使弱可強小可大雖不求功利而功利豈不遠哉而世主顧忽之以爲儒生不可信之言言之最所謂之善治殆猶未也

諸葛誕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凛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篡國弑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議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晉論　二首

書不可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爲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

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況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揣以補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爲毀譽或務奇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駁人之視聽而駕爲浮辨自左氏司馬遷斑固不能免乎此弊況世之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盡信史之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有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荼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千已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狠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傳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爲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異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盛德無纖者善多闕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請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之以微見須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況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爲柰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者也徒信而不知其非安在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爲苟信乃所以善信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能也（微見下疑有缺）

有天下而無天下之慮是以天下與人也天下固非知慮之所能守也然而先王終不敢忽人事而不脩以爲盡吾所當爲俾無復遺失然後可以奉承天之與我之意天之予奪豈偶然哉其得也必有所自其失也必有所致天非不欲人得其全且久也然數百年而僅一見者人不能盡其道天雖欲與之而不可得也扳人於衆庶而命之官孰不欲其久哉其或不免於危敗者有以致之非其君之不與也自書契以來享國最久者莫如周本於積累之深遠固然矣求其經久保大之法上輔乎天道下宜於人情山川草木之性鳥獸夷狄之類莫不曲盡而各有以處之堯舜之治不若是之詳也聖人豈好爲是煩悉乎不若此而至於亡者皆閼天之命君子不謂命也漢之境土分裂數十載自司馬氏父子襲蜀虜吳起而一之

可謂盛矣其赫然南面而帝不惟謀者知其宮闕將傾子孫不保奸雄黠胡亦掩鼻而咲之　盛尤其去兵過蚤立子非賢之所致孰知其失有大於此者乎誠使法立而制定餘教遺德流溢於海內雖刻持以而　諸　臣民猶將稽首屏息而尊事之況君之嫡乎中國夷狄不使相淆疆弱富貧不使相懸上下有分內外咸叙雖揖讓而治可也奚徇於兵之恃晉之君則不然禮失於上而不知法弛於下而不舉風俗弊壞而不能振教化缺失而不能脩視其朝則大臣分黨而相軋貪墨而無厭視其野則胡虜雜處於近畿而不爲之防庶人奢縱僭侈於下而不爲之禁雖以中才之主繼之不能免於亂矣況駿堅悍婦居乎位而重之以倫頴之徒大鼠之屬哉懿師以狡計詐力潛攘默竊歷數世而後得僅一傳而失其十九骨肉相殘卒爲夷狄所輦籍有國以降未有子孫受禍若此之甚爲中國害若斯之酷者也豈非取之不以道守之無其具故耶取天下而不以道者禍必及其子孫漢之呂氏唐之武氏宋之金寇或戮及其妻子或後嗣幾無遺類雖人事之變亦天道之不可誣者然此三代者以其有守之之具故危而復安衰而復盛而晉之既微累有篡弒之禍以其治具之不完也取天下而不以道是以天下禍其子孫也守天下而無其具是使子孫禍天下也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惟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横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燕然而却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於劫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

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甘茍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廠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瞷其旁而欲攘取之瞰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於弒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惟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悲欷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姪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二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群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烏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於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與江左謝安以此勝苻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此以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於鈍有者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

誕之士若殷浩者寧誕之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兒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溫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爲昌當是時晉室衰甚矣使浩爲相能與雖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杜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愧負外浩俯爲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爲不能爲之事而圖不可圖之功疎姚萇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疎殆與堅子無異固識者所竊咲而俟其敗者卒取廢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爲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傑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郭巨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榮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放麑不忍君子美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王彪之

人恒病乎才略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略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畧之優而尤貴乎用之得其當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爲義用以爲盜賊之事則爲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

時而智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於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火緩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篡弒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犬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囓之姦則善矣不然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徉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知所爲之頃乃爲之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采毅然定太后令而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爲也哉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迫膚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溫於朝奮旄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強臣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之下而後世猶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朏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而卧朏才智非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朏類邪

梁武帝

疫癘之生必自內不足者始疫癘不能擇人也內有不足則虛虛則自疑自疑其疾疾有不至者乎異端邪說者道之疫癘也其入人者外疑作內虛無主而多疑者必先奸之飫於梁肉者不求藜藿身無罪戾者不問赦宥豈忽於味而溥於惠哉足且無疑也梁武帝以帝者之貴區宇之富駭雄英果之才力足以奪取人之國家勢足以制萬姓脩短之命及其志得功成顧屈辱於佛乘素車食菜器服庶人之衣冠而願爲其奴其志獨奚求乎蓋生於疑且悔也恒人少壯時挾勇往之氣爲逆理異常之事以爲當然而不悔至於既老而所爲畢成所志盡獲其氣亦且衰矣於是追計平生之所爲可愧可恨者雜然心目之中思可以自贖之術而一洒之當此之時有告以佛氏之說者必將善而從之矣武帝以詐力攘人之國而弒其君滅其子姓其用兵暴地攻戰捍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熟念之孰非可悔者乎悔其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說有觸于心以爲惟此可以贖吾之罪九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爲佛氏所云利益於身者皆不吝而爲之卒至舍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佛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恒理也哉王者之法有贖刑惟殺人不可贖使殺人而可贖

則殺人者愈多矣天之常道善惡各以類應爲惡而知悔少貸其罪則可矣今其言謂雖窮凶極暴之人能惕然自悔則可以成佛是教人視爲惡爲無罪而啓僥倖之門也其妄不亦甚乎且有爲而爲善者爲利無爲而爲善者爲義以義存心者爲君子以利存心者爲小人利於免罪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而梁武欲以此自釋固已蔽於釋術矣欲免於禍得乎使梁武稍明王道知前之所爲不足以順天服人則勉爲仁義正家而正天下子弟輯睦小民親附則可爲善國矣奚所當爲而惟異端之從蔑倫悖教無事之時子弟已叛于下身幽於盜賊擁兵者環顧而不救憤怒而相屠不至身死國亡而不已向之所爲道以爲害矣豈有利哉古之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行一非義而取天下所以正其始也不敢舍仁義禮樂而左道小數必屏絕之所以善其終也始以詐力終以異端此梁武所以亡也

魏孝文

昔者舜命皐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弒其夫其罪爲重故於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爲輕故於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讐母之義則等也是以於其葬也皆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皐陶之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已故而弗爲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讐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

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毋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毋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讐之則子之弒毋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弒毋而復讐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毋子之恩況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毋生之身而毋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毋而絶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者徒知父之讐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伸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毋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嘗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讐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於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讐毋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讐之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藏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篡賊也子雖不忍讐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崔浩

子路問成人孔子荅以臧武仲公綽卞莊子三人者之所長而必謂文之禮樂而后可其意猶若不足於此者始誦而思之以爲何成人之難如此耶既而得其說然後知聖人之言窮萬世而不可加損也徒智而不能無欲則將舞其智以爲姦徒勇而不能無欲則將恃其勇以爲亂無欲而不能燭之以智行之以勇則將局爲狷固陷於愚僻而終不能有成蕪斯三者而又有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庶乎合於君子之道矣不然三者特一行耳操一行者天下豈少哉秦漢以下諸葛孔明視成人爲近之張子房倫是三者而禮樂不足謀海内之事無遺策可謂智矣而未能不離乎說棄二萬戶而不受辭權利而不居可謂無欲

矣而未能不近乎矯報讐秦項之間不遺知力可謂有勇矣而未能皆合乎義然比之當世之士則無過子房者矣固一世之傑也若聖賢之大成則豈如斯而止哉拓拔氏之崔浩嘗自謂其才可儗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然不肯屈爲之臣及遇高祖則曰沛公殆天授遂從而輔之不去子房非苟云爾也君子莫先乎擇主有濟世之術而不知擇可輔之主則爲棄其術遇可輔之主而無濟世之術則爲速其禍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既定則欲引而去之使君臣之間坦然無疑昔之料敵制變出人意表者今皆斂戢韜秘不使毫髮發見于外說客謀士之態一旦化爲醇儒靜士而人不之覺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此子房之智也浩之主夷狄之雄倩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怪恍惚之說衆之以揣摩縱橫之辨智術蓋於其國權勢行乎群臣之上使人主忌其智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矣況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子房既智而守之以無欲故全浩以智濟其欲則歸於不智而已人之有智猶地之有水然用之順其道物資之以生地利資之以成苟無以制之則浪溢泛濫適足以爲地之害君子之爲學必也本乎仁由乎義立乎其大者而用其智智發乎仁義天下之大智也不仁而欲用其智幾何不爲崔浩哉

蕭懿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爲難使惟知守死之爲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爲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遷其率其所爲亡齊決矣蕭懿之入爲尚書令也誠有忠藎之心告于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寶寅輩而立之而廢東昏以候還第則齊祀可延姦雄執兵柄者雖有跋扈不臣之心亦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狂而不能爲之計欲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其弟之爲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禦也雖曰守死不二而豈足爲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強臣陵上不少顧忌視廢辱其君如易奴隸鉄勢可以爲亂而不恐爲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回豈非亦可尚哉

甄琛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

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産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剥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横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群生而惟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群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於官一員聽其爭鬬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喜咲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凛乎在前皆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喜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惟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訢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内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遁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袁粲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耻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爲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没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爲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爲

美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霆霜露雖以殺伐爲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並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爲言論者持法太刻而責人太備或以已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義夫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闇國小人袁粲宋之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稽淵葦直狐鼠耳其討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裳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爲慢涉水之攝裳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內外之臣有威望者必剪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釋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義宜是也夫豈有過哉約攘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命而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咲甚至於闇國弒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亡奚若守道以死之爲愈乎後之患失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周齊之事

姦雄之主國其慮患極於精微防禍極其周密除其所忌惟力是視不使有萌糵之存其爲計莫不自以爲工矣而不知禍患之生常出於其慮之所不及力之所不能報應之速不失分寸而其圖人者適以自圖滅人者適以自滅也觀於周齊之事何其著明哉初高洋既篡魏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疆盛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爲無足慮者矣後十九年而高綽爲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死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宇文氏之計行亦自謂莫之能侮矣後五年而后父楊堅拱手奪其位宇文之族纔子單孫無一存者其受禍之酷亦如高氏焉高齊之滅元氏當陳武帝永定已卯宇文氏滅在宣帝大建辛丑始終僅三十三年而三姓相滅俱盡而

無遺當其盛時氣燄熾然逞其威害於勢窮力屈之人自意雖天不能遣之而瞬息俯仰之間灰銷澌盡同歸於殄滅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曾何足恃乎三代聖人不肯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非惟道之當然不忍以一身之貴富易子孫無窮之禍也故無功而得天下禍其身者也殺人以逞而欲保其國家禍其子孫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強大不敢以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鬼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爲臣子之法不可遽遣兵馬助爲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爲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爲比求其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強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與之比者幾希

蘇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厭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於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群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興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爲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

主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群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恐決屈身於群盜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爲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於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群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僞爲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籍殺於殿庭之間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惜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爲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充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爲喜必以無功爲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強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禍焉婦之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踶嚙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粤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絶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

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戾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殲之崔徽朱溫茂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唐高祖

人之恒情多耽於所樂而不恐舍自十金之家以上推而至於天子盡地之所產以爲富極人之所尊以爲貴其爲可樂亦大矣自能明智聰達用心於事物之表者雖十金之微猶不肯釋以畀人而況其至大者劉項以此戰爭曹馬以此而凌人之孤寡世之亂臣賊子以此陷滔天之誅而不辭皆知其爲可樂而然苟知其爲不足貴則持以與人可也而況父子之親乎古之人主眷眷於有位或除其所可愛或吝於所當與既老而諱言死將終而不立嫡者衆矣識卑而量狹不知盈虛消息之道爲宜然是以卒至於禍敗而莫之救也唐高祖固中智君也而能於天下始定之時授太宗以位而無顧戀之態豈其明達有以與聞乎道耶是蓋不獲已耳太宗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宮內使其心膂武力之臣操兵至於君父之側而高祖不知其事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蓋深爲之懼潛爲之怒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亟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迫人之勢而太宗亦安然處之以爲當爾而不惟吁此其時爲何時其事爲何事邪傳位之後又閱十年而崩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爲甚美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蚤爲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幸也後之君子書其事於其前曰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立世民爲太子於其後曰太子即位而高祖不與焉然則其傳禪之實不亦著明乎

唐文宗

人君不患無才而患德不足輔其才不患乎無德而患乎不能用其德有德矣無才以用之則近於愚有才矣不本於德則流於譎蕪而備之者惟聖賢爲然自三代以下漢之武帝中宗唐之太宗宣宗皆優於才而病於德者也元帝之仁柔文宗之恭儉德有可稱而才不逮者也二者均失也然揆鄉閭之行則才

不如德論天下之功則德僅可以自守而才尤可以有爲與其忌慈而制於人不若剸果英毅者之易輔也文宗之操行唐諸宗皆不能過然而無益於危亂內困於刑臣外削於藩鎮者何耶有圖治之心而無爲治之畧有獨善之德而無濟世之才也治天下與爲家異謹言鳥學持小廳守小信無怨惡於人匹夫之事得矣爲君則不然明以別賢否而處之各當其位仁以立政教而使宜乎民心勇以及事之幾而致其決智以通物之情而盡其變剛而不猛柔而不縱簡而不怠自强而不勞而後天下可爲也斥李德裕而用宗閔訓注不可以爲明不能革厲民之政不可以爲仁可會之幾陳于前而不知應之之術不可以爲勇畧於近習姦佞之徒賞罰不遠乎功罪不可以言智惟恭儉之節粗若可取亦特匹夫之行耳雖卑爲凡主何能免乎然自昔人主鮮能自知其過窮兵黷武則妄儗於湯武之師優游姑息則比於堯舜之政言利則以利民爲辭廢嫡則以擇賢藉口較其所爲皆蓋禍致亂之道而其心方欣然以爲聖智者甚衆文宗獨愧歎自謂不及赧憲其天資之美蓋可與爲善者也使得賢者濟其所不及豈遽不若宣宗哉

然則非特才之罪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醴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箠辱傌詈箠辱傌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裴遵慶還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義

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誑又忌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冨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冨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於冨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詘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郭子儀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大盛者亢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絶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爲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爲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内於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爲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爲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已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爲子儀曷爲而爲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沛公入關而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汗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群小而未有以不臣爲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汗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際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唐莊宗

唐莊宗以童子提數萬之師虜劉守光父子滅梁而夷其家廟命將入蜀取王衍若縶竝之豚據千里之地而號令天下何其壯哉及志得功成勳臣外潰奴隸內叛足馬獨出歸身無所流矢一集骨燼廐下妻子傾散屠戮人手與其初若二人之爲者何也人之所恃以呼吸簸運萬物之變而與之推移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絲毫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挫之以困辱而不屈處之以尊榮而不驕弱壯老耄更易乎其身如閱一日之旦暮彼有以爲氣之主故也惟隨其所使而不窮隨其所寓而皆安衆人之於是氣也萬物爲之主而反爲氣所使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氛如暴雷疾雨之湧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莊宗者非真知義與利之辨明於君臣之道者特假尊唐之名以求遂其欲得之心耳故其初敢少年之銳氣足以眩惑驚駭庸常之人而稍有識者固已竊咲之矣及其所欲既充向時之銳已盡則索然沮壞不復自振而蠱於嗜欲便佞駿夫奔豎皆得蒙覆而蔽壅之於是刑政隳紊表裏俱亂由其爲氣所役而莫爲之主故也均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爲氣之正者不變於物持虛氣以應無窮之機其有不頹散者乎有志乎事功名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區區之虛氣求以有成非君子之所知也

臨海縣知縣黃　語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校

遜志齋集卷之五

遜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沈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判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臣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尚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譽焉譽而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貴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已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衒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鼓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鶩大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疑當作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慍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薰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賊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擯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偷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害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柱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媿

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近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喪然以爲宜爾而不惟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既以此夸眩於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儿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在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惟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鳥獸耶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惟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惟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過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

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廻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鐫唇掀鼻俯瞽直躄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然不可詰此惟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巳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炊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鬼魂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惟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園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薅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雖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草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

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脩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酺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遠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遠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豈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愠其誕嚾其夜闖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望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衰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巫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屑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床裂二字疑誤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

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鬬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羸縮士嘗遊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叙誠平物之圓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倫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胥爲皁爲輿爲台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緝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忘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盼盼焉瞷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譁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譁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荀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邪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嘗其報

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毋蘗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觀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坌之欲其著而不懈益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嚴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

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繹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勤其虛辭以貿利祿有金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

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閬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咲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咲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剽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俞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咲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痏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剥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

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巍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人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踰涔澥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郯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儗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歟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術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燦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鐵載之而不重蛟龍黿魚鯤鵬蝦蠣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軛折而轅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

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効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呞其拙越人以爲紿己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蠻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愚者以小慧爲仁劉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窮於言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輞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漠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但以爲已憂則爲善學矣校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子頵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率儒葷從子以爲學子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頵之爲善學者咲也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況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頵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頵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鼈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

愔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華尹叔旦彼師者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生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神秘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須鄙賜億柴愚睨不嗤心恐受其汙神交顏閔寞與之符其於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歛恒若不豫瞳乎若有望而又失焱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悵企乎如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人情之交咸有歆嗜自非聖智不能絶去今豪族貴胄穹門邃戶畫稅雕楹文簟珉礎蘭芬麝蓊錦爛綉卹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璨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鍾擊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進奠尼獻盃態妍意姣目挑願許其味則熊膰豹胎蛟肴鱗脯天鶴海獸江瑶林雉琼惟譎詭焚舌暢禽雖易牙之善調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吕開闔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雹震而霆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往發氣駛令徒召辛弦亏礪矢被盧龍金縷之裘跨希驥騏駼之馬長戟麾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魚駭殲林蓐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劍血爲酒藝負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羙霍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聚床敗關足介徇無失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跖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遠故願得意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奠司迪民要典飭則行必全於無資德必絶乎虐傲倫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乡一則見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倜特之才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亦何其碌碌也遞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銖十　桶　有若干今之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汙天覆日明掄山擢穴旁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爲公卿或以帛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

之據崇堂寢大廈俯吏控胥呵咄叱咤　五馬靜途群臺轡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詐側足而睢盱其或善者則喜循良之爲數惠和之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才　之威棓倒　骨髓殺戮慘逮要褭聲張勢盛顯掖鸞旗大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黔民之生紜紜茫茫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嗜欲之情役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殺之禍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土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而彌敦聲之九畿之網必挈之綱目乃不棼六馬之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廷社稷安而衆所曜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區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樓刻桷亞於天子之廣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

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闐變色則海內膽裂徹笑而八荒春温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啓虛緩絞薉利劍鋌九卿執事望門脅行叩頭階頼屏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卮酒必償賓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遝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剌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矚望而攜掌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網縕紛紛雜沓輳輻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蓍旁觀凝瞩仰窺俛察奇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晰握操簡筆紀德數業商承周擴閎衍軒豁昭羅星火交揭日月罝罘千紀蒐獵群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綰結山載海黿鼉幽汗鱟典法遺庇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剏刮蕪穢誅伐驁逆搜亡緝絕以有六藉典謨雅正訓誥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

贊頌純而和雅肆而達　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變憤怒湯滿怒而不爭剌而不訐　正樂而無佚春秋主斷嚴簡于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有本末宏乎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簡編帛韓轅申毛說詩之師書出老伏口語嗢伊孔壁嗣興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擊他岐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謏妄至雜以讖緯涅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群哲紹而定之提聖之心表之通達砭去積疢掃除目翳經至於此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贋河圖近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咕咕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學者忽常好大喜爲謗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不敢慕也公子曰聖殂教分別爲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家傳知道之原述爲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橫本乎一根欲入無朕散被無垠厥徵于鄒闕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衮衣大圭視若孤豚徂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仁義耳塞不聞退緝道要番諸空文泰華讓崇拔粟儗琼河海恥富綺繡推溫遺者雖疆而踣循者雖弱而存疏鑿濟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渺絕倫揚雄吃而靡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著書要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伉弟昆關西之英衆翔以騖散以立儒禮以攝昏洗濯塵鑪燁然如暾遺書之多寶璐瑰璠戈衍而南大發于閩手抉衆流屬之崑崙絲繅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若莊周荀況糠粃當世羌礫諸子汗漫淪漸無有涯涘老聃槩冠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禮義管商功利晏墨吝鄙非折翊詹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蝟不常致客吕覽以叙采掠攗掇咸有綱緒屈原申憂愁不至誹瑰奇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事稽道庳猶傳不毀賈生宿敏計謀孔僊仲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邇班固繼踵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賈裘聲靡退之在唐裂去綉繢易溜以淳反麗以俚紙朝異端軻雄是儗柳李皇張晉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代四氏繼起豐約温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

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恐力未逮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恥之故恒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裨海吾池鎮嶽吾堵中國吾家兆庶吾肢肢疹則啼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厄瘠胼胝跧壑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舞文武易暴叔旦是整慮深制脩靡有闕遺澤潤數世不刑而威嬴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既安而鮮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徵成績唐任齡晦小康乃覩宋之真仁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爲得不極乎嚮也天降大厲伏據中土裂裾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理風乖俗敝椎結旃裘獸攫羌跪禮義湮亡化爲夷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真人伐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西勦朔伐南征陸屠狠豕水斬蛟鯨殲扶魑魅焚豕鼈狴殫智疲神大憝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乃肇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經營一紀而庶績不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歎焉有陋往代而卑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弧非一絲之絃立功垂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設施建述之序何華何凶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徵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慴而服抑使民悅而不忍捐將王而覇覇抑霸而煜煜將漸之以禮讓抑道之以詐諼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爲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韙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予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覬者

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寇受老傳遏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穿窬不窺敝藩穴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薦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上以旌賢庶爵行罰以懲憤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病民之無叙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婣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欽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爲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淫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稚子在抱而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嘗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庶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多有缺悞）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爲天下之事皆所宜爲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爲揆於道如何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爲夸也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卧緺帷中童子持蒯扇颺于前適甚就

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睪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嚙面毛髮盡竪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幬旁見燭亂散如蝗如蠅利觜飫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嚙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高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哂曰子何待已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戕羽毛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畢網山貢而海供蛙黿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惡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菽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臨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嚙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嚙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窒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徵臭之不察何以鼻爲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燻裳及衣壞敝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爲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蓋椒桂其氣芬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藏槁薉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

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襖就單爲風所加外鑠內欝壅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奮太雪皺肌而癘不服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茶毒之禍方當如氷釋雪塊桃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頹惰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弒彼梁偏任斯有朱弇隋廣搖酖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庶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猶爲薰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興宗覆社圮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逮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疑神養氣既而鼻疾果愈

醫原

畢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銜靡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爲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智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閡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鍼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劍戟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

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染唇或敢腥鮮甘厚味而或羹藜苞蘆或袗衣以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勞逸靜躁爲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卧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舁息水行鑿冰而取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埜師食無所歲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犁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効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旋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

庶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亖亖奚不朽乎有爲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曩昜作程乎易辭治亂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澆糾慝化虐爲盈乎禹彙咸育刑息議典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舍經舍經勞而不逞乎

曩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免民平均乎南國迫監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宜亂奚臻乎曩以弭暴蠲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罟罥交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阪乎欲民之訓首苛察乎

曩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仁煦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勳乎內外咸修治斯殷乎

莽莽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旄服詭形乎嘐嘐奚侏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勿吾嬰乎摩疢療飢舍已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雖可舂乎杵可爲簨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檄可爲楹乎楩楠可爲梁乎牛可以駾乘乎馬可以輒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曩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不頹乎周曩爲而延乎秦曩爲而遽頹乎厚基廣址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豈尚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諫諍自其始乎宋尚儒術奚而中圮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其以寬乎牛飲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撝戈召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曩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多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爲電安發而爲雷乎將一氣之行於沖漠人固莫得

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蹻昇墓如蓬蒿乎豈天嗇其賦乎抑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萊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噬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爲乎
蘇芳盈畦可以飽乎摛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適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攫者貴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鞾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賤而肆力以雹乎居天之位弗治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咨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睢盱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嗇其後而困其軀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闇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兎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固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蔓子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見羊躪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蹶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
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胥溺食大豕乎
五狼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隮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
不息主無惡乎　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庶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賽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頷頷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就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齧乎掊伏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
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漸何窮乎鄒衍何見而嘵嘵以誕彼恫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閉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
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失聖奚亦死乎
侁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汗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情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斂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
循乎
教出一孔政昌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虐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恒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天而殃乎均爲
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
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耻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
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亂乎漢網漏闊奚不犯乎火逼牛尾
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鶉乎咎爲
傭隸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
封建莫復天下爲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
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
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稱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
遷爲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
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群臣皆謂有鰥在下
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
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
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
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踈數姑未論爲有聖人
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
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
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
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
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
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
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
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
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
異乎此顏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晳也伯魚也
父也子頹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
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
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
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
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
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
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
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
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

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旣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果何由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爲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詖之說以惑世博通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

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小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參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強者有間矣而海内久安終宋之世思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實言之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螽蜚鵝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謬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莅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

問欽覩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令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僕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爲治

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叙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温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乘於禮法則哀告丹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叙朋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脩而可致歟若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況聖謨之大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于篇將以觀多士之所志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艾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御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先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六終

遜志齋集卷之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宜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虫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家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俚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歸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弭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扈簪纓秉璧奠瘞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翁忽臨霤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咻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賚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涘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黃耆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滅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是庸桁楊不陳囹圄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蟊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詶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欽哉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粟粟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舖瑤磴勢切穹蒼典祖既豐幣玉既飭灺燭煇煌騑牲芬茲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覩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咲分命臣僚咸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濱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炳炳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逑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絶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來貞

疑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群黎齊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啟兆異常質理栗温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寤寐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豪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疑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薦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弭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玆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微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欽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殷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疑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銜其蟲篆天

獻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出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實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昧嘆稱録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勉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眞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欽蔵一心施罩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姒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不承於前有光降自羲秦聖賢述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乂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仁德綏刑執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解其縲紲執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執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齎于途或骼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寃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胜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群喙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畊甚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王亹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復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必果祗服聖訓不愼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　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讓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

尚父所存舟書之言夏書所歎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肆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觀之時而放逸於閑居押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涖治朝命令之宜政事之善陶冶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者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舜廒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序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已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盱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銓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

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旣謹復省于事亹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撰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爲善微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宴宴乘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謂閫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茲上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緑殷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友議築室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一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萁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篚爾塤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并飧居不待華同温其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園弟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益然春温几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來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酢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咲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有序

寧海竺君名恭與其二弟名升名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其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餬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僮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強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子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類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遺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僨國殄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銷于未形絕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稂莠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大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翼我皇國

寧野軒銘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頲然無思頹然無爲惟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

智巧而敝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實誼輩闇於治道猶發憤痛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丘華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潛泊無華靡曼嫮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爲詖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草治千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蓏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慤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黯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其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者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嘗其夢夢孟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

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笃衍無匪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室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請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敷爲鬳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墊或懲其宻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蹟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絶爲惟心之求異端是騖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紜紜櫪之如髮春融海澨木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蘩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畫於遏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已俗學卑卑爲俗攸喙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猗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温其質也仁仁義之胏濟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琛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暖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禒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實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狥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内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删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賛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絶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譬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耻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鄙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子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

紙墨泊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蔵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遠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内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勿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内有所闕皆謂之遠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觚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遠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遠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

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遠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已以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于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爲因名爲應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已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疎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已之實篤謹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欽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

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火之所習既長而息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温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飛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作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燕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譆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則至於枉已剛則至於遺衆枉已既不足以立事而遺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温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温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温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其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修狹鄉異而家不

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群林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采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絇絲爲琴瑟剡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爲塤革爲鼗皷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舜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鼓圖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縣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忮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遠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飾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繩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恭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日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綏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綏曰孟縕紳曰仲縉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

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瑠玫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編組則士也編者赤黃之色而孟編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編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編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緑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衮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温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某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禄而字爲子充禄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其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説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脩於已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絶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

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譬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畧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光矣爲傷傅君循淳慈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畧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槿楣以梧檟人必槿楣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盡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

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徂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差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樂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實而字野翁余遠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嗜矣華既棄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爲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蜮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微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寶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矣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

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倀倀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尚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奓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宛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先曰事有一言而可

以行於身充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皃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尚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遞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繇繇殷動濆廻浪噴萬竅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涖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奚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犹犹也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尤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胥胥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曾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頴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蔵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臨卿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苑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已之躬有祥攸出爲善子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已掊山崩川竭雖爲可畏牝庸孼閹尤爲可懼牝晨雌乳人以爲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蹻喜邑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奇嗜眇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遠世者寔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慍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已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子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吊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慾于道旁兮覩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

整冠裳而疾趨兮踏遺廟以昇簪凄風起于叢棘兮鼯鼪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勇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遣叅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舉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爛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佩丁毒而嘲寃諫逆心於屠戮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官之莫因赫兵華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永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都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所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惆而遐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誕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畱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儒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惆而財竭兮終充充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額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迪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既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祇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來時飲歐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乂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遠乎昭憲誠宣萬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謀乃裁降之大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耆成人繼自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矧臣承導　愛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凡民師循父母父母疾眚子籲祈於天天必閔應臣自茲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

建乃家勿墜庶海内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豪嘉微將兆民是賴臣聞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尚閔玆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戾風違只尺莫進如受縶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忱篙人觸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群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恥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滔雨暴風旬月纔作蓋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子神然春秋報謝以咎神既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内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　康之人生

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利功錫爵爲侯晃旒被棠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牷幣具牲酒備樂歌拜跪稽伏乎階坻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消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況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亏也況君侯天下之傷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劒欲爲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覈咎賦

歎言而　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　火中以爲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既遊於貝闕兮夕又

息乎瑶之圃睹琮璜之溢目兮胡獨　猶豫而不取
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滔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
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
悼道文之湮喪兮　之惟轂北吾濟乎大江兮
抗吕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溱滴兮亂蟠號進只尺其
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綷組設而罟施兮憭恒汎以
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荀斯道其可
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飡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
安若芒剌之窒吭兮既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奠
兮挹山川之麗淑俗宗屹乎北舜兮鼻與嵲其聯翩
兩觀茂其如塲兮欽明刑之震肅罔含萌于杏壇兮
眇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
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壞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覩聖而友賢兮　豈不顧乎此度
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寡趨而　步昔子輿之有言
兮謂凡民乃有俊豪傑賽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
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
純兮親又迪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
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　致何有積而不增
兮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
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渐之始冰還微入於中流兮
　舟檝而　兮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
以　兮　昭明而光大兮曾不
越夫一語無嶢嶢以爲大兮無　以爲頗無矯矯
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
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剔叡聖之所取兮柔
　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罷仁道乃貴
乎有名兮　所　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群猶
之攸　懷斯言之不能忘兮　吾意之未堅始敬
而不怠兮玆少　逢悠楊蛾眉之姣好兮衆女
嫉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　與之菀食屈姱麗
於文辭兮竄入譖而放黜賈正言而　兮權魯
惡而遠斥順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　立言
而輔經兮儉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非薄
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情不顧而徑趨鳶帖翼而下
搏兮孤鴞以爲　狠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爲侶
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
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　微而不揚方
進黜　而其所爲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
拜兮美郭奉之善誘　縱暨於同類兮夫豈足爲師

友以倒屣而見槩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
兮曰非　敢　抱明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
在此曹無損兮　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
謝之恒理擠俊而訕哲兮　而何耻繄人厥有
之命兮豈致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　哀德
於人兮致與皆可師譽
兮毀　昔忠人謂何兮明慴戚於細故神
不於　兮　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
後百世而無終　起　何異蜉蚍與蜩蠓
馴麒麟以駕輗兮繫　兮　詖元氣
而凌鴻濛吾將視天　聞兮
責　於外物兮　期企乎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
布　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爲發育與斂欽群物
從而榮悴兮　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歲澒兮小莫
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　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
廣兮夫何術而能　極靜靜乃動之根兮
五氣上梟行而長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
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
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　者聖師之無愚循
日　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循
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楊
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爲　而潛
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典紹千載之遺統
揭道與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
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
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　切兮何異
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
餘可以以爲迷摽禮樂以爲檝兮施仁義以爲舟濟
湯　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来者之可與且
潛心於冲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
扃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
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已兮耻流俗之狂
寢若默　而行正兮惡夫鮮貌與多言示徂後以
周禮兮競叫噪以　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
難遇何朱氏之好脩兮先　之中情敢靜學之嘉
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　兮脩道以立成
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建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覩昧陋而遘屯視冥芒而無覿兮聽矇矓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姱志兮泏字內而求友　既高　采兮亦微容而寡受紛璨琦之豈無兮逞琢麗之叢採驟而俄蹶兮或始揚龍而遽朽芬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　素之靈胥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顏醇篤敏兮父師申之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鈎群言而交貫兮迴孤舉而　奏廣薦書於辟雍兮耳而耳進却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篤衰喧闐以衒鬻兮窺蓬籬而不怍苟得之以爲宜兮失怨悱而不釋快庸目之矇眊兮機詐陳而自賢蘇腐糠以爲芳兮畏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實豆兮毀琦琰爲穢膻獻劑棗以爲領兮謂錦繢可直復舞山鷄以效祥兮威鳳羞而　羽既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若子之誠一兮　於名而實富在往歲之孟春兮歛以文章

醉稱觴　以孰

寐兮　恭

眩惑矣　九州之廣大兮固三代之疆　何賢哲之寥　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既生而偃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侵於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夭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　又何異生有樂而可耻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圮而合兮川有堆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火習彼天地山川且有漸滅兮矧天人復誰　重日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竭逝去兮何爲生不永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夭殷　兮誰究誰考遊太初兮返其真愚風靈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才降矣後復多缺悋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撰甜樂矣之幽情處蔚

然之深秀蒼雪洒乎凉飈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剔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鴈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暴繁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隹麗以褒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節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色侵書帙凉溢芳樽日穿漏以嘿金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褥或彈綦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畏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群陰驍積霜兮氷將至擁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鷔翩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閔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尚柴關忘情於漢庭之籠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湾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疏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曠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煇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煇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晒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遠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

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冀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洒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甚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于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遠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蒿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爲政餙于家洽比

閭里儐躋于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于茲備服致美玄端而祖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褻于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佐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爰爲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尚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于爲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于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允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弼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于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

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于誠涵育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胥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

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艱且阻鯨鰐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楓櫧葉暗兮霧杳冥霾氣漲天兮蠖伉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嘐嘐被髮兮倮行血爲飲兮齒焫頰君之處兮誰爲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盛兮朗歡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俟俟汝閒兮汝里食有黍稻飲有醴有脢兮有羞繳有鶉兮罟有鯉有子爲養兮羞服溫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罍罌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逖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胄我兮賊我疇能遠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季札夷之產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粮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闊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

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儒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薦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剖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覲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蓋思麴糵之物秉耒必祀神農尚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耿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徧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孟飯盆羹曷嘗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豈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凡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僝工請畫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罪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濂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汶劉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表　箋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綵漆几玉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已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高皇帝之知奉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視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車酒時出於大官華衣舞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綵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恒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曼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餓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誓教于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

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踈又乏臣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秩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已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温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箸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荐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衰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聲諸吾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禄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未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奬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貢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奬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禄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禄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棄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

也受人之徽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耋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珎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皐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

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瀾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漸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皺臂痛髮落饑羸遥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温則濯大江以滌胷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灸道德之輝聆仁義之言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瞻覩之期不意鼠輩竊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粮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汚縣是日聞畧陽縣被焚畧陽去汚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備上賜屢情軫念欲止於汚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屯哲固當過之邵疑之詩就乞并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屢瀆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屯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

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怍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況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祇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闕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　干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臨亭乙夜急足二人至迺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奉教如聞王音竊念平生野性踈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温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絶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閒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非所撰四言詩想已徹屢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顏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屢意以爲何如違遠漸久畧述鄙陋不覺瀆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歉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

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戇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奬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槀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録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氷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徵賡覓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群緇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埧驛遇許楷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疑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戚畹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温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況賡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親製省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

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録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怍省已競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帡幪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踈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旒扆已踰十旬自暑而凉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東井之域喪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悦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冊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携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諳恭安靜此城中亦罹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屢恩作成文教

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祇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王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磨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賢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王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管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寒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鬼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苫闔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社則慮或有疾疢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賡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詗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荀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

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異奚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退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靡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掖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

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後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脩已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惟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族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吾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部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已也於恩則拔之於怛人之中而感之也其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其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其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

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與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奠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採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奠祭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陋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已於後俾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畫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聞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編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信信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信信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惟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

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

日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其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其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其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其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其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其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其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其端蕭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顏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贊而道窮見唾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汚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其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其耿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

年之前旅遊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懍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閎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冀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摶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睹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濶之情綢繆惓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譽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蔵伏與容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

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疳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眴眩輒復棄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絶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廛於畝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戈執戟捍封疆清徼塞宜爪牙之用苟徒頹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閔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宇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已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内而欲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欲言高文知已墓傳行世先于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畧有數人相從其中極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曾泯滅但無人振起之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絶士子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儻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　聚而兼有之者其溪上之遊乎其獨將爲　非　也耶前後浦江欲奉書爲別適事棗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絶壑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泰　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知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瞥爲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謔頗於編輪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恒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已得之於胷中　不勝邪執事其謂之　乖離久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

氏遺書覽師弟子問荅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　徵不　猶與者況相去未甚遂其說大章爲世文　諄諄導之以路豈能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　顧自力如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淳美其言猶以爲憂況于今相絶萬萬哉爲士者幸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俗非無位者所能致敢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非薄所能卒改居閑少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悵人益深遣童子行畧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察之　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諛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詬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凍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稽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其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蓋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　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其病廢無耻無足貧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

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絶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脩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恒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蓺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蓺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　望之治　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垂紊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圮之灾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　不　其子無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以之乎道四海九州之内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窈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已治人二者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已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已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爲則人理糜爛久矣今天下囂囂然皆將以道德爲虚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誣惑斯世其爲　其爲三綱二紀其體爲仁義其用以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

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謹慎而不居智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已志而不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而不行道子不以有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之道托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軌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事所恐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玆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予甚有憂惟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爲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

其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乎天況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閔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頹壞今世無復見臣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競競然恐招人之踈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其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禹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

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睢盱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畧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脩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其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毋后懿獎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閎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其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册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册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二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

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始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隱之其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恐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畧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奧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

謹録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閒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録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平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畧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盡之心溢於顏面清閟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閒濶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其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其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尚在其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其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虎在後而相追閒人疾呼暴走即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

捉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柰何矣雖絶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越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其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衮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

固有能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　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烱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兄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某闇劣非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儗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排無須臾之閒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絶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

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宇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尚默而不發非惟非其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呑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輿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嫩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琯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脩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謄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掇拾竊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趍之而不可制僕誠慙駸無以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宛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倀倀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

之軍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憒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詆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蓋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薰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其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有所效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與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曦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遲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

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嘿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實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兄懇懇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脩脩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璧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縈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答陳元采即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趍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恧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裏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棼如絲毫而易溷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宜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

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瘠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絶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豈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絶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其善葉廷振之亡衰絰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湮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恃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疎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悚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偎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況僕近年爲疾疢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奬引以爲可喜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嶽直僕已知

其爲人其所求儆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已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脩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搥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奬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

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先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而譏裸程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贊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行家貧歲歉未能即動令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脩疾比稍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之當有効所言綱目儻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瘠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窪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繼辜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

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絶摧踣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濫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夭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夭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吸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已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絶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與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其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

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聞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與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與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今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録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斬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浸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頹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貪慕苟不早悟其非幾老

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難近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敘叅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脩得事畧九篇惟鹽莽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倘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篇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先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疎畧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耆宿索之同姓翁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絰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痿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録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

遠無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卧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咏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相燭之惠政濟所之短咎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埜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散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靦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荅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叙述疇昔辭意閎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況至于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獨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稟汙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疑掃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溥之
黃巖縣學生孫鬼　朱洛翁　校對

逐志齋集卷之九終

逐志齋集卷之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沿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虞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與采芩先生二首

其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其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歉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其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

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　　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其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徑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劣無狀向嘗獲厠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遷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弔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汗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祗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踈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禾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頹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宇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遠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遠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

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歛貧而無貲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脩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紓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裹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逼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絕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翊日真望令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炙雞恐不潔不復賚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已甚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縱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辱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千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聖朝崇奬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芩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釋喬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遠遠日久願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荅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踈濶事卒不成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

於群矣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毋與焉徬徨待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毋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毋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奬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焉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未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郤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覆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覩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苫

闔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往呼吁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遠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汩汩鶩利胥誘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何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毋諸

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姻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脩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譏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娄無所往故至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望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已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碓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爰賞拔於群笑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之重知已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闊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韻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脩呂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録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即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禰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已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荅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

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舉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崑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喬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尚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

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眞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巽晝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顓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懽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甚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荅哉今乃修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豈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慕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奥未嘗學爲文也缺誤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奢富艷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實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　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

有令文之所載非諛宛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紆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脩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議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乎生於百事皆不曉踽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詡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變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其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汙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

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而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庠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慇懃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劘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脫誤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　京雖時有登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荅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荅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雖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況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僨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

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閎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賢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忸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央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敝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疏濶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人令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畧無有成而虛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疳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辯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淪麥餌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

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遺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賢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今叔仲辮丈令兄叔車得子　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益　煸燿二生娶婦未養浩兄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閒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爲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頹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爲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咎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柰何以醉人戲語爲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名雖強記臆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慍於中況其書問之踈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寐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縈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戇愚然其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

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況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人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厲全無爲王毀此無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王而豈有不毀之厲乎夫王我而吾厲之厲亦未必全也昌若王吾王之爲美耶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恥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政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闊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煒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汗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疫癘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其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恐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而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宣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

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欵欵頗自悼聆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叙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謙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揖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覆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閭宅尊稱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援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厭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已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喻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書煩并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倫兄聞得子頗進學否蘿山墳隴幸時省視

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貶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爲編脩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得丹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寄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遍書至耶仁許氏故作此書語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答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皆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章脩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爲之王京菩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遂歸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携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

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愁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七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傘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荅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群之才絶世之識也每賢諸道德之與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絶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徧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已推奬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已避之況耿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已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儗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廢興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儗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荅也然足下端愨直愿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已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儗之則過矣長山之稱足明月珠之說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爲愛不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

則懼諤諤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諤諤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駃騠享大璧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

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己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擬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沛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爺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澀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

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陷於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叅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綜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叅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汩汩深泥中孰矜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埃後世之知已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廉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

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日汩汩與世俯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省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千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愿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怳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

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痍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駑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厥羲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貴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恐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襲時尚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即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瘧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近風日頗清美望即見臨拳拳企仰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已比以家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肇走邀屢蒙許諾延頸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証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況辱託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其適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仰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

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爲得効寒熱痰咳畧無少減令子雖謂脉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冀勿外幸甚閒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奠親童伯禮丈令閫感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懇令郎容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它辭即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見豈以雨故愆期邪近希政第老毋患傷寒已五六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鉄塲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悵快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行拳拳以舊恙未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幸甚區區同産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跡乃所願也玆族弟往長亭特致此懇尚冀會言以盡謝臆不宣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數首耳之故未即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送還也賤患痔疢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尚冀面晤不宣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浣第家枉顧邑邸適以賤事弗值爲悵快耳恃愛有懇祖毋舊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即賜一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遜志齋集卷之十終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稱　監臨縣學生李臨卿　謄寫之
董巖縣學生孫恩光　李濬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莒至可大　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鬯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非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

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
内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
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
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
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于他日而吾二
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
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
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
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
茲辱惠書陳述風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
且謂自此當絶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
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
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
及於其身劘切過關輒赬爾變色以爲發已之短或
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恐
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
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
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
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
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
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
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
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
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
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
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奔自省察恐或蹈其
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
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
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
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
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
已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二十餘
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
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
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述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
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
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
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

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熟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攸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柩寄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行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塗尚未畢釋哀變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甚陋言其訥使胷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剏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其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逵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

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友覆覽聲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輕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恆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閒風俗污壞上禀下垂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惛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誦誦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上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謂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

致譽而懲尚愼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恥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自足下別去屢屏杜門懷欲裁荅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當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已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寫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祭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敎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愼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

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息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會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爲知已而受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餂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多缺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吝則人將以爲隱吝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于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之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

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
棄木之根而踦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
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
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
與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贍而
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
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
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
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
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
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
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
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
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
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
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
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
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伎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
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
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今人慚
恨　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
後知之所望　之兄愛也無以爲報
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
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　以爲
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
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
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失耳苟
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
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
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
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空談也然每患
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
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
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
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聵者也
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
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
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

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　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内海内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困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内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墊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稊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稊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踈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絶乎耳詩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

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教頹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已之長而下於少舍已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唾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遺徒贐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答閻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倕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貝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覩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

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譔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奬許頭面爲之發熱況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愛玉者見白石即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

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劫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毋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禪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徇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翛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畧陳固陋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得所録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絶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恣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

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太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耶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晁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待祖毋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壁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荅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儗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今謂金與玉爲同則可謂金與石爲同則不可爲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蓋金玉之類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足下以顏子與黃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二子其卑顏子也涘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恒人而況憲哉又況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荅令子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縈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既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言匆匆不宣

荅林子山

某愚顓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恒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

況吾兄之教乎茲厚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不以誠荅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鰥獨孟子之爲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汨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已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某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厚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荅胡愼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大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奥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乎洽無所覬慕體不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跡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宴目危坐或取古書緩

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盖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蓍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儗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隤獲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斬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閱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願欵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倫六紀天叙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爲其奚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能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録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

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倪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擴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褒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其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儗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儗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儗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契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儗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垤河渭之於溝澮也儗之一不當且若是況某何如者而以儗李翺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矣爲其可哉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垤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況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其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

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怍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其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儗者非其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與俞教諭

其以祖母喪伏處罣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賛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菌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其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答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答而未果者非不欲答不知所以答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諾非吾類弗而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恒少見憎者恒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孳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亡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尚不可數況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于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之矣繼此有問其烏敢默耶多誤

其鄙樸戇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孑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某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慥慥甚至某矣雖少煞握筆伸紙工爲文辭好豐贍長髭言如轉丸步爲當世所喜者不可學彼皆自以爲出孽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況夫足下秉深達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況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　與同輩諸　而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與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恠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恠聲

且欲來瞷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其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恠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攄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答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九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祗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其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其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踈乎且世之風俗滴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訝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訕與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

人異其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其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其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其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耶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其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已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愿欵似非流俗之相紿誑者故畧據意可否無所閟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鍾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貧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

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鳶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已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已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自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褒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疎乎欲遜而不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索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

同於可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恠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已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畧多寡較也故繇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乎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誤）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懇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恥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答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上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摘蕪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恍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腹毀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

僕獨學宜加懍懍而以弗獲聞已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議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清獻公鄞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恥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恥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録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幼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愦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并望見借當令人抄録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鄉諫議浩送董遵遠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録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荅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禄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心心以慰

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已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絶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誑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踈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取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縻之于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讒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已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已者委之畎畝蓬藋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禄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于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黿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

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奔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竟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于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儗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覆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咏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靳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未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悠悲憤而未嘗釋然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惡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茂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佛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宜慮夫人知不知

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楊子雲亦甘夫覆醢詬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衮冕絺繡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黎貧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艴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嘗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爲盈縮簡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栢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剛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辨于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哦嘆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小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鉤鎖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倣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吶且慙也

與盧編脩希魯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鷄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

虎牢崤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今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胷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絶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嘵嘵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衆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癭垂膺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今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灾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脩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已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金庾之蔑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脩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已任俾祇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畧報一

二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謏語未磨礲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驁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

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謔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媚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諉甘爲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已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悖悖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畧亦易見言溫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垂戾而好忿疾自以爲才伐已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寒裳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遭厠鬼面已赧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圓涵爲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又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雖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乎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幾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

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師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況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梁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脩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弧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奬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憨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窮窺叙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

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披落夕秀於未振又曰休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温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兄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宜順處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別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艾程

府學生陳縝葉琰王穆

臨海縣學生李驅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異牟濬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沈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蔽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

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嘗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官正以下爲五曰官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内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内司服附于冢宰之左重夔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爲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隸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稍人草人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兆圍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厲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實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遾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虫猛鳥獸蟲物鼈黿有宜氏庶氏穴氏翨氏碧族氏翦氏赤友氏蜩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雍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

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問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秘蔵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

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基命録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廢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已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倖得而欲守之以智力糜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紛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

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録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嵂高江若爲之瀰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槩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耻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汩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早陋鬼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

亡嚴霜降而亟凋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蝘蜓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黜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于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夔張氏趙氏之有遵豈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蘊焉爲寬仁之德施焉爲清淨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既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歉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徧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

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脩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枝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與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伴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默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迄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肯有得焉燮燒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敬恭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

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鉉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亦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于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汛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蹙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録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脩國內又安牽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祗慎愛敬動必由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既摹邱孝經須于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潛明聖學德純化乎駸駸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叙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尚將與斯民同樂之書九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訐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曺偁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永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烝大順之所霑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內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于學羣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恥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脩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

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頒示縉紳聚觀欣喜歎嗟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飢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禄所綏史策所嘉況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之百世師之廉耻之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而子孫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之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與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寨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内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直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絶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

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脩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録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梭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絶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者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與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詞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

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絶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靡藻無實可喜之辭曼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閻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内戴公文亦傳于時閻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悳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掇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于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邊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内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番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

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儗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綏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内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遠郡召入脩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遣國家遐荒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蘇大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消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

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殁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其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與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遂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訾於其

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脩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廛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温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脩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斬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萃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嫵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詐揚雄凝凝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愨愿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浮靡浮急促數始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絶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

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悟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企甫以縱横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黄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長鬈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邁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奥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儗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脩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

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踈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其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尚之既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爲而致哉蓋其脩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驥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隷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

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脩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與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艷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與趣極乎幽間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柤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餓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愼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饜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

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艷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塤篪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慙抑塞而不寧與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寐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藁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脩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皐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敘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頹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脩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脩德而與其傳世立言而與其行遠此雖聖賢

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揜者矣昔揚雄没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辯黜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爲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況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挾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臣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非腫跌螫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尚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録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

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拱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群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脩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絶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其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奥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群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

將録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丹宇内不完中葉遂剖爲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汎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脩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焉而忘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跽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祗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悦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内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澄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無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兹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虚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寶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毋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霽岡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為之先孰恐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為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為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脩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為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䘏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塟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為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為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為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為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其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䘏喪相助而死相塟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與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為膝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為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為士者

難於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上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由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閔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途人既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恂尊矣雖少不敢忽恂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能睦其族予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睦之以譜諜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賙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脩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脩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畧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畧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諜叙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于天脩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

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乎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諜未脩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予叙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爭爭而爭竝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況由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爲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爲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爲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爲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與密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

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余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于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于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烝嘗守家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

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脩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

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窜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憾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後富貴於時或遭窜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斁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與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脩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脩於躬而隣國之君皆甘心比而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于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亩後世者有時而既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

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于江南婺去國都爲甚邇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于時婺之俗比他郡爲最美爲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尚廉潔而崇氣節脩譜諜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于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于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于京師心樂焉以爲不愧乎宋之士考其所爲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爲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衆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于縣人合數十緡賮之郤不取辛辭于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恒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爲恒人必怫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恒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爲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它日脩其家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爲儒家而彥誠欲予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爲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況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隳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況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末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干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

思之蓋恍然悲而惕然懼矣睠惟一鄉一姓者爲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爲然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爲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寖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況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尚古之士間能爲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几生仕卒葬之詳苟有闕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脩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脩而爲善苟爲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爲而慊乎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爲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爲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予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攸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迫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爲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爲恩甚大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尚爲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玆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圖爲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爲尚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稂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爲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

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胥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爲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爲陳幸而地之相接爲甚近世之相違爲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爲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尚父也尚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尚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闢開闢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丁而爲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爲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爲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爲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爲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謚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疎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牒譜牒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莫不書其附策揚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千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録昏宦謂之籍狀天下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網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強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幹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公卿之胤佩玉負薪不廢連枝共葉詩云獨行

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根弱則榦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先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也亂者繩繩不絶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禰攸同但記之世數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墓然後位進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脩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蘊心明以聽視先世之叙皆記於脅襟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諱問其由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闇筆如此之徒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禰祖之業而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帶君子貴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胤遼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絶勿有疑焉凡明十條例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禄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黄帝時有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脩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蘇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

州長史逵逵歙裔也漢祥之孫鼐以國子生仕于朝二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絶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鼐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鼐始武昌之方自鼐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悅懌中康外熙臻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黃氏翌日辛亥其徃見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北溪上張飲于西澨觴豆惟蠲疏旅以時酒行不亟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復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賜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吾閭閻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于奥奴隸鬬于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藏之黃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二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

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受其曠遠遼清即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予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砰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戸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淡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孚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二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實諾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遇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徇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徇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已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蘧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說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蝱蠛蠓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俟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徇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遜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

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恒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甚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梅子真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貌焉而不會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會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毋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爲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扣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廼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春秋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竊嘆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叙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遺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疢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

當海内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叙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尚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茹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抃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

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疎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辟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爲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倖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孝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爲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温餓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昔暬窮困尼之士食無粱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爨歷元迫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嘗集爲書即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内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基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即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嘉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没無聞

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爲澌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譜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詎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爲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疎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胄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指揮臣方其有宿衛勞出內廄五花馬賜之在廷羣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咏歌宣侈上恩以爲方氏光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其爲之序其事以示子孫于無窮其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推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爲安在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爲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哉其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盡忠守疆宇于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于悠久方氏之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弟其尚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　天子之寵命哉

衛氏紫微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蓍紀日而視乎萱靡草之死萌之有華層象候時者以爲準三秀之莖連理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爲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誖

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爲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幹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聞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灾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葉之微哉蓋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于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嚮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畧南粵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嚮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脫銜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繭淪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粵時嘗即惠州豐湖之濱爲書室曰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巨卷子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

乎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違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于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峯樵叟序 并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淳龐寡言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于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儉之徒恒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于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恒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閒閨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翳蔚鳥聲嘲哳烟靄間即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澨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鎌鉏往來于畝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脩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皐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閈之獎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緑出入烟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澄清霜呈錦對壑殷秋聲寥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

其樂乎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乎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其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爲作贊叟姓徐名山南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脩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首外防蟊賊佻薄不許爲友兮内存孝謹于姓咸歸子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濫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烟霞之勝槩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懷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辨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爲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秋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于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爲言或繪而爲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于世而不廢哉蓋其德脩于身事功立于天下而洽于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爲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以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爲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肆業于太學久弗覲歸省今年抵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爲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臣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子觀乎惟大持已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爲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歛之爲德施之爲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

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爲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畧之任也扱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内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爲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絶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循私恩以違道況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爲之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除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爲宜然此余於張君文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猶爲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爲圖其鄉閭景物之槩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爲詠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歷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名聲不昭於後以爲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脩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彦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菜羹適乎宜不違

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說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矞之以禮豈恃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以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燿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已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已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于中而形于外政教可

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恒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絜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黃仲儀仲顏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爲辭以祝之其說既大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度力爲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子重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字之曰仲顏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豻之侯陳于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之爲勢又存之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豻也志存乎虎去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爲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言之所則者文王孔子也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者舍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子爲聖人之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爲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黃憲者人稱之爲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尚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涯挽近乎顏子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顏子之舍之則藏然顏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人歟其視顏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之也仲儀苟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仲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顏云者欲其師顏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

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勉而取中於顔子焉此先生與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苟師乎憲而自畫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臨海縣知縣黃　詰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球　王禧齡
臨海縣儒學生李曠卿　戴海之
黃巖縣儒學生孫昱光　牟瀚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者豎子之雄非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盡其道則可以運陽陰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歆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汩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

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澹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揩儗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澹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

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縣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予欲不言久矣予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問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覩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脩己以治人始於播遷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即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駟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

於侯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恒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脩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子力所病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脩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鶩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擁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童麛重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驀而飛或安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

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懾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脩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平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闡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脩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誚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垂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哉于人其違吾乎哉此句疑有闕誤衍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祿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脫乎口而衆誚或叢於耳一動乎接於人而羣猜或萃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

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茲歟不患乎祿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顏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胥不滿乎一噱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啓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衆誚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恒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已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恒我憎不知已之不足而責人以已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今聞永保

贈王生序　多誤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　居顯要者觀士焉所取哉人譬諸器也位譬諸　所愛也加　以藻繪不能損其可貴被土偶以文繡能忘其土偶之賤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讐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耻毀節行從而與俗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別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言以失言病乎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羣英蝟興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

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湯滌惰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密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往往皆如風成頴然絶出于時以致當世之治苟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僉事永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耆有所不能逮熟於情僞也銖姦兩黠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民悦之閫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玆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黄霸長於治郡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他日于天下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憐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于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如于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位而受知聖明以光耀于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履道由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于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強摘發僞媮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惧履道按之歛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帛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于朝廷而播于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尚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爲壽共

嘆其爲賢子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履道於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已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吾樂也故已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已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飢渴寤嘉良臣以風厲羣下望於履道者蓋有在其尚無以所至爲已足而益思惟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庶人此七之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内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禄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恥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暇晷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謡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由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脩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温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與耶詠歌之士必有敷揚焜燿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資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檇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于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内宗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論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溢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由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汗辱必懇懇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祿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于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願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皐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内而不可揜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閭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敷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筲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倚據閭閻筐篋褰益間物籍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

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壯自孝義令遷爲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謂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隅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駁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彥方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脩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絶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臧否誠古所未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方自國初兵革未靖即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于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温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爲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

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爲二君方有志乎仕子何由而見之乎今年子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陝至會于逆旅既爲禮相勞苦即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遷爲衆所推畏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爲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子序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擔擄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子雖賤敢爲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祿爵加人而不脩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怍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尚焉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恥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爲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爲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貧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敢稱其官其意以爲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爲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爲狡童比之爲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今侯之治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況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爲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髮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

於已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快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皆不爲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爲子弟由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既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門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日夜鼓擊街巷咫尺不可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氈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以儒治而叔暘自南之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便況簿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暘憂余曰此雖受叔暘而云非知叔暘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秉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面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況

有祿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于後世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暘之才其所視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戚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爲叔暘贈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没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昏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庸七十子之儁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絶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啜橡栗飴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

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郭士淵集當作年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卦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誶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議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嘗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拔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年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

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涴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休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友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奇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不瑣瑣以殉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隣而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榮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尚敎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尚敎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尚敎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官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敎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于禮部尚敎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尚敎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擿紙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已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于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于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尚敎贈哉況尚敎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敎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敎之父以孝友聞而尚敎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

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敎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敗庳廉隅與俗相媮汨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冀得盈歲月即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脩闕市之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脩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盧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關市於蘭溪三年恒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使有位者皆務脩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奉敎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　大明能慎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鏗當中夏甫定即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敎兵民供徭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于天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敎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永受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順而受福于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王之國多譽好鳳之國多鸑名之所在僞之所趨

也然良工不以多譬而喜王君子不以多鸚而嘲鳳務識其真而已王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尚儒四方之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偉功於當世者不爲少矣其中真名而僞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爲不足用始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汚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入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況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爲儒道也以彼爲世守之具則謂儒爲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由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爲碻爲鸚以累王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爲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搖奪於利欲漸瀆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聲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之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成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爲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既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温然爲君子江湘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發幣徵校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

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餘而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奬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已於言既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傳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于時至宰輔者六七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學之美形諸事業著于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暴時俗淪於夷狄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于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士游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徧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徧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塞絶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況吾台文獻故邦乎況躬承其賜者乎又況若宗傳之賢者乎宗傳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耻以爲細民宗傳亦尚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傳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

旅亡聊而獲禄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皆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厚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杳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禄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思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輸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于太史公欽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乎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内朝夕焉以問其飽飢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暘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雖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晉閭史者且不能致況列於史官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不幸然則泰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勳業下者在利禄勳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禄耳使泰生即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旁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後乎而可以瑣瑣之

失爲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孟賁之死命也泰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由人乎哉泰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泰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爲贈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上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慫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嘵然有志操以鄉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閈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恤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難不恐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饘粥羹無所仰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飢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即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今年子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

殺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視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況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祿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況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泰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薛魏之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鄰里之人猶且相倩爲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贊呉人九齡南粤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呉越間其後立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嘗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闔閭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

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脩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爲乎太學梁君南粤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業由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間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尚名節褒衣危冠講論性命言行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雕趨之而胥于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爲通尚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詰四方剗削元之遺孽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于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由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于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藹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爲也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槩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詰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爲辛者不假味於甘爲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栢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由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恒者爲善人達其奧者爲君子而造其極者爲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爲習俗所變未有假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爲

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悅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已用故有所爲必勞勩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溫蓄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于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黃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隣郡括蒼而毋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毋則無人乎父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毋之心輕裝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毋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予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辛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增益其未至者耳士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予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論者乎旨甘溫清以適其口體定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君處不可以不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乎草百姓大舜之慎微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乎夫言之善者雖恒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 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鬢漆黑而雪白袞然衣冠頎頎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別室朝夕與語甚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既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脩髯長身大類其父予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儻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子雖欲不耄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由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由是而寓於術縱橫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平居飢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梏於一技而不達夔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余嘗

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爲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語予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效甚衆心固慕之而薦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僊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既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恒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尚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痎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行且自愈范之者以爲瘧久爲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瘧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瘧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其策則速成而勞用其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羲和推筴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纖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釐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

弟賓客而已也余頗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温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窶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

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冏序 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揄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同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冏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灾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尚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曄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焰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官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

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感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脩蔓延繹乎海内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璧奎曄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曄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曄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蘊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祿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山林者烟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羣遠世膠不獲從名人勝流講說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脩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曠絶特之地盤旋憩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日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眉山蘇公之名聞天下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視其儀度遁而和質而有文其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況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蛙黽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尚以吾言問之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其清愼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芷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貶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尸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脩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儗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劊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絶尤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日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庵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劊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猶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芷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貶三閭烏能揜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已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劊艾所以治已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劊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

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澁滯窘複態鋒頴横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吶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謔給敏如故而爲禮恭遜欽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慤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旦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遇迹於物耳苟狥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畧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携笻陟崇嶺看雲起卧石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閒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偕亂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

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其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遠周元公之於常摠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戚且駑何敢僭冒以汙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賜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脩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斯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斯其若此也不預斯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偕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尚能爲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闕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困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莊周荀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絶羣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清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奔競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禄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禄位而已

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常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正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芧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芧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芧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臣正爲其難今芧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芧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其久時余方抱憂患倀倀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荊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荅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

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外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已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蜣螂之丸糞土乎吾嘗絶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轂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甿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礱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宴漢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脩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爲無用而勞者不以爲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洽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縟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循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　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間族成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憩必赴焉有之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于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

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爲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爲拘以文視其本則爲愚墓祭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祔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嚅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馮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排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踈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既塋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于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嘗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鄭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遥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毋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毋立堂上候妻于庸以入張燈具敬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飭不凡明日予見其毋豐下秀眉出言温温敬輝因爲余言少喪父賴毋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

茂甚毋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毋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毋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斝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桑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梁戮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綱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余毋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子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絶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汚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

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已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煒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惟而問之曰丈人勞哉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寨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撑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焉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穫是謂學勞羣言聱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綯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尚脩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慮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嘖笑屏東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穽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鈐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俗乎水振翮脩羽不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翮脩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畊矣非特忘其畊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畊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與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

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蟻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脩廣如舟狀揭其扁曰蟻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干帛錦繡恃之以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脩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而視其所居爲暫蟻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蟻也予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蟻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蟻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蟻之乎吾將與子援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絶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等隆崖峻爲天下奇觀跡僊乎蓬閬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搆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

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直因名其堂曰中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中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大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椓鉏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嘗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脩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

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内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敝囂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斷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禄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子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且滑膬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來嘉數千里毋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禄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官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

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既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盖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膽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尚敢望耶是以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勲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悼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聞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騃陋盖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苫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史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秦臨卿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頹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其少則嗜學窮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惟喔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其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其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其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潛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爲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奇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湯覆漱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忤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欠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室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緑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

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牛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子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荅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荅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頗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況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酗酲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豫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腴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庭賤而椽茹藿歠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甘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慾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莫不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壁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徵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酘之在醯錯若臬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汙壤唯衆人厥精厥慾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儗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徵而靈虛而神囿覆載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致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

馬弗思其復如閼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絶於聖以自沉溺於庸闇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充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覩斯覩祇祇栗栗馭馬以朽練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克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蝮蠆俾無害其嘉穀視芥蔕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丕敞弘訓充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遵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聚惟其甫尚鑑于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曠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汗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汰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況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撰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

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大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

先生字德良名其南齋在臨海之城中其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丐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肯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迺屢踵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綿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騁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瑣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禄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絶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爲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

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大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踈詞命不脩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遠忤言之悖先生耻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霧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汩汩如溪潢澗瀆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言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座隅以祛弟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闤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者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皷吹鬧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皷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昏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

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芥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察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爨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育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肆起而未嘗正

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蔦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彦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饗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廢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

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宁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攜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倘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驚羽躍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豔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事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拔援而趾病於踐履奇未窺其奥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奥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脩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剔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剔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閼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潰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燕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

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顏變頭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蔵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蔵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蔵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蔵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蔵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毋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子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蔵用乃易

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琳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樵蘇釣以養生殫琴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敘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蘡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恐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董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肯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温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審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燄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

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耳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穫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箴大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名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目東而生騰而如烏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欲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斂綰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蠹槀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纍之綺綉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爲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籠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李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餘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頹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

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萬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乞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躃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況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謂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之温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訏訏豈知其爲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遠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温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爲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已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遠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悵然思況天下至

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慼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蹢躅焉累乎若無所依歟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閾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縕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縕同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縕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縕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縕謹諾之初王君治文學不事生產故廬庫陋孟縕賃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縕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縕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縕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覆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縕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縕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縕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縕是望子何以慰孟縕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

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咨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軌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廼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

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貴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尚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齊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騖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絶識超乎埃壒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斬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縉雲曺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

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闐汚濁者不足以污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粢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爲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子聞其風于其子閤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温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已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憧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既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窅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間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内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虫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番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

是也

蕙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驚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侃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蕙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瞷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腴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蕙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蕙者有矣而慕乎蕙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蕙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蕙名其窩豈慕長孺董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既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庳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衝軛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

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爲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爲學家自爲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倀倀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内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畧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爲輪轂以禮樂爲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擯衒熾而仁義銷矣曉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穩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

豢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子子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豢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椽刻桷丹漆黝堊文牕綺疏錦幬繡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裘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膬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帛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掠奇粉句餚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遵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穽女婦事遊譴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籍朴訟獄煩滋世道交敝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虐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櫻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汩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織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僭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

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悸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遂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埸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已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惰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窒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浦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

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遠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者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充已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貧矣宅曰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況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鶩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福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偪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陋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

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纔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大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既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深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黍禾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穫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爲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

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顧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況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尼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梅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瞰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況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瀰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作大敵古今以爲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緊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

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滅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陶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澁飲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絶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清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慮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填榛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絶江泝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慮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口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

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人謝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靚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敷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懾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已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

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哉

臨海縣知縣黃諧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淳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先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沈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虞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使司事前刑部郎中東昌王可大　校刊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其與其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温也温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絶也禪以下昌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絶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其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實後　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昌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洞性惰也杞子四愉其其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絲慶路學正貞三子秬頴穆也秬天頴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曾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同二子稠穉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穉子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絶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緜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頹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汚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蕲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欽夕舒春榮秋頹者

雲霞草木也而瀟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已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已之不逮恨其人不屑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麗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湾山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審物無繁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艮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過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恐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義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粗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蠖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鬬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

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脩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遺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爲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蔥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蔽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貪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悽然不自勝余謂朝翰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其思結屋其旁讀書者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予曰子倘歸子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脩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脩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古金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

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榮衍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脩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千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點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子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瀦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庋之幕之塵壒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鳧鷖之所浴穢汚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庋以敬爲幕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餘其德即天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汨之於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汚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妄思邪慮罔或萌孳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已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

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廬龍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煒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廳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必七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衆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歐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奇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晝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慝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楩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鳥可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

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悱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効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且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

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即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湖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咲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畧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　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蘩道德仁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廬廷剛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脩已名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剛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已者固難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紿已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已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剛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遺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

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劉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者非太踈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已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予與廷劉也歟況不及廷劉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劉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衆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兪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録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顔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覆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既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況筆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況

孝孺之鄙陋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已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稗乎宗社奇功偉畧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慤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慕李西平之有懋皆克宣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良專當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楩楠得之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菽桑麻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蜎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辯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奇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考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廢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

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絶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温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藩虎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知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已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之克已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霑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

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皇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謹不可則言曰爲國之本莫尚乎脩身脩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已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遠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求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股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須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皇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膺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具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不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鈔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實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庶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巳以都

院舊著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勑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僻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險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晉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温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帝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遂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遂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徒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皐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傅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大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

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衆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内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側怛寬大之事謹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優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啚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珧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絶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

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汚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爾是以伊尹方處畝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參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

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子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咲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爲辭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嘿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乎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債人之國否則自債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

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水嘉戴君思恭思恭爲大學生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縕袍蔬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恭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一也而思恭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膬美之品纖麗温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充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而遂登朝爲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禄以具肥甘供來膴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閭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寃則可以悦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

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温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然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娆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僞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恧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況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晳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況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乎其　者誰爲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曾晳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睹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

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隨疑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爲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爲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爲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爲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竊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爲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爲士者冠冕而篋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珮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裾束絲繫脅俯仰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頻其步而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遠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願復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聲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穆伊傳之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寖少矣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于今并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伊傳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顏回曾參

踐之以爲賢盜跖遠之以暴殊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隳誠反而求之自有　太極　具於吾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實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惰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蓋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播成而志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飢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鎒鎛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棄去不植而惟稂稗焉是藝稂稗歲凶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奮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稂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旨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胄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胄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御既成矣欲焉其若虛耶焉如不及

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已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今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爲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爲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乎居緊鬱若不能出言就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嘵嘵而至吾以默默示之固將鉗舌汗顏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慾創見人厚自謙退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抑止則日趨於薄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尚其可見矣每竊自嘆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既於士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夫士耻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既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

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既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爲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茂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荅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即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況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已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已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已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已者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既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

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踈畧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踈畧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群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噩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擾焉怵迫乎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濱而委沉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人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聾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孰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爲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後世覩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爲能或尚黃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與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爲有識者

客爲好學是以大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餘力發爲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　其身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味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爲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爲傷有士曰宗君思齊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予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況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恠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說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

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敝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旣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詩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腰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彘鼯之音寒暑日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現奇幽絶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屐疲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卑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

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敏者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亨字彦脩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葳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頂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塋即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塋之埜爲尤甚古之塋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塋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塋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塋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墓之孫也出於某墓者也某墓又出於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已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與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

所爲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咎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遠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絳人劉士登縣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爲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爲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欽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儗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姱麗如綺綉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儗周之詩人以椓木儗后妃以椒樸儗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叢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

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菜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既清彼方危懼惴惴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艾程
府學生陳縝葉奐王梅谿
臨海縣學生蕭卿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牟汝鈞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臣謙兌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府兼　管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皋王可大　校判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其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紛黨所聞

而不顧理之是非者昔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舉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温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脩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誠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塵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恠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恠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次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　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慕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後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已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遍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蓁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絜身以避之不能夫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饒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得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

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堅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鈎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駕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跼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詰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翫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與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鉞舜舉之盡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藏於　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蓑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

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眞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恣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眞跡近歲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蹄蹯鳥獸虫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幷爲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眞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卧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

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作牋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前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葷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嘗道之竊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祿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

濟排汗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棄既死之遺覺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窴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覓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甯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頊脩先朝寶録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棱一角皆已燔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脩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嘗于閒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

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壺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章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況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　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于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内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即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顯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益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于齋官左長史臣南宮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　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尚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

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脩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奬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雖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將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將君論辨甚久將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奬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恐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憚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

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題礲磬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磬子墓碣礲磬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礲磬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尚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復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于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于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于聞人以識其墜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貴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由盟觀之其俗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尚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

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來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恒人也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嵊之玨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珏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于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參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　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

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錄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于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薾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其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闥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　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皐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竪賊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獘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蓋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羣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數刃之施一節之後將迎然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鼒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鼒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鼒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腊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塵腐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荊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鷙雉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

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縱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

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由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真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脩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爲可証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溥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鐃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

聽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　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鐃歌十二篇以宣歌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發其胷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忽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憔憔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候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憊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鍧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

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豪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寓數十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芩子訴于朝　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真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

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願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於告子皐陶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敲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爲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瞀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況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聶夷中詩二月非蠶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爲未當乎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蚤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免飢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銳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已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季長吉發憤欲酹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已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已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剝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脩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

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御下寬默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欽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爲聖世宗室多賢之慶矣

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遽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景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景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景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景猷爲予言里人王順與其弟暕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景猷爲集所爲詩順暕爲購工刻于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順暕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

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況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已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已之所致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怠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靚制作文爲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友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剗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已不由而強人之從於事爲難已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況居位

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去而惇厚之用椎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恥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李君之化也夫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艾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愚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詹　莞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殘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臧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荊楚之隨

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寧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慚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睠曰觀美憂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篡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奔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跱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所恥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高絜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睠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捆我餓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一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redacted]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譬多臣大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眞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蒙蒙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覇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麾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

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陛下陵禍興蕭墻先事有言衆謂迂恠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覇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肯取芃樂棄遺瑣瑣纍紲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覇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

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指有徇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皷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卻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繼業文襄政教具脩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修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鷄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徹世鮮其倫使之有位燮爽以夏桓文之績

不足與伍天將喪吳闔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于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孰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來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矩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予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劉三守贊

李公氷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與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達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龐化民以道摩建學宮迺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榮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

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子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椎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鬻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自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哉裘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儗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與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磨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徃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黜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剛煩剷華去其艱深大廈成池厥音沉沉如王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敝於卑近務高遠者

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乎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夫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平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百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

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傳服葬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効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藥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誣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鑽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流壞偷苟恭皆遍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 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由君子觀之皆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

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入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嘗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爽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董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來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沒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荀彧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譬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番目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足悼操雖據國大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

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曦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批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觀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開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璋贊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王帛之富擅海内之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鬬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redacted]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寒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鬮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搆構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跡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祚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來安卧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汙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賓朋奸海内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卧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贊有序

蕭僕者蕭潁士之僕也潁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潁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潁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嘆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厄解河潰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已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好克擅國國不遽亡繇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閽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鑿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

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已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溍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侍制禕以文學事　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侍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昌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　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在列　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歸諸家以後　上恩以爲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其至京師覲拜而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于王庭者若商之傅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爲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今　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蓋密勿文足以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其下而官爲學士賦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于家豈非間世奇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其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橫經陟降大庭　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允厥縉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有序

中書舍人臣宋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爲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

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番死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　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嘒夷昧谷髫童齔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覩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青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脩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脩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睦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祇奉聖猷　天子命汝俾自慎脩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君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遠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絶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挽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盡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已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内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典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賛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蕪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

漳州通判會詔脩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侍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其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叙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翛然輕舉者吾知其爲僊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爲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也況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翕以爲同不戔戔以爲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禄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鳥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璵其温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邮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揩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脩而耻於干禄徵寵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子嘗以謂尚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閬閬若是者又非畫

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廐薪蒭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諛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内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嗟乎使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内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羣羣以忤物不汩汩以阿世予方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濱也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貞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爲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也薄奮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爲國之耆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言誠足以纘前緒而開後覺也歟

葉用寬贊

身不齊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衒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已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寘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魯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

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粲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者英倫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挹渧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能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頓對萬象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蘊蓄自足以漢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洒然絶俗之韻温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禄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内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衆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克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歛然若虚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慕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緩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觀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閒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黄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紿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鬢頒白冠裳如畫行步踆踆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二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淳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譎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古其端視諸黃氏維黃世族爲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隳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著文集于一身曠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嚢嚢以穀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華其滿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乎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乎閥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替筆冠冢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倘徉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贊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于鄉閭休風慶澤施于後昆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爲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于國風伯姬謹禮書于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爲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詒其怛詩備盛衰著美刺慝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嬪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于尊章協于姻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于清于溫則曰既老于鞠于育心焉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貳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鎖可沈我則不易我聲我集我維嘵嘵載翔載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弗祿是承何以啓之毋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于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弗聞彼杖而遨日暾爾門

食氣之毋眠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汗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狡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

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翻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閼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蹇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掇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沃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罹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要其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由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諏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由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然盛德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氷姿不汙纖塵破頰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頹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麒麟騄驑貴不可覊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

躡風羣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兒童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兩水九土

爲好義作脩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鏡卿　戴濩之
黃巖縣學生孫覺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繄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嗇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毋祖毋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遐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毋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襲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

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迈奠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難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奥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閽大吕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遺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内世謂止此遺其梁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寡寡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　聖主庸之掌制王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譊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仲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内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粃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睽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于家細析窓微大包幽返庸言極論莫匪正學襲孟宗韓沿洙遵洛簞瓢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徃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于夔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興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刀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續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盖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惟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岷岷盖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恐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胷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盖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嘐嘐嘐哭于山顛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敝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盖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畀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怔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其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鷗鷺愛緣丈人之鳥術等千金之駑惟嘉教與清醳皆賜物而匪沽

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衰懷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鶩雀噪之蛟龍天遊雷雨九上一或泥鼃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尤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著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瓊瑤不幸西遷瞑目江滸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興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鄙筆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奄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遒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蠭天羣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撼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絶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于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劒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剖造化者寧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

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爲報道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温著爲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曏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實洞瞩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咎況在不肖嘗辱見知違濶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彌耀叙莫矢辭知已是報

重吉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飢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皤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國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楨祥以誇無窮云胡皇天降此荐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頹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盪爲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戾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極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麥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未光懿文太史事　明天子長山華川内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蔵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殁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圍大化如氷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

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鷇雀亟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　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生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堅謀孽間構卒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瘴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爲之悼屈而慟寃及　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乎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扆之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風旨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莫莫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　講毀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

而公之家田禄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于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絶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于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滸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頯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苦百惟而公翛然決去恐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寃者相踵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傑也狠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已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鴞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晝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賢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吳樸菴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皆時之彦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

四顧典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忽速公死堂堂民望于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嚴如列儼温粹而清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爲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攄鬼設獨得于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昌不與辨以死目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儼能然起乎物表不艱憂患公昔慕願與儼爲儕死而有知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儼孰不喜公爲公之計死未爲失況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豈知今也哭公以吊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計日聞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翔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退處兵間初匪其志天戈南麾滇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祇命震慴南金大貝稽首來奉　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宁典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乃筆章程衆趨刻厲犖犖坐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稚輒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參同徵舟行千里連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濶遥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即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所宗璧雍王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

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宜其終古喇喇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弭忘曠負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翔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銳欽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巳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闕天下士孰不奮筆自儗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集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來不墜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子鮮朋友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予亦還里往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子轂息聯予床凡予所聞無或闕戚予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即歸當與子別予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不與子而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予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子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兒子之才可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炟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困于讒搆身死名辱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鳥識否臧微生好直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子之私

祭許上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詔以嬉灌入肺腸俾蛻汚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

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歛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歟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徼形俾子來歸翔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天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徵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寔無能子望我厚詣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子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室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賈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與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儻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袞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胥督欲裂垂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晳光如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舉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　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録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著頗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踰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髮嗚呼碩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弗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温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卅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禄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緜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窮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子加四海之内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

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于世或榮其身而名則厚或顯于始而困于終不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平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　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　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播惟於內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　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歛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後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敘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滇漠一以寫吾心之冲冲

祭趙希顏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瞽於胤子湯文之德而夏臺羑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郡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于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異惜然而荐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人寧彼險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穫奪於毫毛卒顛墜於穽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思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煬合蔵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已忘物既充厥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艱窶掊取則弗入厚于躬薄于奉先貴爲公卿寢薦亘邁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窴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盖盈門曾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虚心屈體于賢于宿觀于其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予昔卧病杜門避俗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黄髮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毎以書來慰我憂悄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閟九泉荒荒我里士看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栢之萎荆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顏夢寐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衰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于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鬢髮爲白豎子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儔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于遠云誰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慁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今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于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塗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人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禄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勤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如汝者誰汝之

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昔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參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生諱君宇夢賢其衆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人恒相勝而不能相無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無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秩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憐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　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誄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保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奚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工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隼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趨善遺榮梁肉羣經羣經紛如辭與義鳴衆說交羅喧蛙聚黽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黎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

善斯程懷愆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巫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耒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巍既掊以肥又祿而尸獨關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哀有繇其稟或昏以鬲或駁以戾戾雖纓裳德則弗類嚘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團困於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于人斯道乃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怍於裏弗愧于生諸生纍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于淵苗槁于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之愆古有耶則易名以謚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亟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辛干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耆老子弟相携而來哭如失父毋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吊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于其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絕而遂已矣雖欲來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爲我圖之其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　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天析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塋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　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淚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內外合　舁衆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而禮具樂焉而樂具　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寢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飢有所賙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

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其於是無以詰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穉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其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爲誰而哀乎況其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人則爾思人思何爲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兮　穆而　生尸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　大孰　兮小孰　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鯛爾飢父老有　兮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亡兮衆庶疇依　奔慟兮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爲多脫悦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疆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子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天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毋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鬫童惡子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毋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鬫且惡者多存乎

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雖虎力綽秀姣兮燁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温未加弁兮突脩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譬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儗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蹖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夭奇躬天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裘爲兮去嚮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予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毋哀辭

永興吳君荃毋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毋胡與林晝夜苫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藁春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大夫所難而二毋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見兮上繼遺緒夫雖死兮勇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妻妻凉風悠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林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纊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晚祭瞰室兮啸衆以呼謂余氣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褫吾兒兮我貧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

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含冒妾媵兮如雲兮隻影兮燈夜汲淵兮手龜抱新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風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賤兮毋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翻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憚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毋有孫存兮大毋無苦大毋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毋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毋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窀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林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顏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歸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毋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毋兮吳祀是存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燦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兗　牟溶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孝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于深湾童施山之原復懼感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嘲哀叩誠頫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紹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烱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閎闚閫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竪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纘觀南宋故都爲文貫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易董夔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壜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淛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開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祉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

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迯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咨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殺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絶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鈚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畧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滋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夫人心而得天下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曰以師道磨礲學者書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表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縶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蓆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蓆則蓋公宇

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菴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旌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斑斑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籍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籍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戍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于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露毀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粮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稽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祖跣遍禱群祠涕泣卧祠下晝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甍甍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

害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容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穽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群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遺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粮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已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粮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遠圖賄利先君自徵之緩急之期一自已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凡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稚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徼無滯囚郡徼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鷄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壇壝置祭器祭服湢滌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污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東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組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粮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群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粮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恐煩民

退而禱于天夜三皷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侮慢先君愈誠待之率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已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率齊走閤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冦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衧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鼻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睸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無永欲迎其毋而告無嘗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于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曰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蓆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冏童進二木瓜先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幅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齎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

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已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叔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藁有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耳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殤月而夫人卒庶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猶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殀殀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派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奉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陵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頹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

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教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篆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補皆業儒而禕從黃文獻公學頡頏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亡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寀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日穸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絡紳孫女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曰程曰穰曰稔曰植曰稔曰稚女五人禘入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毋徐氏府君少倜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録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守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鬬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感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范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賢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

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羸然不以此自豪單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三日辛卯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昺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狂大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諭諸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翌日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統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毋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浦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穢刮汙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毋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胜肉可瘳乃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頻額于地額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毋猶毋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率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毋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爲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毋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毋毋

疾如失旣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携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畫力多錢家奈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貿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于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覺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矣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竊突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歉歲出糶有窶人來糴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糴十千耶倍與其粟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餘錢裨我嚮者矣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腓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傚舍以館而食之癘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率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學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爲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率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貧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率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湾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紹緒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没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柞大母宋氏公生而庸顙豐顏英額異凡輩少

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妥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宋公宋公乃頷之如平時吏退公惟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紿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椽爲工部主事轉大禮宗徑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粮萬戶闕就以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涖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闢燕兩　荒田以給　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禄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禄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它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貨其子以爲盜也瞷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舊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賢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貲公謂閹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既多故曉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

連罪且及其鄰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況鄰鄉乎使鄰鄉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冤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賊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隘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率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已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據鞍執轡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辯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舊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詭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奚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

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璹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陳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獯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潛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怙怙遷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褻狎炎亦下書屬縣編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寨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録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實劒送炎炎作詩以爲劒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荅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葪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其賀其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詹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導鴈斗酒啗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特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

驕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郎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奉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外會　心遐觀熟視纔戀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浸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絶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繹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己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頫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毋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泽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

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銓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率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覩覩然如鼠食乎機嗇之傍且嚙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就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其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斬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欵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衰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欵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吉監收嘉興新城粮後督舟運粮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目全計進德生舟中不顧

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陞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丹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余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璡余昔至京師見璡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履間蕭然率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以貶而進德亦喜璡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璡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昺傳

詹昺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縣干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責舍其家生昺昺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敎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昺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昺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昺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昺談者其師去昺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昺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昺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閔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己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昺有才以計獲之昺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昺治昺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昺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昌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昺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

衆以昺儒生不習邊事稍遣約昺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滕行請罪滕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昺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昺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昺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昺亦召至京師昺爲書萬餘言詰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昺楞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昺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昺名于朝昺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昺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貴屬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昺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昺問之昺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昺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昺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昺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更丞相曰刑部有詹昺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昺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戮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昺有贓御吏覆昺昺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昺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率誅昺與百餘人皆死昺坐罪薄有才人惜之暴爲文章氣燄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昺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二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臣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絕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

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芥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請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棄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率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下所尊信其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浪刪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試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襟而後曳左侈而右欲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爲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

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　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李管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升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買錢民以　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籍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管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揣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拏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實無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耶略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菉公傳

芒菉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菉公其裔也芒菉公姿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菉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

市巷民聞芒菊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菊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菊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菊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巢峯巔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太盲其言不滯于物不淪於缺故共號之曰芒菊公錄其所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　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萊根居士傳

萊根居士括蒼人齋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　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萊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萊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萊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囿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而折之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十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擷蔬啜酒既飲酣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不爲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

生曰吾嘗與萊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萊味肉則肉非萊也以肉味萊則萊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萊哉萊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耆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

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污棄遺業屏處耆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者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已類也別號友鹿耆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燁燁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荅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蓧接輿雀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畧曉達世事居家以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太笑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詈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蟻虱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虫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虫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災況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

怠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天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碩哓哓辨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已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也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僧輒則以告之其僧亦大笑不省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　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群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敦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堅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咲二人者

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驟聲撼數十百家聾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瞷指咲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　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逐踵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　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亭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公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傅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順之同受春秋頴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貲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稍子校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

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産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溲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箸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率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畧條理既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名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棄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已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飢里中富人以粟貸貧乏者每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粟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貧窶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毋恩已毋好施子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過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屢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遺千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祗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斷少不譬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很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毋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鳥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

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昺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矚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譴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昺獨貧將召而勞之昺雅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絰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毋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藉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于昺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煮藥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温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告吾婦無以謝顧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間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處山中金携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　公女爲婦果孝類之率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競競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　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儒學生李聰卿　戴潛之
黃巖縣儒學生曾兗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沈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龍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碑　表　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荊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就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者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殺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己用殺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來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噬吞蔽腥上聞帝爲
孽大統重畀高皇孫勑令神人下天闈虬髯虎眉面
赤犀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荊取益
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
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暾奉帝
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竟虐罪莫原覆
鬼號呼遭割焚就若我侯父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
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籩豆侯乘飛龍雲駢
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颿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
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悰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
神不飧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鄴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耶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舟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卓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活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

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率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烝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絶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傑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泰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儗不知者咲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已以宇内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没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以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絶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

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敞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閨闥一物失所仁聖憂恒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勤其形億兆爲憂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踏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摭其餘膏粱肉是棄惟王濤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與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瘝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迨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

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勑其寵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婧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偶儻饒智畧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湾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　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護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

而退趙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禄大夫時方谷珍據温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檝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横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孤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禄大夫勳柱國禄一千五百石明王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王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覽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覽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禄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禄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樂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别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壖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散骨群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

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勑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觀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頒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昺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軼太原中護衛鎮撫曰爵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　侯廣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昺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遹昇晟勗昺昇禺旻昊晫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事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實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隮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祉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遏僞吳坐鎮毘陵不

寨不傾伏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旣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閩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勑我元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重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弟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就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褒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殁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惑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假倀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搴旗斬將或操蛮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　王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蕪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　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粮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臨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偶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壞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　旨贈光祿大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群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遠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溥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謂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范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生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生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彌野洶洶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飈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凜凜越公勁氣橫驚手荷鉄戈其鋒若瑽彼趫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疑其王曰俞哉爾予羽翼爰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忝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建

牙威讋化乎莫敢或譁汝顯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闌闔其遍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簡甕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禀令紫梡星錯素階玉瑩其八遂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顧綏時著靈譽陰火東驚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磔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指繇可陳矧公之英實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橑登我稼穡遏我妖祲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霆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薦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其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嘆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董然有君子之行又竊嘆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絶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奚速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近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賛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又二奉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帥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鉄娶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耆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　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疑賢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寛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公卿者既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

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强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災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遏尿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邮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令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論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潁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率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携其遺骨還葬其在潁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

氏生二子旭昇吳氏先君三年庚君庚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蔡氏有子三人曰昇昇昂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濫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録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耻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自尚勸爲善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出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倫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君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咲恂恂酌荅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絶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子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　天子奇其文擢寘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

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陛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汚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優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强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姻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賃之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卧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率有道死者爲之斂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澗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斂怨以禍我家里旷畔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歸錢處士語其直使貨于人家人尤處士不售取爲已利處士咲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其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魯其某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四人魯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謝貨讓或儥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胞胞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孰能傳古道曰袁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趙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誨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槥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貲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與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瑞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皓昂昊昱普暉暌暝晥昺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鑴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檝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禄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譁教（疑誤）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没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賙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録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縣東延壽奥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行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靳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行讀唐愚士卒于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宜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殁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者艾與之交者莫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飢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録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者爲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贍瞻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涉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絶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　天子即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

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贈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既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壻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蚤絕之屬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録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禄豐身顯名汚較君所得不既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媛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孤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遠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令名之曾孫請埈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爲本鄉大好施予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庾者庾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神廬佛寺隳壞亦糞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息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　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　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

洞巖之金盆山既塋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藏欲發之宇家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琛璟三女適呂德卿羊塌遂初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澧清溶汗浙洄游湫滂潤溱洧濡深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元某呂俯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夫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二十一世孫磁五季世爲編雲尉遂家縉雲磁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爲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耳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忘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爲朝請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會皆以醫術濟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禹濟後娶詹氏生一子瑜奎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澧淯漼　處士生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聞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徼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庚度與本侔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祭氏趙氏親死不能塋處士聞之各至家給以塋費嘉　爲郡録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士公廡俾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用是稱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廬桷棟及而及旁近舍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請易廬桷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

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葬於左溪瑶塢其師太師公謚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感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慽慽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怒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恐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己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氷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卽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爲屬予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尚文才厥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黼黻庸遽向山澤閭醇儒之亡衆歔欷幸有佳胤紹遺志積久報修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怡然又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炙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鬚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粮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過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贓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魯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樵檝林彬彬好學有長才檝天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殁女二人長早死次適傅誼孫男五炳煜熾燦焱孫女四二適諸暨何恭來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墉女一處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葬于石姥嶺之原葬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三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

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厥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恊恭昆弟人豈不能莫酒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脩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怒以咲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嗣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毋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灋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參政吏部奏參政無缺員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參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靖縣民爲亂詿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

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畀孫二人光焰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遺範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淸字仲宗其言諒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勵鷄籠卧榻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鄉里幼一以勤篤恭愼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濡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鈺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姑婿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殁牖下君子視之猶狐

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兄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徙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奥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殁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爲戾滋甚敢徼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彬字國昌世爲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路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絶出窮經爲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鄉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與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温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凛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悉年七十四而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鎗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貪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舉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老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趣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恢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

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後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嫉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已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翰翩其脩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毗邪慝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強單窮舞歌妖孱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畀退壽遷閬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凡尚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録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敵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聞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咲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謁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絶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即金陵爲帝都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囚禁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鉛鍔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塋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闕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宇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

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内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歐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絶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宋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騖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卓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曷曷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闇徵以勗髦士

儀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儀居人也既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既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天吾父也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芳君大方

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鳶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父陽爲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忽樸儉素惟仙居爲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殁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兹乎銘曰其學也慤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爲荆王伴讀是時　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惟儒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缺闕命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參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寒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讒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衙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夭死豈天亦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

乎嗚呼天乎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塟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塟泣且書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蔵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巳走數百里以請予旣與爲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徼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彦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迪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衆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之父上蔡書院堂長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敞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仡倣億侄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世以善聞廸功肇台宣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復義仁令德有光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爲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爲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旣哭與爲禮以不文讓不可則叙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稟

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槩以進母母病果療其為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為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將甚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抑政化行境內屬郡邑守令數十人歛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率始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為文其思親之情懇為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至率服勞勤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治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為民擇賢茲懿曹君為群士先行脩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為幸於世為恫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璲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為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憮然雖變故灾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耆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為長者母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

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嘗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遂爲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讒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夭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殁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殁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内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殁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狀慕君之慈良易直感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恒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其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群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

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遂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瀛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謚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禮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巳姪性迎喪友經紀明年浦陽江東鄙祔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祔蒼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珪甫爲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官事真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膺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爲視護其墓

郭君墻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仇奚不群

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脩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爲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獨厚君奇其能君名俞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　　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嘆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詆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葦昌侯追封陝國公諡

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絜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壞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歛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黙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清奚酋仲夏已巳瞑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窆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迪尚其祐之俾終慶返葬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畧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產具有方晝日夜月拓卒爲巨室當婺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廝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賙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咲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葬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鍊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溱灝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尚幼銓與子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

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貲聞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

堅車綺繡煌煌被于臺輿君於其時獨恥不效率其儉素克祇克好不狃于物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鼎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斁容返見父無慍言母遺之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誄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雞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其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絶倫至正中　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爲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爲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資以綺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娣毕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撙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

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夭孫男三聚奭巽孫女三媛娥姻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某月日葬夫人于鷄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顧家其宴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羜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閫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閥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貴於丘壠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晉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祗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遠乎側也先生以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弃無廢務其精敏儉儉達於　人數此句不可解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汨以事卒爲善士故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娶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塋靚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人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其謂夫人以道相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恒

順爲婦貞内政克脩惟才乃成荷茲夫人實涵衆美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祉

多有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来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遣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世家同郡之倏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具有禮則姻族咸賛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産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嘆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爲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蘅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爲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爲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以也銘曰詩著冬雟斯以立婦則内剛而忌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是私式閟其宗祀事辛隳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子奚以生爲其隣與其姻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垄斯氏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況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

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箸絲鉄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紝未嘗少怠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壙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在錢山祖塋之傍儀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淑孝靜顓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遽余拍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遠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坐聲喧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戸業組紃足未嘗越戸閾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娣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飢寒燠調湯藥扶持卧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既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遠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寖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其日葬于其處媛將死時語吾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幼其死時昕暝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

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諱與曾祖諱天錫銘曰質之娉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奈何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叚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御　戴瀠
黃巖縣學生孫留光　卓汝鈞　枝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舉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魏魏天位罷德莫承赫赫聖皇天實子之奄宅九有丕冒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尚篤祗慎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君于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有隣有輔外有戎羌于徼于圉匪格以誠孰克潛孚匪治以仁疲羸曷蘇教之禦之以恩以禮攘之訓之威武豈弟天有顯任舉集王躬惟克敬慎廼寧家邦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裂建藩輔以臣來齋厥或罔恭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廸德懋昭大猷日宣聖學以祗天休愔愔于思嫠嫠于守穆穆語言不驚左右視于在服有秩有倫視于在廷紀法具陳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圻靡有怠逸云孰致之敬慎使然惟克敬慎廼罔有愆惟爾今王天子攸倚

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于齋宮古士邦祁教言徐徐温其有儀蹻蹻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古昔格王永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祿靡常王毓稽古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徧嗣用昌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干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群經推辭繹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虛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融會其殊操植其恒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益溢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

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道無不得理無不形富貴敝屣子女酷刑難玷汚辱寧過潔清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緯是章是程聖讀庸行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匱是銘矣君子夜寐夙興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千楹聖經是讀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偶作

靈甫過瑤階朝陽屬金殿吾王講蓼餘特賜群儒宴茲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脩高堂欲重建葺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華簷甍儼雕煥兩楹陳綺席儐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銜恩共酬勸花溪浮砌淨雪嶺當窗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追思天寶後宇內疲征戰徒抱穆滿心莫覩唐虞禪薄游經險阻放意娛篇翰使覆遺聖明寧令老貧賤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羨吾曹獨何幸淺技豪深眷難報國士知空爲昔賢歎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興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録粗載三代帝王寬厚之政以寓忠愛之私幸徹睿覽過蒙賜詩寵褒詞高旨遠復增慚荷謹依韻畧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賢王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睿謨繫可述善政難具陳況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猥謂堪致君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賓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謹歌擬雅頌烜赫繼丘墳

齋殿觀書恭侍閒燕且承賜文嘉勞無任感服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爲運王化虛靜契天心神情既昭朗外誘安能侵齋居閱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象表儼若上帝臨竹素繫盈前群言恣窺尋遐思自知要博采仍鉤深瞽古忘飢渴好善踰琳琅宴觀會衆理抗志珍分陰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人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賑窶散倉粟贖入捐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文昭聖明喜誠格鬼神歆陋儒荷寵光避席瞻旒簪垂歡惠顏色灑翰墨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涔譬彼一簣土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徬徨憂懷鬱欽欽鴻勳希旦奭令名仰回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

臣仰德之深非言可喻謹次淵明九日詩韻叙

謝萬一

至人憲天德虛心體群生自爲代工計豈爲濟衆名惟王問世才欽聖奉天明端居澹無欲四海流仁聲耄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騫復不傾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盼榮孤恩愧明義念舊勞膺情臨風拭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火時輒離別志氣誇壯強及茲未莫年已復多感傷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耆俊滿大廷濟濟會冠裳出言有同趣薄藝靡乖方惟王帝室英聰達世莫當精誠洞千古一目連十行道大才更雄氣溫色彌非勞心撫庶政虛已思賡唐封內數十州德聲譎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盛美不自居檢身循典章疑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自慚魯鈍學三歲承寵光避席王座側設醴金殿旁賡哲能兼容闕失專覆藏采陟等對非比珍匪琳琅近者迎冨車拜辭褒水陽情真賜色咲感激銘肺腸喜遇大比秋齋宮含晝宵情擬披豁古訓思對揚雖乏涓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曩願弗獲償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儲皇新德一作聽政出令聞八荒戒飭況丁寧庸薄實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闈將強起扶杖迎坐語兩徬徨報國固臣節效信亦士常趨召遠天朝懼非義所臧王心秉忠孝處事明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員同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內外咸樂康取士皆爲國何嘗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

可航胡爲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輝葵藿隨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閒嘆時邁閱世知才短頗爲觀國遊每覺歸期緩群公盡耆英過從恨殊晚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非資談咏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長日自優游茲辰況休澣牲醪出珍賜果蔬隨物産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孀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斬靈雨席上來微凉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皆教論次韻叙德言懷

周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徇世士各以智術鳴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群生二子苟遇時惠澤被孤惸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禄嬰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身疲道路長興入江山清偶隨群臣後獲見百代英神姿儼淵嘿雄論極醇精德政尚寬和西土臻治平福善固天理願治本民情昔嘆賢豪稀今見德位幷

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閒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蟪蛄最無知亦悲年運窮云何當世上憒憒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浮沉安所終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群鴟得腐鼠咲汝長苦飢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必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爲公卿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貲言高力不足舉世爭笑之不如富俠子錢刀散孤嫠閭閻稱行義赫赫名聲垂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溫飽外可憂非一端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誰能銷棄此自樂如孔顏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群內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庭前兩古檜封植今百年女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弱柔蒲柳脆鉅斡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爲秦周公以爲周哀哉萬年後誰爲斯民謀士無及物智每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敝於道已有餘明取容吾身奚取蔵吾書奚須嘆其陋不見阿房初

秦人奮戎狄蠶食舉八荒自言功德大傳叙萬世長鮑魚臭未絕赤龍欻飛翔巍巍且莫保瑣瑣安可量習俗日頹壞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爭攻門救弊豈無術得君古難言田間一卮酒踞酳蒼梧魂道喪學術敝士心日汙卑躋扳得斗祿寧使節行隳古人安分義鄉相有不爲栖栖冀土中困處固其宜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聖賢盡其常縱浪禮義中何須驚神變惝怳驚群聾內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兌慕榮名少賤事干謁尊貴樂驕盈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利欲烈炎火雲霧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皇皇斯須困炳炳萬世明胡豭咲紈綺吳越賤堅車群庸方囂囂固謂智士愚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誰云周公聖對此慚不如池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覇一穴神龍輕九天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縉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璧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卑汗流惡寧有足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實天縱虛心湛無欲學道期濟人爲善靡徼福群書不去手萬理瞭在目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誼無階錫嘏徒有祝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籠祿寧肯干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腐鼠欲見污聞之媿心顏皦皦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煙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難知胡爲人不然禍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群動何紜紜商周數百載積累基至仁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隅合秉心殊未純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霸惡彼能亂真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尚燉燉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真卑卑章句中徼祿求潤身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大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棗果勝蘭蕙芳封倫論治道盛誠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

嗟此古遺直磊落胷中奇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劉賁豈不偉結舌竟如癡浚恒寧獨然天運固若斯熠熠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

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煬復能幾木葉忽已墜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支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唳黃雀飽稻粱啄爾番兩翅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縕袍汗沃若絺綌風凄其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人生尚聞道富貴復奚爲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朶頤多所失苦節未可非

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奇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小人徒媕婀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天常既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虞咎愆賤貧可無憂復爲飢凍纏有能外兩途逍遥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

曰予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遑安

舊庸有伊周處約有蹇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遲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閭鍾理短髮徐步啓荆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

江山靜妙顏雲日淡清暉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

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茲徒爲逝川嘆未遂滄州期

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一作禾本之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

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

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

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罷勉諒何補徒與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寡會濁酒難孤斟

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

逍遥群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

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

窮達各有遭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

願言領衆妙無爲贅冲襟

次韻

春色與漢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

城端聳華構賓友皆來臨東瞻太白雪西望峩眉岑

縱觀八紘內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

尚友懷賢豪妄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嘯窈耿河汾琴

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譁咲驚飛禽清風似相知鼓鼓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白不辭深及茲中歲來已復畏人甚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登蘿已知夕每聞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百年當有成泯滅寧足欽每憐伯牙陋鍾死破其琴自得苟堪傳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儵仰覩雲際禽真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鄭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況我褊迫士志意早衰弱辟如遠指金詎耐膏火爍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生萬里至講道慰寂寞探奇忘舊悲觀妙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嘆離索林也前歲歸重來忘曩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爛嶁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邛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栢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傳盡耆俊政簡恒燕醵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擩毫歌盛美文彩紛烜赫卓爾樂邦風巍乎王者宅王誠天人秀令德顒閔若神機晝經綸大度蘊才畧心融群聖言穎銳智獨覺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尚友師徽猷姚姒靡間隔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化通幽明餘恩及飛躍小心事天子放意玩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從容倘垂問占對慎酬酢爲言寡朋儔舊業愈荒落疑經待同勘無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囊餘舊賜錢有新頒帛身爲微職絆感歎顏面怍使子能輸忠寧不副所托金門盛才彥德星耀井絡翩翩白鳳群豈復少一鶴惟茲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疢誰爲藥願子早告歸離憂變歡噱四科洙泗道五等成周爵真知苟內充外物奚須度旱蘿清照人漢水淺可濯懷哉春服成重繹味歸作

又送叔貞之成都

空名誑當世自誤還勞人鄭子復爲誰跋涉窮冬春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面黑手足皴今茲有徵命欲往志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念子遠遊學三年別慈親敝衣犯緇垢斷裂真爲紉蜀道幸坦平王化甚惠仁歷覽快心目疾足忘告辛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穹秀瞻峨峨

心胷寥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惟安其身況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見王丹三謝念此踈遠臣

偶稱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爲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日祿餘一斗粗給菜與糜秫田亦易畊有酒供四時門多儒雅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止詩書遐情或深契歡咲同解顏誠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彼美要路仕賢勞耀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

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拱休聲上公國諮親令德惟邦禎奉恩自夙昔脩貢表貞誠名馬西域來王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盼榮王昨駐中都貂蟬詣盈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異質況天挺至尊愛彌甥勳賢冠當世夷夏欽盛名繼美實在茲聞望良匪輕近因師傅重愈見德業成曆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胶胶在公卿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鄙夫抱深念思覩禮樂興願公善匡輔報主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永邁宗臧英

靈甬洗南蘩漢光晚來盈臨流送回使懷古動遐情

發襄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爲不祥器斯理昔未覺及茲困奔走始嘆立論確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巉崿三年八往返顛頓髮早白此行當盛夏溽暑逕餘霣書伏避蚤宵征越林薄危橋帶傾水俯瞰波流惡鑿石勞衆工緣崖搆飛閣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山中郵傳少過客資淒泊勞者務苟安寧患非所托更闌急雨至洪濤相喧薄鬼神助晦冥天地混磅礴病身倦輾轉酣寢絶疑悸晨興霽景澄林壑還可樂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歷聘魯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退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深陽

露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遥巖天星未沒野草亂虫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清無新流水荒隴存古城爲問戰者誰其人總豪英當時誇氣勢畢命恣紛爭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艱勞竟何成身亡事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嘆惡者受譏評因之念首陽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嘆白日車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者高風繫理或訴冤死請代以躬收瘞與撫孤懇惻晉蒼宵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寘囹圄中執憲者何心此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數上帝衷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叢脩功末俗日悍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敲敲安所從我行聞怪事竊嘆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爲懲頑兇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爾才拙本無能謬隨縉紳後誤以好道稱竭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洳舊路充炎蒸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恒前人遺構築一椽無暇增雙扇昔所闢蠹版同春氷三年忘葺理啓闔繫以繩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憎曷不稍脩治費少力易勝人生跡如寄外物豈須憑望哲有廣居所貴心志弘雄都多甲第華榱映雕薨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凌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肱所異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滿座涼雨宵同燈順理覩暮息養恬神慮澄庶幾謹素節弗畔顏與曾

感橙樹有作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荆棘中不知幾何年矣會增置驛舍芟夷堂基斧斤幾及遇識者知其爲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既成正值窻牖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爲之賦詩

橙生蜀山裏無沒荆棘場荆棘忽剪除孤根虞見傷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茲窻牖正相當花垂素雪盛葉茂青雲張方秋氣盛肅原野飛早霜衆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黃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輝光豈惟巴人羨南服亦罕嘗鬼哉帝王宮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間蔗漿此物倘前陳王食倍馨香可令積疾蠲坐見人情康惜無先容者盱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已貴安常歲寒善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柏

迂拙乖世用無蘊無窮思取效非日前遠與千載期翠栢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斸煙雨移動盈尺姿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階墀殷社夙所尚古制非徒爲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但恐枝榦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

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桷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青霄泊鵬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所托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既膺顧盼榮復與剪伐辭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徒見材氣施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者誰我生素多病中歲早羸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枝志士用心者藩落爲世嗤何如群兒巧揷樸紛成雕

新栽栢爲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作

青青庭前栢秔植芳春時既承雨露潤欻見雲霄姿盛夏乏人工眼中無穢滋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晨興試行觀沉思喟然悲微物淩善類勝負關盛衰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爲披拆恐使嘉樹萎呼童操短鑱芟彼草與欹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伏人爲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別臧否可以人理推漢昭任博陸不受群邪欺符堅逐仇騰景畧事業施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爲者捿屑名位卑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栢也材氣良取效當患遲衆人重口腹愛瓠固其宜紛紛俄頃計落落千載期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脩德汝器二君子偕嘉猷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興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茲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猶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冊間庶以靜自怡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子秉冲襟疇能無棄遺敝廬面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遘四座生涼颸久乏經世具就正生民私深秉贅未宣流光迅難追喫餘喜胥會豈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只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我如失群鶴欲翮鷄鶩場時逢涼颸發仰首睇穹蒼子若隨陽鴈高舉陵八荒知時識天叙豈慕稻與粱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朝退寢室靜閱書焚妙香宿僚各雨散思子不在旁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吊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賈傅論過秦杜生賦阿房千秋繼奇偉亦足宣慨慷顧惟河洛間神丘蘗相當遠思百聖烈近想群賢戚載瞻伊水濱二龍宣重光

和貞各詣極崇耿交揮揚後來閩衡傑闡述爛昭章
匪是啓靈秘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遐躅整策趨康莊
明明吾所懷暨暨宜力將幽獨靜自憫內視德甚涼
方忻曩澤益審析情增傷遲子即來旋絪跡鴛鴦行
墜緒俟並緝他岐異同攘重開萬古昏耳覩斯民昌
深期實在茲抱瘵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熱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靜而深冲然舞雩詠中有咸韶音
茅舍帶流水琴書閱清陰遊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
那得一朕樂洗此千古心

赤驥困阜櫪垂頭避駑駘王良振長轡跼踏風雲開
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當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
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顏頹

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扳仰天覬無階狂走徒赬顏
尺綆愧深汲寸管無全斑聖途千萬里用力恒苦艱
安得驂飛龍倏爾升天關

幻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鄙哉華子魚軒冕良可輕
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并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
臨風發長歎欲爲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
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栖遲盛年至留滯天南荒
君看升帝閽不必真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訖月後二日家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奉次來韻燕東鄭君好義四首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我家豈無此兄弟況滿前
胡爲輕別離顧影清輝寒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

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寄謝兄與弟明年相對看

秋霽月正好山谷氣逾清風簟敞虛牖愛此萬里明

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頓令懷抱傾

叢桂困荊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尚有待吾意詎無成
且終良宵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

惟恐日易出顧影逸庭行

開樽酌月華酒味清且醲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
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爲貴萬事何足論

苦節慕夷齊延年稱羨門倏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
山棲未爲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潔用世豈吾仁

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寡清晤

離源渾曩濬理窟增舊錮幸子有佳期欣然爲秉素
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憚尊酌頹易覺光景度

詘身遠道遠高世遺衆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斁

題山水

昔隱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楓林新受霜茅次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瑤天凉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囀巖光曙川平愜幽眺境勝遺塵慮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宿夾江寺

匆開覺山近院凉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二虫吟

翛翛暮光螢燭舉競飛附没身煙焰間至死終不悟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雖有向明心所從良已誤喧喧秋後蚊白日嗜我肌我雖病無力掃撲亦易爲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遣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愜孤愁退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尤悔倦翮謝鸞騰羈蹤損貞介舍悲靜自慨抱獨招群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天寒四野寂雲歛疎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鳴瀨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塵壒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林泉皆道情縻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憊祛疑異聞論立儒佇明誡頹風倘可還最德期無懈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感興韻　二首

靈臺湛無爲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哲人善操養淵潛復山峙所期天爵脩詎以貧賤恥豈無華軒客膏粱飫頑鄙道義竟無聞放浪徒自喜滔滔從俗化悄悄爲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賢豪居廟堂四海爲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用爲江河流處作喬嶽峙所逢異通塞內省無欣耻紛紛夸毗輩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慍復易喜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真美千載窶甑生今聞傳不已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遠家今幾何忽復五載餘微官悞人事解令親者踈每思別時語不見空中書及茲歲將闌感嘆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已懷厥初簋酒豈云乏獨酌悶難祛寧當解組去御子花間車

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并駕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

高齋在深谷側徑防險行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恣歡謔聯床如弟兄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凋綺葉秋花吐奇英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佳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爲情迴溪屢曲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矯矯孤鴈鳴乘高望遙火彷彿識巖扃勞生幸脫鞅至道思服膺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耳次石鏡精舍會集韻三首

風日淡秋晚欣此佳會并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秖應念違別忽作山中行雄談爲絶倒空谷騰歡聲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爲壽禮秩交相迎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議評乃知高世人不爲塵俗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嗟予尚稚劣夙心會簪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虫鳴豈知金石韵鏗鏘振林坰重茲領秀句願言當服膺匪徽一時譽終期千古名

野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并喜茲二三友同結歲寒盟願言道義交豈慕青雲行山深寡轍跡地僻無囂聲曲几列遺編疎籬翳寒燈凝神對賢哲況共弟與兄幽蘭謁北牖脩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貌匪山澤癯器乃邦國英揚論徹幽邃萬彙隨品評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賢俊姿慷慨今古情不耽好爵貴飄然解簪纓至今懷令望江海傳詩鳴奇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坰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從茲勉素業不媿知已名

太古日已遠轉覺浮僞并不聞金蘭契豈願同盤盟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滔滔勢利問豈識節操聲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絶聞見所親惟父兄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競喧呼童稚亦歡迎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富貴苟不累貧賤孰能縈群賢共舒嘯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奇襟風雲動高情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知枳棘間尚有鸞鳳鳴鯫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坰偶茲觀美德夙興當服膺幸托龍門賞終期崇令名

病眼喜郡守見過

目疾不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戶殉開顏況覩温粹姿復聆豈弟言乃知盛名世屬任多才賢神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筍蔬雨餘美細酌林花間

風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苦云事填委未暇蘇痾瘵
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爲悲酸
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飡臨觴願有祝早使群黎安

題信可時經歷熨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瑜金璧
西風摧刀尺將爲君子衣熨貼既勻調縶縶光陸離
防胡猶未已行役何當歸爲君重着絮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韵

隆替存恒期含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構既往有餘愍
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矜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
公來作耆龜王畧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
旂常揭日月鍾鼎羅簠簋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
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温力導大川引
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
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閶門殞
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瞗賑
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
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鄰父携酒相飲

夷惠但可慕清和合天真汨子流俗中豈暇思古人
抱拙恥爲佞遇物屢啟勤雖無失已尤事過每自嗔
隣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爲言秫田登願我嘗其新
巨榼傾濁醪鷄黍雜前陳持盃强勸飲禮率意態親
顧予寡德業無以給比隣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
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苦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
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
九重敦政教萬幾盡經綸行當被嘉澤鼓舞歌聖神

二禽吟

鵲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
翰音善司晨不免供肴羞鸛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
鴻鵠臨八荒但爲稻粱謀文彩羨孔鸞縕緻或暗投
況彼鴉與鵲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
性貪嗜飲啄逐逐不自休飢則搖口吻向人如有求
何能洞先幾兆與天心伴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由
人理固坦夷鬼神良昧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
何須浪悲喜爲禽鳥詘譆來寅慰韓愈惡聲感黃州
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友千古遠法孔與周
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強言酬顧問流汗對晃旒

有詔試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閣下覆與夫子遊夫子燕劇來氣貌何休休至尊重純德特爲儲王留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綢繆予時報聞罷歸飯田間牛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幽虫鳴月耿耿鴈度風颼颼話舊若夢中一咲忘百憂況茲林泉窟足以窩冥搜仰看岷峨峯俯視江漢流敬慎以爲楫忠貞以爲輈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脩

題童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數重陰匪惟雨露滋土腴根本深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構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淫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盡恭睦庭訓肅規箴救孤靡廩稟收宗散篋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繩繩奚斯應王立蘭芽森玄理諒靡僭令德斯鑒臨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來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

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群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至人本無爲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庶政或前陳聽斷每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齋居樂康時爐熏颺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茲惟文獻邦冨庶古莫同載歎嘉靖治會見濟時雍

宋五公

李文靖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惓惓閔無告扣陛日有請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紛然土木興始悟先幾炳

王文貞公

盛德每多容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靜量不幸當其會神書祀河嶽王府窮賞賚賂賂知過心寵祿有餘悔

寇忠愍公

冠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狥佞幸慚計左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陋帝賢

司馬溫公

傾否難求圖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足作動穹昊群邪競回遹善政恣紛擾廢興豈人謀千秋仰元老

訊瘡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痾忽相侵坐爲肢體憂凝水集寒氣挾纊思重裘虐燄繼踵然絺綌不願留

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陬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弱質受摧沮有似中暍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舌不辯辛甘鼻不別薰蕕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恒性縱欲戕天猷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領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猱猴方子頗好道火以禮自脩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旦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愈尤惟天生俊哲善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叙九疇安能閉關卧縮首鳴啾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輈寧不懷宴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恐其不自強降疾警情媮方子暫遣疾身疲面無膏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方子豁爾寤百體頓和柔耳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脩德雜詩韻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鑑齋莊整衣昭昭奉一德豎豎滅衆私爲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制變易爲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鑒嵗與妍譬彼達海流出自山下泉積久諒益深雲濤鼓風煙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尚遠感此徒煩悁神龍卧深澤不若抱甕灌白日閟重陰不如寸燭輝賢豪初未遇但覺吾道非紛紛當途子權勢衆所歸兩生困蓬蒿屠販建旌麾斯事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人群來往劇鼃黽頗欣夜雨來頓使蹤跡弭滔滔流水障悄悄耳目靜風囱試展書佳趣倏已領平生煙霞癖夙昔慕箕潁抗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寧知墮俗流汨沒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豪雄外身名曠士賤鍾鼻欲語嗟莫同長歌碧林暝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謨塞宇宙高論追典墳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群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至道豈難行彝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循循勇不逮領領善或虧古人患才難可以當世推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豈乏俊爽流未足慰我思聖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莫能察非敏莫能爲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由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

顧予亦陋劣前徽亦能追仰止二三友有過頻相規操行一不慎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爲萬世羞過小莫改進德勿厭脩誰能百無爲自致孔與周載籍彌九有群言劇毫毛棄置患術疎窮探畏心勞何由領其要可使道藝高聖學亂百家黍稷雜菽蒿良農善別識培溉復芸嬉取大戒吾身致用同伊皐彼哉溝澮魚豈足連九鰲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筮仕匹馬之幽并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髮髮白欲盡韜光復潛聲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尚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雨洗秋色淨群山擁前楹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緬思天下士公是世外英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紫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談詩較李杜起舞笑絕纓大音久閴寂厭聽寒蟲鳴鸞鳳居空谷何由在郊坰處世媿郭泰過家慚李膺巖棲倘有約相與棄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妙文辭高處無與敵多財爲身累終老汗名蹟人生取予際千載觀令德苟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好名未知道古人有揚雄著書欲傳世不暇脩厥躬聖言德之餘屈伸與天同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賈生信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媚忌一死尚足多千秋想奇氣幡幡市井人出納量錙銖積財至千萬侈然夸有餘華堂古廣陌列肆遍通衢朝餐聚俠客莫飲羅名姝一朝與法遇家破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郭解既夷滅季倫亦門誅安知子原憲窮巷歌唐虞

脩德以詩寄次韻

黍羹淡無和腐栗舂難圓羞將饋俗賓歡笑置子前子豈乏粱肉對之每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挹嘉話不必枉華牋抱疴百日卧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髮脫影如僧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由增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細人忘名軌俗士爲利懵孰能使余慕君子固有恒營營苟得者恐以利易生徇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於斯弗自得徨欲番紳纓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真豈其卿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圓騏驥自致遠不以鞭策前

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間我嘉言著來牋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自昔得王子勃鬱氣爲增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所患泯道淺未免臨事懵何由與子隣講習日可恒温温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朱嘉逈出遺世情從我南山遊斷雲裹蕭精共悲徂喜怒靜閱猴冠纓生也尚審思勿言常布輕魏魏孔子業豈以爲公卿

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有序

成都大慈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草堂長老詩韻以寓別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爲謝之

浮雲出山中浩蕩隨去來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平生西方學所蘊未及施一朝忽乘興來謁崑峨師微笑坐談空傾城走群緇遂令好事者懶問子雲奇清香焚柏子細雨洒楊枝相逢話鄉曲塵尾不暇麾越蜀萬里途各處天之陲胡爲偶至此欲語忘其辭歷歷世間事星星鬢中絲迢遙無所嬰老大秖自知

已江復舉棹故廬訪遺基散懷天台月濯足楢溪漪我亦倦遊客歸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徘徊將何說秖恐負明時

家兄寄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答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良宵見明月喜躍如有求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叡鯈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王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璆酒行聞雅歌鹿鳴和呦呦豈無辨難言禮義皆先猷脫畧輕萬事高視矚九州每畢楚漢業或誤良平謀奮袖時抵掌舉觥借前籌座間二季父豪俊邈無儔慷慨頗遙起自許公與侯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夜闌得秀句叩戶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啾席寘欲亡酒輒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亡兩悠悠庭闈音容絶門戶變故稠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脫湫惟餘老仲父衰髮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含情面尊俎感歎蓋有由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酬發函清淚墮紙濕不可收永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于今會飲歡頗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難與時人侔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鏤願伯善扶持重使楹棟脩

庶免傾壓虞百口蒙庇庶我愚更懶情樸學愧前脩術疎何所成言高每難讐空懷濟物志憂深談孔周歲華易爲度自哂等浮漚長恐隊遺業上貽先人羞伯也幸閔我正救愆與尤復爲戒諸弟敦睦無相猶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旄骨肉豈異人風波同一舟持家尚禮讓處衆貴和柔堂構倘樹立梓杞加丹髹重遜當時盛豈特才藝優世欲登虞唐吾將老林丘終期友愛樂黃髮叙綢繆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歌竟視天宇寒光衝斗牛

寄好義

同鄉不相見動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茲辰雄談有遠趣文采驚世人譬彼陋和質衆目咸知珍陋俗之奇士懷抱欝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爲振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舉首視大荒汗顏慚此身深衷非一端欲語未及陳胡爲復求去重使別恨新夙負江海情恥爲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嗔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地遠會面難情深嗟別速今衝微雨去欲向誰家宿山城碧雲裏茆舍清溪曲莫厭官寂寥終期化夷俗

巾山晨望東錢克温

月落江水明疎鍾發林杪濛濛山氣合歷歷川光曉妙靜玄化機縱意群動表悠然悟真趣忽覺天地小是身本無累萬事相紛擾願釋經世情於茲共幽討

閒居偶題

雨歇堦草淨鳥鳴叢竹中偶無輪鞅過遂與山林同晞髮庭際日振衣松下風自非捐世故誰得此相從

勉學詩二十四首

殘燈結成花枯木化爲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人心最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曾高愚曾賓直解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耳鬢及時不努力老大成蠢蠢

樹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二五學書計逢人多禮儀二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緌今來謾不省古道當如茲欲作高高臺爲爾寘作基欲求深深井爲爾遠爲期不聞鄒孟學遷自祖豆嬉人材日衰少善保脽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眄之百憂爲爾忘惟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脉草木俱欣芳

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當
嗟哉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
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一門無二志謦欬生春風
豈惟董閭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屋下松
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
鵲鵲桑梓樹遲遲杖扈音未曉父母頗已起恭敬心
樹木手所植杖扈身所任此物猶足重況彼鍾愛深
父愛我亦愛不間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莫墜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
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
田家一聚散草木為枯榮我願三春日番光照紫荊
同根而並蒂鵲鵲共生成
妻賢少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
室家兩相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驩花木羅春陰
雖云一樽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
家睽在婦德彖繫有遺音
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寖參三代音於此猶見之
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為
冬夏適溫清芳鮮在盤匜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
奈何報木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
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為制禮進退隨天時
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
譙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蕩滅節義終持操
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志已埋黃蒿
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
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真金不畏火見此女兒曹
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不鍊古士麟五色
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內險不可測
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蟲食堂堂美少年化為狐與蜮
人心天機在利欲日夜昏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
斧斤一時緩惡木何由斷莫畏根株深所憂筋力短
古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亦反覆簡默終無他
可磨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慎談天有辨誇縣河
心原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
旌旄出廣路百步辟人行前騶與後擁不絕如雷轟
人生處困阨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
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城未懷鼎足戒毋使公餗傾
五行各異氣萬物無全材聲當配匏竹味即調鹽梅

何器不適用有根當復培山中多松柏城中多第宅
孟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即墨乘孤危群心做死鬬燕士不敢支
一朝寵祿盛惜身思自持人敵竟不下大冠空若箕
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危龍爾將何爲
動懷首鼠計退與災禍期向非魯連子身死節亦虧
鸞鳳寡儔匹王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昔無多
輕車駕駟馬妙舞陳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
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
至親隔咫尺舉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内同作兄弟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
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粱肉爲爾不能飧
群生本一原有此惻隱端胡爲自汨沒功利日相殘
辟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簞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
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百草水面亦生波
長城備外侮室内起干戈非關絶地脉乃是傷人和
不見豐水上靈臺翳羔羣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民歌
鍾塗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黄河西北來云自崑崙墟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
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
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癡人用小計顛倒若無求
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粟菽味克飢常人未識察往往爭好奇
貪奇不顧實刻成無當卮大鈞播萬類瑣細各有宜
得時易長養失叙徒施爲哀哉揚朱淚滴向他路岐
正途亦甚坦舍此將安之
蜘蛛解布網蜣蜋能轉圜萬物各有役何人得安然
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絶編
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墮勇志如奔泉
好龍非真龍藻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谷凛然異
六經豈虚文中有無盡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閟
皎皎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翻閱何容易
曾參之一唯已往難再值
勸爾一盃酒君行莫匆匆君心雖欲速道路久乃通
東可窺大壑西能越空同不憂歲月晚但憂筋力窮
三年刻斤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難爲藝則已工
小事可喻大願言置胷中
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丹朱或白如瑩素
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
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栢壽並金石固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艾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洛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蜀王殿下賜行厨酒膳奉謝

天門傳詔飛金符帝子發春朝帝都萬里巴江引軸轤朝離瞿塘莫荆巫牙旗羽扇照江湖馮夷操楫龍伯扶威振海若驚天吳冀衣登朝玉陛趨至尊撫問情欵紆奏還大國天語俞却從周秦行坦途乘傳西來試馳驅日行三百尚未晡親藩留宴爵歡娛秦民擁路觀金輦口稱盛德目睢盱共說賢王世所無南入荆門喜氣蘇蜀邦密邇忘崎嶇山花爛熳雲模糊緑樹清江如畫圖漢中小臣章句儒早向王門曾曳裾是日來迎拜路隅按轡遥看咲且呼暮抵行宫侍直處華燈照夜舖裡氈從容前席講典謨玄談蠅聚如貫珠上探千古周八區鄙諺榮辱聖爲徒更闡喜極行玉壺叩頭舉白紅生膚侍臣奉教恩意殊大官美醞貯行厨特賜歸飲不用沽上尊琼味甘且腴受之無功辭有辜心感王恩厚矣乎獻諸祖禰頒妻孥抑致朋僚洗豐觚共飲相歡同賜醺平生飲水兼茹

蔬秖將鉛槧代耕鋤近爲校教食民租尸居靜閱年歲徂世人視之等泥途賴逢聖主意氣乎討論聖猷師古初經綸萬理髮在梳小臣學術本麄踈志廣年荒才更迂輩同溟海肯納汗欲致衆駿先收駑願王道德爲世模摩撫疲癃恤鰥孤南漸瀘戎北羌胡陽和發生無朽枯育民興賢語不誣行致孔明與夷吾共康國政秉事樞保釐西土佐唐虞不數蠶叢及魚鳧吾王端拱化日舒從此感恩非一夫

歌風臺

歌風臺下春水黃歌風臺上春草碧黃河之水日夜流碧草年年自春色漢祖當時爲帝王龍泉三尺飛秋霜五年馬上得天下富貴樂在歸故鄉臺前老人爭拜跪柱杖麻衣見天子龍顏自喜還自傷一半隨龍半隨鬼翻思昔日亭長時一心捧檄日夜馳即今宇宙過四海一榻之外誰撑持却令猛士鎮寰宇安得長年在鄉里可憐創業垂統君后使乾機付諸呂淮陰少年蒯將軍金戈鐵馬立戰勳藏弓亨狗太逼迫解衣推食何殷勤致令英雄遺婦手血濺紅裙當斬首蕭何下獄子房歸左右功臣皆掣肘還鄉悲唱大風歌向來老將今無多咸陽宮闕親眼見不忍荆棘埋銅駝臺前老人淚如雨爲言不獨漢高祖古來世事無不然稍稍功成忘險阻荒祠古廟名歌臺前人已盡今人哀感激悲歌下臺去斷碑春雨生莓苔

潼關

潼關將軍才且武五千士卒健於虎朝廷養汝爲何誰盜賊公行如不覩昨日官車將到關西風放顛塵滿天錢囊衣篋繫車後欲來掣去同鷹鸇南望京師五千里僮僕所資餘有幾離家漸遠親故稀向我長號淚如雨嗟嗟僮僕汝莫愁聖人在上治九州會看海內皆富足關不須防無盜偷

淮陰

淮陰城頭落日黃淮陰城下秋草荒古城西繞淮水長猶如背水陣堂堂當時大將功無雙顛蹶項勇莫當丈夫何乃爲假王至今遺恨令人傷漂母一飯千金償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貴莫量嗣生此語無忠良慎弗出口遺吾撞歌風帝子歸故鄉思得勇士守四方胡爲鳥盡良弓藏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

機獨向桐江釣煙水

赤壁

東戛口西武昌赤壁峭絕當中央奸雄將軍氣蓋世敗卒零落慚周郎得鱸魚沽美酒孰若黃州蘇子瞻謫向江湖動星斗噫吁戲曹公氣勢蘇子文章人物銷鑠塵跡荒凉惟有江水千古萬古空流長

吊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非胷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王山巳頹扶不起脫靴力士嵇羞顏捧硯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巳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疋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凌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巳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咲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敢廉天人西遊夜郎採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臣廬銀河掛空洒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全閭老奴汚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憂魂飛度南斗傍咲酹廬山一巵酒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叶虞舜盡傾江水洗衰區

題李白對月飲圖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中下有萬頃之長江揚波泛彩清若空江風吹人色凄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斗酒何足論舉盃宜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儔酣意氣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得但見月與河漢俱西流僊人伐桂樹玉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莫留昨日已浩浩今日復悠悠人生如飛光及時不飲空白頭君不見月中玉兎搗靈藥不能醫此萬古愁何如醉卧長不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混六合間浩然何所求

徽宗花鳥圖

宣仁升遐司馬死宋祚當時已中否豈知禍亂猶未休更立端王作天子簡書四出捷星馳重見熙豐舊設施太室既崇荆國祀朝堂新列黨人碑廷臣往往多鉗口四海禎祥無不有萬金寶蔵造池臺千里樓船載花柳君臣自詫文德修不數唐漢追商周陳鍾考鼓按雅樂厲甲揚戈昧遠謀宮中從容萬機暇酣飲逸遊忘晝夜御輦時過宰相家微行或飲倡樓下宣和殿内玉屏風綺席金爐處處同詔遣内官宣畫史時招衆筆極形容神機密運回天巧萬歲脩呼盡稱好玉礲蒙軸錦裁題墨署花書未篆寶心怡意適藝愈良自道丹青過百王盡將兵籍副邊將還信奸臣斥俊良契丹滅後金人喜猶剖王封賞閹竪露布初騰紫陌塵天驕已渡黃河水汴京鎖鑰一時開雉扇鑾輿去不回圖書萬卷入沙漠奎璧無光天爲哀祇今俯仰三百載南北興亡幾更改廢陵已發社無基尺素誰家尚收在吾知此畫非人爲當有神物常呵摩故留花鳥在人世要俾後來懲戒之古來君德在仁義小技雖工何足計不見昭陵一藝無偉績鴻名照天地

錢氏家山圖

錢君望鄉勞夢思陳君奮筆爲寫之毫端欲吸驅鬼物風霆捲地山川移紫雲峯高當面立獅子灘聲轉山急翠竹搖風市塵遠青楓夾路樵歌入山脚盤迴到石門桑榆深映數家村百年丘壠澤未泯中古衣冠今尚存高堂老人年八十皓首紅顔瞳點漆柴門拄杖望兒還坐聽庭烏心若失錢君一見增喟傷此身如在淮水傍摩挲門戸欲歸去細看無路堕渺茫乃知陳子善戲劇故假丹青惱胷臆世間萬事無不然畫地作餅安可食陳子亦是憶家客不特戲人兼自釋沙際扁舟已上檣何當共載歸故鄉

題南屏對雪圖

昔年歲莫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雲天欲墜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絶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偃人宋夫子紅顔白髮青貂裘坐談今古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瓊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堤一時嘉會難再得僊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

圖正貌南屏舊遊述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墨俱絶倫偶然揮洒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

江山萬里圖

我昔奉勅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僊槎二月出龍河萬里春風掉晴雪吳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峽眉亭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雲遮斷三山青烟蕪漲緑知何地白鳥雙雙沒淮樹片帆風滿疾如飛矯首驚看坼流去大孤小孤横雪波匡廬五老青差峩九江秀色嘆奇絶半空飛瀑懸銀河推蓬竟日閑吟倚瞬息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壓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好山遠自峨眉來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峯九點落空翠重華孤墳安在哉武昌地轉多遺迹隔岸鳥鳴瞻赤壁烟焰旌旗魏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會登黃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即從鄂渚權明月沂流直上窺荆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蠻雲遠相接欲向夔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峰前路欲迷瞿塘灩澦聞猿啼五溪越盡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萬里檥西看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擬相如咲擲索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鸞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覽發長嘯滿襟爽氣高堂秋

題王叔明墨竹爲鄭叔度賦

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趙公之外孫苗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歎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傳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煙雨冥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失硯嘆

吾家石硯玄玉色來自扶桑海中國盪摩日月露光精吞吐波濤含潤澤天生奇質爲世用海王龍伯不敢匿少時得之方外人四座傳翫皆歎息二十年來親翰墨北走洙泗西梁益錢塘會稽屢遊歷鬼神呵護同珠璧水怪山精皆辟易佐我爲文焉胷臆上探玄化與爲敵宣暢民彝輔皇極雲雨布濩飛霹靂倏

忽變遷靡定述謬致聲名驚四方招謗速俑不煖席其間損益兩相補硯也於余良盡職豈知萬事不可料昔者相親今不得潼關群盜何大劇竊瞰行人俟昏黑金錢雖失不足歎此硯使我深痛惜我非玩物有偏愛又非昧理苦敝惑直傷美器不遇主有似賢才受驅迫真殉奉使陷叛臣蘇武持節幽異域忠肝義膽貫天地豈忍包羞汙卤逆孔子春秋至謹嚴細事不肯登簡策大弓寶玉二物耳特書盜竊懲亂賊我誅鼠輩恨無力者作有心裨六籍何時見汝生羽翼奮飛重來侍吾側不然變化爲星辰照臨下土常烜赫外物聚散如置奕胡爲念汝長戚戚君不見自我得之失無慼不如蕭公差達識

扇

寒藤陰整懸風霜剡皮擣骨收溪光銀漢半邊秋月白璚臺一幅春雲香青旗翠纛湘潭竹實刀纖纖破寒玉束來十二碧琅玕鳳骨凝香冷盈掬吁嗟造化由天功乃知製作歸良工膠添投情作鸞偶卷舒懷袖生清風清風飄飄可人意忽覺簪名滿天地南州溽暑恩愛多只恐凉颸入庭樹

紅酒歌

田家八月秋秫黃脉肩滿榼金穰穫西成萬室喜登場斗酒勞慶年豐祥天台山人傳秘方釀成九醞丹霞漿紫檀檀頭秋點長絳囊醅壓甘露凉徨紅顆滴真珠光蔘花色比桃花強薦新設席請客嘗風吹桂花滿屋香餘出肥鷄一筋肋橙斫雙鱠雙螯霜不須琥珀琉璃觥不須太白力士鐺我愛真率田家郎磁甌瓦盆罌木觴爛熳爲我澆吟腸新詩吐出雲錦章醉來興發恣豪狂高歌起舞當斜陽出門一笑爾汝忘大江東去煙茫茫

食羊虎肉

白額咆哮振山谷老羆見之驚且伏一朝強弱兩不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美酒爲解紛酒酣一醉更懷古千載英雄羆與虎

蕨箕行

並海飢民千百數携鋤上山斸山土蕨根已盡斸不休力絶筋疲未言苦屋頭五日無炊煙十步九却行不前全家性命係朝莫弱子假息阿母哺昨日斸蕨僅盈斗今日蕨根不滿手但憑斸蕨保餘生再拜青山感恩厚青山青山爾勿倩明朝未死携鋤來

海米行

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高小非薺婦女携籃晝作群採掇仍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煮米爲飯充朝飢莫辭苦澁不下咽性命聊假須臾時皇天不仁我當死兒乃催科急如矢來牟擬作日月期欲保餘生更後爾嗚呼棄止不復陳椎牛酣酒何爲人

遊峨嵋

楚客求丹梯泝流三峽踰五溪浙僧訪佛祖一錫凌空向西土江左儒生尋謫仙相逢共上峨嵋巔峨嵋山高氣磅礴萬朶蓮開青插天天高地遠望無極海東日出扶桑赤氣衝衲衣舉光搖角巾明眼庇汪洋巨鰲動耳邊髣髴天鷄鳴龍宮對月窟曾聞謫仙遊霞光疑不散復述今尚留千崖崩摧勢欲墮羽流緇侶參差坐七寶嚴留供佛燈萬松龕起燒火風霆蕩滴雲樹糢糊虎豹接跡猱猱鬬呼星漢當頭手可摘靈芝甘露無時無雲漏日分光一線金蓮白象分紛紛而來見萬績動兮天樂和仙之人兮夜經過忽神驚而目眩豈事幻而說頗覩謫仙而無有杳鳳管與鸞車塵心未斷懷鄉土青鞋復踏來時路行行回首語青山石室無鎖門無關重來有日當躋攀肯效趙趄囁嚅徼名勢坐令塵土涴朱顏

題萬間室

少陵老翁餓瀕死意欲大庇天下人一椽茆屋不足蔽風雨安得萬間之廈蓋覆四海赤子同欣欣言狂意廣不量力至今世俗聞者交咲嗔侯城小儒愚獨甚不敢嗔咲謂公之意厚且真古來致亂皆有因大臣固位謹持禄其計止爲安一身高車大纛耀侈富子女玉帛驕里隣安危得失百不知更僭膏腴便利田宅遺子孫生靈窮苦墮溝瀆寒士困悴無衣紳彼也珍羞綺席歌舞燕樂窮朝昏老翁哀痛實爲此熟視鄙夫儉子辟之大鼠加冠巾曰我得志有不爲嫉邪憤世欲救其弊忘賤貧至今已閱八百歲知翁之意世獨少蹈翁所惡常紛紛侯城子爲是懼人受天地中何以不與禽獸草木爲等倫一心運萬化五性涵義仁下補后土所不能上賛皇天之闕燮調寒暑撫五辰大禹疏百川伊周綜理禮樂政教與世爲陶鈞孔子孟軻不得位著書明道亦與治水極世之功均吾爲孔子徒恐汩流俗同沉淪故題一室曰萬間坐覺宇宙亭毒氣勢皆前陳身賤不敢論政教誓將修復孔業爲世開昏闇室中左右列古書亦有諸史所筆志義之士忠良臣闕有子厚洛有伯淳群公近

出皆鳳麟美哉子厚西銘之說何諄諄吾恐當時亦感悲歎意故立此論可與日月同光新爲君不知此無以建皇極爲臣不知此無以康兆民願寫此書千萬卷洗濯鄙胷與私智使知林林之衆皆吾共出而同娠視之不至越與秦盡變呻吟愁歎之俗若去寒沍逢陽春小儒不惜獨困處此室作爲雅頌歌聖神見中國大治同周旋

滄州趣爲台城趙生孝禮題

少年負奇志味道輕神儇縛虎千仞崖斬蛟萬里川東指扶桑西月窟以手捫天問天關醉中欲奪羲和鞭驅策六龍下漠渤歲華忽復晚奇功竟無成恥作楚狂人甘爲魯諸生俯首蓬屋中被褐勘六經憂多髮白早觸事萬感盈擬從安期輩採藥遊蓬瀛蓬瀛群僊別來久聞知掉頭還拍手世上憂勞早已知身後功名復何有棄我如敝屣不肯相攀援登高發長嘯目送白鶴歸三山我友王子喬示予海嶠圖孤峯拔出數千尺丹光雲彩交糢糊下臨無地上極無天漚波浩蕩望不極恍若巨鰲掀舞勢與元氣同回旋金銀宮闕隱倒景翠綃絳節在眼前對此悃心賞便欲乘風與俱往恨乏同心人臨岐獨惆悵趙生天資妙訪我東海頭清談雄辨有僊趣坐覺毛骨寒颼颼生方讀書取青紫我已屏跡棲林丘他年謝事倘相會與爾共作蓬瀛遊

許氏龜巖行

寧海許子名績字士成年踰三十事母以孝稱士成六歲失嚴父母氏祿抱避亂慈溪城于時鯨鯢奮擲東海沸紅塵滿天波血腥流離異鄉幾寒暑慈母守義志節如霜明盜平歸來閭里驚母能愛子復善教紡績衣食使入庠序拜揖從先生所學在大倫耻以文藝鳴家居近市母不樂又爲迎至龜巖之下養且耕兒壯母髮白諸孫長大能扶王母行士成歲時奉觴爲母壽蹁躚拜舞同孩嬰食有黍稻殽有牲母氏感舊涕泣難爲情士成念母守節苦身賤莫達天子廷每爲鄉閭道母事辭旨悽咽弗忍聽縣令不之察郡守不爲聞朝家有命誰能旌悲哉士成之恨何由平嗟嗟今之人豈無高車大馬垂華纓推恩及父母丘壠沾光榮立身奉法不能諱雖有恩寵無由承身死汙辱增宗族愧醜父不願以爲子弟不願以爲兄孰若士成隱居不仕行修于家馳令名龜巖土厚且沃龜巖水甘且清龜巖之人誰與許子京許子之賢

毋所令鄉人祝許氏毋子年百齡毋爲人婦法子爲事親之準繩嘉爾毋子孝且貞龜岩之高與天俱不傾樂哉士成配岩永久流芳聲

蜀道易有序

昔唐李白作蜀道難以譏刺蜀帥之酷雲庵後帥皐治蜀陸暢反其名作蜀道易以美之今其詞不傳皐雖惠於蜀民頗以專橫爲朝廷所患暢之詞工否未可知推其意蓋不過媚皐云爾非實事也伏惟今　天子以大聖御極殿下以睿哲之資爲蜀神民主臨國以來施惠政崇文教大賚臣僚及於兵吏内外同聲稱頌喜悅天下言仁義忠孝者推焉西方萬里之外水浮陸走無有寇盜商賈駢集如赴鄉閭蜀道之易於斯爲至矣臣才雖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時白不敢望臣也因奉教作蜀道易一篇以述聖上及賢王之德名雖襲暢而詞無濫美頗謂過之其詩曰

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難陸有重巖峻嶺萬仞鏡天之劒閣水有砰雷掣電懸流怒吼之江關自昔相戒不敢至胡爲乎今人操舟抹馬夕往而朝還大聖建皇極王道坦坦如絃直西有雕題金齒之夷北有氈裘椎髻之貊東南大海際天地島居洲聚千萬國莫不奉琛執贄効朝貢春秋使者來接迹何況川蜀處華夏賢王於此開壽域播以仁風沾以義澤家和人裕寨兵斂革豺狼變化作騶虞蛇虺消蔵同蜥蜴鑿山焚荒穢畚水剗崖石帆檣罪履任所往宛若宇宙重開闢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四方行旅絡繹來遊西覽德成都萬室比屋如雲桑麻蔽原野鷄犬聲相聞文翁之化孔明之仁嚴鄭之節楊馬之文遺風漸被比鄒魯士行賢哲方回參方今況有賢聖君大開學館作論典墳坐令政化希華勛徵賢一詔到巖穴咄爾四方之士孰不爭先而駿奔王道有通塞蜀道無古今至險不在山與水只在國政弁人心六朝五季時王路嗟塞沉遂令三代民盡爲獸與禽當時豈惟蜀道難八荒之内皆晦陰戎夷雜寇盜干戈寨如林今逢天子聖賢王之德世所欽文教洽飛動風俗無邪淫孱夫弱婦懷千金俾吏熟視不敢侵蜀道之易諒在此咄爾四方來者不憚山高江水深

爲王泉山人題

天池直接扶桑東百川委會來無窮兩崖爲門障海

口大江中流潮汐通豐山橫鶩東奔放浪嚙沙崖穿玲瓏翠鳳飛來白銀闕金鰲湧出金蓮宮天台赤城此磅礴間氣往往生英雄鴻儒碩士世不乏神靈秀異天所鍾王泉山人獨嗜古食貧力土專而工結廬椒江望蓬島坐看海氣浮青紅含嚼英華嗽芳潤吐納光景噓長虹群僊窈窕羅几席洪波浩瀚涵心胷最爾一鄉不滿意邈焉四海將奚從日披黃卷對賢聖上並周孔齊羲農國風雅頌導于正典謨訓誥操斧中權謀智術競趨利玄談清議咸歸空濂洛蜕起樹名教千載道學開百聖仁義行師佐伊呂禮樂出治咨夔龍拯救生民布仁化此心炯炯今昔同食息憂寮若見之上下議論相磨礱論交豈止一世士直追三代還淳風屈伸去就隨所遇仕止進退皆從容某山某水吾釣遊歸來舊隱巢雲松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前年停車汴水陽鄭公延我政事堂是時梁園花亂發遊蜂乳燕春滿墻綠酒浮觴面玉白綉衣耀座腰金黃豈知造化不容物俊傑俄爲土中骨重來訪舊無一存冠蓋年華兩飄忽堂中遺跡傷人意粉圖素壁銀鉤麗道廣常懷濟物心數奇竟負匡君志文章爛熳空自苦政術庶平索誰繼官僚薦書嗟我遲妻子思家歸未遂感此臨風涕淚垂出門上道風塵驟西行境內五百里到處逢人稱善治洛陽城中迎歲新正思昔日梁園春河南忽過張火府意氣遲同鄭老直巑梅盈庭花瑶瑩銀燭照夜光璘珣登高訪古隘八極勸酒呌談驚四隣我被虛名浪驅東奔走皇皇炊不熟明朝又渡濕水西行李再經燒棧北丈夫會合當有時各展忠貞報王國

東河驛值雪次茅長史白戰體韻

東河氣高地常冷越客入山愁目晾蹇驢破帽闖驛門敞屋疎籬耿燈影更闌藉草始一寐夜半雪來初未省窓明恍訝烏繞樹身倦宛同蛙伏井鷄鳴起看眼生花瞧熟山童呼不醒積深已覺擁藍關勢遠直疑沾庾嶺穿簷入隙如有求塞戶填堦豈須請瓦溝早滴爲炊煙水面難消因泛梗樂事偏宜壯士徵清氣先入詩家茗平鋪道路混險夷蓋覆乾坤掩瑕眚空山難行無客到高卧閉門終日靜春來一月尚嚴凝天上何人調九鼎半生對雪走四方奇絶愛此林壑景長松壓重龍虎怒巨石羅陳[illegible]整北風末勢更飄揚斜照餘輝愈光炯南望殊憐京闕遥西顧頗

覺歸途永未湏玩物遠憂患有形易化皆幻境明朝陰翳盡掃除天際諸峰翠相並乘興伸眉且一咲人生飢寒非不幸莫將詩句效蘇公淮陰詎肯僭嗜等

愛日堂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莫虞淵堂上有親雪滿顛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寄貧

朝飡粢一盂莫食蔬一盤胷中六經粲星斗筆底萬卷馳波瀾人咲先生窮不恥先生嘆人愚可鄙終朝醉飽百不知何異腥羶飫嫂蟻世上群兒昧重輕每是螻蟻非先生縱令先生窮至老猶與日月爭光明

覽以德用中二友和東坡喜雨之作

席前衿佩多如雨危坐談經亦良苦請堂日晏未朝食舌倦唇焦面生土小齋退食閉扣門倒屣起迎咽還吐知是兩賢送詩至咲却杜康麾陸羽錢也駿馬氣莫當陳也奔泉勢難禦元祐詩壇不易登俱欲升堂啓其戶文章由來關政教道術何曾間今古每憐陋儒不自量詆訶前人竟奚補浪與唐宋較優劣有如癡兒侮厥母蘇公風骨真天人駭視四海手摩撫二南洋溢騶虞出九韶鏗鏘鳳凰舞列僊得道行御風漢相鬧居老食乳神奇變化脫邊幅怒罵嗔癡皆新語眼中不復見此翁雲月江山落難主我征自少喜翰墨僻若惰農服田畝嘆彼幺麽星辰出塋公光隊日當午二公豪健敢扳附蓄積穰穰冒倉庾大篇屬和意有餘坐覺詩名動城府當今聖朝任英俊雅頌耳作聲教普吾衰才薄子勉旃振起斯文繼前武

渡淮後寄宗文先輩及諸士友

長淮風顛浪雷吼爭渡千人喧渡口蹇驢破帽衆所輕行李甘心落人後臨淮先生交義深視我重比雙南金席前弟子總英俊相携擁餞淮之陰就中孫玭藝且勇奮袖登舟氣增重扶顛禦侮況有人病身幸免波濤恐掛帆長嘯煙霧開主人謝客緣城回孫也追隨不憚險艱危可仗真奇才世俗結交看勢利有勢相依無即棄賤貧如我豈足憐脫落几情見真意賢豪邂逅何所無排難多由奇丈夫古人事業望公等欲輔國步湏捐軀

次鄭好義紀夢韻有引

昨承寄示紀夢長句諷詠之餘不勝感歎因用增至二十五韻以道鄙懷答雅意尚正

教之

奇材偉人世不作太息斯文付寞漠承君忽枉紀夢篇喜極長吟淚交落雄辭璀錯迸星芒險語鏗鉤飛電雹念我雖知意氣真感君復使情懷惡憶昔與子在京師王堂老俠侍幬幄冠蓋追趍禁闥深朝廷尊寵禮數渥聲名如雷動天地震起螯虷伸屈蠖國有著龜民有師水之海濱山之嶽升堂執業集英彥寶帶朱衣雜南朔朽材浪跡偏見擯繩墨臣持重罷鄙子時好脩美文藝清談劇辨相娛樂公於多士雖並收視我與君尤不薄龍驤咸歸伯樂厩天球本出荊山璞要爲國家樹基址屬望吾人與禮樂安知垂老萬里行直泝岷江踰劍閣死生契闊恩義乖音書隔絶道路邈索居卧病東海上舊德棄捐徒歎作夢中見公疑尚存雅度高風儼如昨公之神明在宇宙陟降照臨焉可度或乘鸞鳳驂麒麟或奏韶夏陳羽籥鈞天清都足豪俊講道論文恣歡謔應悲我輩混世塵俛首顰眉語咿喔獨念靈檄客西土明詔未許歸故宅昔家召見欲奏論造次自疑難感格　聖君霈澤覃萬方寧使遺骸委夷貊子文無後善人懼焉遷有書心事白所憂陋拙忝知已昭雪孤忠負前諾公心豈不望後人入夢語子意甚確子兄文章極醇雅典國製作名桓赫爲銘功行播遐邇可配史傳垂簡策子將繼踵縮章綬便當任此千古託如吾自料乏時才空言駭世徒宏鄺水北山南結茅宇弟唱兄酬老耕穫著書倘可寓王制未死尚期明聖學與子他年擬見公公歸應化遼東鶴

寄脩德

平生識字不滿百浪竊聲名有慚色反觀身世每自鄙何以使子心莫逆前月馳書許訪我恐我無錢厭窴客惠書問疾繼踵來爲賀更生重悽惻我力不能事耕稼性又不耐營官職承明辭歸茹黎糗侯封羨食誰願易今年癘鬼忽侵凌寒熱交爭類勃啟垂頭伏枕二十旬腰腹枵羸面如腊嗌乾恃粥不善飯下淋須扶還按壁向來意氣隘九州頃步顛蹬真可惜所忻元兄督家政甑石無儲免憂戚抱書欹卧困即眠見客暫起飢輒食萬事盡拋思慮表一身豈郤飢寒迫古來賢豪例窮苦屠兒販賢千金殖皇天予奪有深意衆生淺闇何由識君來不須念我貧厭飫仁義非外得薄田近穫十斛麥炊之作糜可朝夕溪南磐石廣數仞墻頭新筍高百尺竹間讀書石上卧青

雲爲蓋苟當席頗聞海上有巨鰲鼓舞洪濤氣腥黑請君持竿巫一掣膾肉作脯如山積盡俾黔黎飽君德與君大嚼醉千日免使窮愁惱胷臆

送劉士端歸括蒼

憶昔　高皇定華夏海內遘屯龍戰野幃幄謀謨三數公君家中丞最蕭洒軸轤十萬擣虛來帆檣敝空聲吼雷從容決策掃強寇手扶日月滄溟開盜犯洪都突彭蠡砲石星流湖水沸御舟閣河諸將譁神箭穿顱逆酋斃是時中丞謀畧精指揮英傑江南平掀髯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群臣驚寰區混一定勳賞鐵券金符頒土壤中丞獨擅翊替功賜號每爲諸伯長青田宰木三十年　高皇儆馭亦寘天國初故老尚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忽見聞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含咲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旰食未敢干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與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嗚呼志士古所稀留侯武鄉今是誰九原招公倘可作爲解四海蒼生危

題王節婦

妾入君門知有夫夫雖不幸夫子孤人生必死死即已大義一失將安圖爾有金如山我有心匪石頭髮可斷頭可得以死報夫奚所惜幽哉荷蘭芳在彼澗水湄荆棘非不繁永終保今姿千秋萬載苟可滅白日成塵海成血

楊節婦

良人贈我明月珠永託團圞誓無遠豈期生子髮未髫竟以王事捐其軀妾身既作楊家婦撫此孤兒事堅守明月之珠深自藏千金不落他人手青絲髮斷今復長妾心直與珠爭光推門鬻市卒不售死將地下還阿郎玉堂學士文章伯爲發幽貞播金石千載少似曹家妻凜凜遺風可相敵

題許節婦傳

渭水不可濁豈與常流俱節婦不可辱自與常婦殊節婦之節良可書書出大手名斯垂嗚呼奇花異卉人難植瑞麥嘉禾不可常種得

寓懷

子規聲裏具蠶熟是爾纍纍照人目踏車已作春雷鳴我獨無人冷機軸薾老蛾飛爭奈何愁端寥亂如絲多故人一去不復返徒有血淚如春波新婚已盟

未諧耦青鳥傳音在春後青春會少離別多心事殷勤向誰剖君不見古井淵源百尺深欲汲未得勞人心井深百尺君莫恨但恨繩索無千尋

聞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荊花樹五聲落月照疎櫺想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汚堦前蘭茁紫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遊每聽鵑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鵑聲能白頭

律詩

懿文皇太子輓詩十章

盛德聞中夏黎民望彼蒼少微臨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劍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寬太漢規模厭世嗟何早蒼生恨欲枯

監國禪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已失群生望空餘萬世傳長江一掬淚流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鼉鼈懸寶命笙鶴動哀音誰紹三皇治徒傾四海心闕中諸父老循望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未登宸極定恐見泰山頹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慰聖情

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公論當時定千秋有頌聲

虹光流渚日五馬渡江年聖質中興運天倫位正傳

德隆尊未極仁與壽難全辭慶番中古皇家世有賢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

銳意思寬政溫頒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六龍猶未御萬物已昭蘇使處尊崇位應無凍餒夫

不知天上樂還憶世間無八極遨遊暇蹴踘顧帝都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

日月還升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右十詩蓋以寫臣子之至情而寓攀號迫切之意未嘗敢以示人今以記事靈殿適舍弟以諸生來見感泣乃書以與之然辭之卑陋而事之隆重身之踈寡而道之崇高宜其不足以形容之也

大行皇帝輓詩

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圖治道側席致賢臣

王氣金臺曉仁風王宇春忽朝雲晏駕率土淚沾巾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有序

臣伏承睿恩撫問兼賜良藥及鼻比講席拜受之餘無任感荷敬次勝訓導所寄詩韻粗述瞻仰之誠辭句蕪拙乞垂宥察而正教之

李甚

超悟天人際從容禮法中豪端錦江水塵尾雪山風善共東平樂才看異北空感恩慚獨厚箋疏許頻通壤地三千里茲歌五十城廷多漢長者座有宋耆英立事多師古行仁不近名願存無逸戒佇見治功成

聽政憂民切虛心待士虔典章皆有據談笑總堪傳夜月初筵酒春風廣厦氈小臣懷德處舞憶白駒篇

大名傳海宇盛德冠時人文宇天垂象姿頎嶽降神仁施邦域遠年與憲章新頒沐恩波潤花溪理釣綸賢王思賤士欲爲制頹齡藥授還丹祕功存本草經駐顏唯鍊白鬢歲比冬青倘遂飛昇去長依傳說星

服猛本王政賜皮書閣中林泉眼如電文采座生風似可請周易寧須喚小空深思避賢者玄理未能通

應召赴京道上有作三首

搖落秋冬際蒼茫郵越間青山欹桃過白鳥背人還

問俗鄉音異消愁酒價慳虛名果何物不使病夫閑

官程催歲暮百尺可停牽煙浦高低樹晚江來去船

青山過越火滄海帶吳偏所遇無親舊懷人興耿然

客路喜暄暖初冬天始寒近京風俗異逆浪水程艱

人語吳音雜漁歌楚調酸畏途非好友懷抱若爲寬

病中述懷二首

臥病知爲國尤須謹未形盛強多過計安逸每傷生

燮理宜脩政賢沿乃用兵但令元氣固四海樂昇平

故交憐抱病意厚數相過憂患人難免方書俗易訛

衛生功莫說醫國理如何但喜心無恙斯民疾更多

送盧信道漢中點兵

喜子東南秀照人眉宇清早探經濟學已負老成名

治世難忘武邊城要足兵關河雖跋涉歷覽快平生

題萬間室

一室纔函丈何緣號萬間靜中存太極圖裏看人寰

舒卷心無外經綸意自閑誰能同此樂魚鳥亦歡顏

題曲徑

曲徑潛通市高墉遠背村醉眠忘作客靜讀懶開門

古學嗟中絕群經續已繁平生耐述意深恐負乾坤

次韻奉寄好義四首

真齋至出見寄詩甚懇渴諷詠不能已因

借韻述懷邑中還同宿偶作一首今并録上

初旭濕霜痕溪流緩復奔路因頻到熟心待舊交論
山勢隨村曲定煙接海昏知君多善教所至俗還敦
聞說幽居僻儼鬟翠嶵南陽坡饒美木曲澗會澄渾
問俗何方古藏名此地堪深期帶經往清夜擁爐譚
野性便時棄虛名耻世聞目緣多慮暗志爲好奇分
傍日翻書卷臨池寫練裙思君同雅興搔首誦停雲
混俗非真隱深居學避囂看雲山映竹坐石水通潮
道勝貧何病神完趣獨超遺經對千古意頗似聞韶
草没堦前石雲連戸外山位居人下拙身在病中閑
出處多難事逢迎有瘦顏仰看雙白鶴暮向遠林還

歲暮寄王脩德先生二首

杪歲盡日寒花悄悄繁律回春有信氷動水生痕
樸學慚經濟窮居廢討論都將百年意一咲付乾坤
長爾茅齋窄清談酒盞空天寒爐擅寵歲惡儷無功
計拙居鳩上身癯訝鶴同燈花咲愁絶故向夜窻紅

承宜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短律五首爲別

風檻臨溪敞幽人稱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
隣父邀尊酒鄉豪咲著書時艱知已少來往莫教踈
携友踏溪沙同尋隱者家雨多知稹麥土暖喜宜瓜
身願明時棄文慚世俗誇旅懷難一咲掇遣付流霞
於世吾何補論心子最知叫閽他日恨感事百年悲
地主能投轄天閒幸脫羈談經深夜坐凉月在清池
情深難遽別送遠却同歸衣濕酒塵雨路經垂釣磯
山童迎客慣國士似君稀且復聽雄辯前賢賴發微
千載康成學群賢惜異時典章秦火盡禮樂漢書疑
聚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次韻荅錢文學二首

幽亭斜日在佳興與君同屐潤催詩雨衣凉醒酒風
飛群穿草白蜂足帶花紅愁散身殊健全寬雲夢胸
雲山留客住尊酒賴君同照影林端月清心水面風
醉書詩草里咲剪燭花紅不是聽雄辨難消磊磈胸

題畫二首

得意支郎畫分明是米家亂雲浮雜樹遠渡卧枯槎
白屋孤舟迴丹崖一徑斜何時共漁叟洞口訪桃花
曲折成千里雲山儼一鄉林疎茅屋見水落釣舟藏
世路羊腸外僊家鳥道傍此身何處着箕潁意難忘

寄童伯禮二首

俗薄吾深厭家肥子孰過孝慈諸弟共才俊一門多
處世難同衆居鄉本貴和古來脩禮讓盜賊尚投戈

黍肉屢來饋寸心殊自憐傷羸增我過尚德貴君賢
握臂知身瘦捐書待病痊每懷徐孺子衰世道能全

催菊

蚤帶春泥種頻添沃壤培如何九日至不見一枝開

時過花何補天寒客懶來便須連夜發莫負掌中盃

代菊荅

生意本天得無人亦自芳但能娛晚節何必媚重陽
服食多延壽風霜獨擅場秖應夷皓輩心迹可相忘

過北山翁

避世慚無術忘年賴有翁山中九日後花下一尊同
江迥宜秋色林踈怯晚風放懷甘取醉舍此更誰從

送鄭履順二首

病卧思親友幾人能見過天寒念我至風義覺君多
取士周三物論才魯四科相期曾閔上歲月莫蹉跎

學是千秋事文非一藝卑古來傳道術誰免假言辭
魯史三王政周官百世規知君美才氣慎勿負深期

峨眉縣曉發次韻

渡水籃輿穩穿林草徑微勝遊方外得樂事世間稀
風過欹僧笠雲來掛道衣山靈應待久好去莫相違

謝群公送別

賤士何須送群公不世情聽鷄朝謁後並馬出郊行
心戀金門遠身依玉樹榮愁來今夜月兩地向誰明

道中過盧先生

先生獨無慮作客竟忘歸謾把詩書閱寧知世事非
秋風吹落鴈江樹隱斜暉少立橋邊路相思恨久違

春和　五首

幽人遊澗谷芳譽動京華暫食高山蕨終簪上死花
醉歌辭激烈老態影欹斜頹得萬間屋轉爲寒士家

山深諸蔵殖海廣百川歸材盖廊廟器文張錦繡機
魚龍將遠化鳥鶴漫齊飛爲愛賢名久人間萬事非

慨余徒就老羨子早馳名幽谷遷鶯語九皐孤鶴聲
課蒙聊給膳教子力勤耕身世相忘久山猿總不驚

念子身宜隱憂時志復存騰章吐■語索句發奇言
燕雀爭栖鬧豺狼鬪食喧寧知陶靖節遠意向田園

鄭生瑚璉器曾住此林丘死骨今埋土新阡誰樹楸
百年愁莫遣一盞樂誠優惟念雙親老無能爲爾謀

寄虔州教授蘇平仲先生　四首

懷舊輕千里無書遠七年論心思盖地會面極升天
名重連城價文雄萬斛泉何時絮危酒紀德浦陽阡

舊習深知誤虛名久自羞故人循比數文死昔同遊

婺女遺言絕胡公學制優料君施善教才俊滿南州
雞山同業士存沒兩無聞未盡人間用卓俯地下文
劉郎應屏跡鄭谷自清芬撥首看征鴈天寒遠索群
昔過東陽縣知君近始來留詩徒屬和無計復邀回
賴有梁園客同傾杜酒盃死生星散後感舊復憐才

二十九日 三首

揮淚勉勞日持觴孝義門敢承千古託恐負二親恩
善頌慚諸彥傷懷望九原寂寥生意盡空愧此身存
野人哀感日天子戊辰年已負懸弧意空吟陟岵篇
病身難報國歉歲欲求田槃室依先隴將心訴九泉
純木悲賢傑持家賴哲兄三人嗟莫並一世竟何成
毀璧千秋痛看雲此日情遙憐小兒子念我倚欄楹

遣病 十首

冬癘春仍壯身羸氣覺虛膚乾秖食粥眼眵廢觀書
行步兒童咲形容老病如平生千古意獨在悶難舒
病疢當歲晏冬去病猶存氣弱翻多汗心虛苦畏喧
此生應有命萬事可忘言向晚移書卷微吟卧負暄
底用憂微疾人多悔久生危機非獻畝高枕豈公卿
千古斯文託群經此日情廢興天命在得酒且須傾
急雨張燈夜臣床伏枕時食貧宜客少身病領春遲
道豈斯文著才非聖世遺用心耕鑿外榮辱竟何施
久病諸人問深居四壁牢故交貽善藥姻婭饋醇醪
閑厭虛名絆貧知古道高時來稍暄暖甘酌減綈袍
二月風猶勁寒生滄海波呻吟知夜永羸憊損天和
行覺冬衣重眠妨夜食多百年強壯日排悶付高歌
出戶迎人倦投床散帙迷幸衣嗔稚子煮藥愧山妻
葛令尋勾漏梅生入會稽病思方術士亦似咀雲泥
春風已兩月閉戶不相知百舌強言事衆芳空滿枝
官途多世難卧病亦天時應有簪纓者低頭羨我爲
飲酒留盃底攤書礙枕旁人扶俯冠撫客勸罷文章
穀雨催田父花時到海棠病夫渾不較流轉任春光
病久身渾傴醫踈術易窮囊空宜勿藥跡滯尚飄蓬
禮樂周秦後乾坤橐籥中數行憂國淚江海與俱東

童景純來 二首

千古劬勞恨三冬癘瀉餘故交猶記憶尊酒問何如
拜倩人扶答又教子代書何時減藥餌一咲百憂除
歌枕雨聲歇竹間聞鳥鳴病惟愁是伴閑與懶相成
墮地驚茲日終天負所生一杯魚菽祭非感淚縱橫

贈鮑民瞻

學道慚言文君文思不群雪消三峽水波漲一川雲

出處存交豪經綸在典墳莫名詞苑傳浭立濟時勳

哭吳樗庵先生五十韻

夫子嗟淪喪鄉閭頓寂寥百年遺老盡一代典刑銷在昔朝廷盛諸儒學業饒者書磨歲月抗論切雲霄獨步才偏壯清時俗未澆翟門人競集鄭驛客嘗邀冠蓋來千里牲牢具一朝柳營嘶騶裹名梡捧妖嬈家釀傳荷葉溪鮮貫柳條醉猶親簡策樂不爲簞瓢晚節趨王命鞏眉逐使軺將軍開幕府書諾任賓僚燕薊藩翰重兵戎節制遙宣威增國勢衮衮遜天驕絕漠清烽火前驅奏鼓簫歸田心戀戀解組思飄飄松菊猶堪理桑榆幸未彫散金思效廣擊壤願歌堯紗帽長蒙首銀章懶束腰吟哦今李杜吐納古松喬勝會無虛日清談或屢宵小心親里閈避咎押漁樵名美偏招謗年高未免謠鬬牛嗔孔雀孤鶴畏鴟鴞媚灶慚何枉懷沙恨莫消事隨東逝水迹斷舊題橋素櫬還家慘總麻聚哭囂可憐嬰世網本不負天朝盛德知誰繼兗魂謾擬招園林春黯淡風雨暮飄颻致遠悲良驥搏空憶皂鵰聞喪皆頓足知已自垂髫秀句時稱賞華筵必辱要吟成珠滿紙坐久斗回杓逴意魚依藻搜奇翠映茗劇談余每共痛飲燭頻燒髮爲工詩白心緣慮患焦豈知埋玉樹常想報瓊瑤劍許何當掛琴存久不調已同麟斃魯空待鶴歸遼官恐題朱旐家聞賣黑貂徑荒泥蚓出池廢雨蛙跳隆替天難問災祥理匪昭聖賢從古歎憂患幾人超女在難同祭身危不類梟知音俄頃失抱疾轉無聊蜀魄三更月胥江萬古潮誰能名季札應解訴皐陶痛絕生芻奠哀傷壞木嗢空齋暮聞笛揮淚向風颻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有序

臣幸侍燕閒叨陪論講於道德之奧雖未敢窺然不可謂不知其一二近閱危紀善五十韻排律詩因次其韻意有未盡輒復增加庶數倍之成一千字上進蓋以紀事實而昭聖世之盛美非欲效詞人墨客以靡麗爲工也伏惟賜覽觀焉

曆數歸真主皇威定八荒奉天頒正朔截海統封疆建國遵姚姒貽謀鄙唐德星臨井絡全蜀仰賢王白日開金殿紅雲綵繡裳輿圖文獻域城闕武擔陽地秀多才彥田腴足稻粱十年藩輔重萬里幅員長南土通滇僰東隣帶沔湘周封元過楚禹貢舊稱梁盛德超中古高名冠四方擎天爲柱石端世比鸞凰

禦衆樞機簡臨朝禮貌莊正冠居便座決事處齋房實踐循規矩精思入混茫小臣名畫記直士諫無妨該博尤知要英明匪過剛群書陪几席前哲儼羹墻旦奠宜方駕間平合侍傍事神孚肹蠁欽聖祝穹蒼講學心無逸憂民意不忘陳經黃閣老問俗白髯郎不淺親毛頴知微却杜康青雲隨鶴駕紫綬列鵷行漢代規模大周官法制詳懿親思魯衛洪業重高光師古人爲鑑存心禮自防不知千乘貴惟恐一夫傷餓殍虞填壑流民閔隕羌氷繈曠賤頴王粒飫飢腸但欲睭黎庶寧辭罄積倉分曹具饘粥隨處集羸氓有啗群聲沸相携塞步跰胼無橫夭盜賊耻相攘恩出蠲租令歡騰施藥坊嬰孩頒穀養耆髓賜棺歲故老偏優禮先賢盡表章中興想劉葛佐運念關張擬植千尋栢還栽八百桑廟堂新遂宇劍履列長廊杜屋重輸奐花溪埏熠煌齊名圖至白接武配蘇黃善政俱脩舉仁聲遠播揚校人馴柙虎膳宰縱河魴要使天心順寧教物命戕至誠通造化惠澤及飛翔淵懿真堪述謙恭莫肯當宗儒先五教建極重三綱開館延耆艾隆師錫罷筐衣冠儀秩秩絃誦韻洋洋執業諸生衆求書使者忙九流分插架萬卷載連檣樂善人心悅無爲國本強虛懷臻聖域騁步領文場揮翰銀鉤活摛辭玉佩鏘鳧舃皆國器蘭桂本天香觀妙言逾富研精食靡遑日惟親孔孟性不惑姬姜軫念窮邊地垂情健卒糧撫身無凍餒遇敎必騰驤觧語踈鸚鵡長鳴歎驌驦劬農興未耜寬法絕桁楊當代真希遇前王或未嘗泰山高莫並瀛海浩難航麟趾耽經史龍衣佩瑤璜咲談温王色追琢燦金相肅挹尊賢傳端居喚小瑞已能通魯語正可齒虞庠王樹連枝秀瓊葩奕葉芳骨奇瞻日角派近識天潢舉措存寬厚蒐耀必俊良聚賢頻設醴賓訓舊明堂末學逢昭代平生服令望承顏初見日屈指九經霜術類千金帚榮過七寶牀敢期蓮作炬每飲蔗爲漿身賤思疑病言高點類狂汗顏趨紫闥魑魅落滄浪心怯恩波闊人誇寵數彰賜衣頻踽踽前席屢徬徨授簡安能賦開筵特命觴偶同華屋燕徒飽大官羊雅句褒彌重微軀感莫量聯篇舒錦綺一字重琳琅憶昔憂居罣陳情訴陟岡奎文昭孝行宰木發光芒寵異兼存歿風聲別否臧望林掄杞梓占斗拔千將知已恩偏渥希賢德甚涼何由酬覆載深幸覩顒昂喜見皇家盛從知世運昌弓戈藏府庫道德固金湯

政教依仁宅詢謀遠智囊朝廷存鎮重夷狄敢飛揚
誠可回天地心能協雨暘群生豪長養百谷屢豐穰
人傑生皇摯邦基過夏商九重延祚胤百世受禎祥
磐石安宗社山河拱帝鄉孤忠深佇望恭已贊吾皇

人日從蜀王登萬歲山

鰲首高臨紫極開五雲長日擁蓬萊嵩呼魯獻君王
壽人日今從帝子來寶伏鳴鞭金騶裏石牀御坐錦
莓苔才華愧匪朝陽鳳飛蓋華隆喜共陪

宿峰頂次濟定韻

層崖削壁跨千重坐鎮西南勢獨雄元氣昆侖磅礴
外祥光隱見有無中珠璎寶佛留全相金碧樓臺倚
半空縱是蓬萊并弱水清虛難與此相同

登歸雲寺閣

棲身丹壑總忘歸水閣頻登趣不稀雨脚斜侵耕叟
笠苔花青匝定僧衣山餘積雪寒猶壯巖墮流星曉
更飛卜築何當居此地玉堂金馬任相違

木皮嶺

自慚非佛亦非僊也宿丹崖綠樹巔曉汲衣翻草頭
露午炊甕起木皮煙日離滄海三竿遠天厭烏紗五
尺連頭覺眼前無俗物片雲飛過鳥爭喧

山中對景書懷

烏帽脫却換青鞋踏徧名山愜素懷虎嘯石頭風萬
壑鶴眠松頂月千厓雲開面面峰如削谷轉行行樹
似排湖海故交零落盡煙霞清趣幾人偕

宿新津寶花寺

百丈岡頭佛寺開晚凉按轡陟崔嵬落花亂逐溪流
瀉歸鳥低衝馬箭回雲外老僧鋤筍蕨樹根童子掃
莓苔景清愛借禪房宿不爲衆玄聽講來

送吳主簿

關西短簿衆稱賢太華峯前坐五年心爲嫉邪曾奏
事家因好客不留錢霜寒茅屋鷄聲晏月落江城鴈
影翩此去京華過鄉使好將嘉政萬人傳

次韻贈方貞巖山人

到處清泉可洗心禪機一指用功深任教東住復西
住不改鄉音與梵音見客喜爲青眼顧能詩懶效白
頭吟近來識面峨眉上蘿月松雲得共尋

次韻兄調弟希政并東鄭叔度二首

百年喬木陰當戶五畝幽居水映芹好古喜尋遺老
問避喧懶與貴人交從兄受學慚蘇轍與弟分財咲
薛包孝友傳家得無愧聚蚊兒使退之嘲

鄉閭儒術許誰加弟唱兄酬興未賒經濟有心慚薄
德安居無事任貧家日高甕牖蜂穿紙潮落江汀鴈
聚沙却嘆雜居趨侍日時來相對一燈花

挽徐節婦

大節寥寥不可聞晚從吾郡始知真百年禮樂無男
子一日干戈有婦人波冷曺娥沉白骨雨荒劉嶺洗
紅塵爭如烈焰三千丈高照青編萬古春

贈韓敏道先生赴召

先生樂道慕前人又被書徵覲紫宸詩卷已隨官棹
月布衣還染屬車塵文章共喜遭逢晚禮樂應知入
問頻簪珮鳳臺多制作鄴筒玠重寄河濱

次韻留別陳季明先生二首

太丘美政漢稱賢高節英風四海傳蚤白雲孫今幾
葉汗青甲子已千年盍簪重見星垂象落筆猶驚地
湧泉耻以文章爲世用懶將辭色向人妍
每懷海上三秋別來借山中一榻眠妙論久容親講
席深盃相勸惜離筵時清共喜閑身健情重翻令別
意綿他日朝廷訪遺老吹噓擬進白雲篇

絶句

枯木圖寄許士修

春到已多時幽禽尚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虎圖

踴躍谷生風崢嶸百獸中豈知王者瑞足不履生虫

題山水二首

欲向匡廬隱出門知路難江山奇絶處多在畫圖看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不敢看圖畫青山恐哭人

題曺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題竹月圖送太學生歸省

黃金臺上月照爾憶親情歸去供甘旨春林笋正生

病中除夕四首

鼓漏摧殘曆中宵氣候殊獨憐愁共病不與歲同除
三十知未老已難同少年功名謝時輩心事愧前賢
里巷占新歲皆云勝舊年幾回新歲過萬事只如前
良醫難治病學道不能行瘧疾何須患吾心病未輕

題畫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後山爲報溪頭流水落花
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驚湍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

牛背青山

奉試靈芝甘露論

漢家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昧腐儒千載後却勞聖主試文章

書事

伏枕三旬不整冠憂魂時復對金鑾忽聞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斧扆臨軒几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試院偶題三首

柳影波光鎖院深一塵不到市聲沉多情惟有雙靈鵲時到庭前送好音

三代賓興法尚存每因取士嘆斯文近來眼病無聊甚豈復能空冀北群

橋門冠蓋譁如雲才氣爭先總出群自愧腐儒無一藝強頒來此較斯文

次韻謝蜀王六首有序

敬蒙睿恩賜以篇什誦味感愧次韻六首以謝

恩命許歸金殿直歸裝仍賜石渠書欲知懷德無窮意長望星辰想屬車

志是子淵方是廣才如曾點始爲狂自慚未學何爲者孤負恩言髮欲蒼

幸瞻天下難逢德又讀人間未見書魂夢何嘗遠禁闥深恩安敢忘巾車

德尊待士真忘勢位下憂民每悔往明日峴峨應漸遠莫雲回首看青蒼

全德已看承道統雄才更復主詩盟欲知聖敬心無息顧諟參前與倚衡

德勝東平弟與兄共誇樂國似蓬瀛近聞傳令安黎庶歡動山南十萬兵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有序

臣謬以疎庸覆侍世子殿下硯席竊覩岐嶷之姿英偉之識度越于人萬萬誠宗社之慶欲述鄙言陳民事人情物理之槩少效忠悃以廣聰明恨未果爲先作絕句十首以進

伏惟益懋典學以副下情不勝至願

賢君德業本天成猶待脩心道益明喜見儲王親筆

硯更須講學近儒臣
昧奚先求問寢衣三朝日日禮無遺古來世子能敦
孝惟有文王最可師
祖訓昭昭日月新由來治國本天倫令名要使傳千
載仁政須教及萬民
炫日輝霞錦價高製成稱體小龍袍試看黼黻文章
美須念鑾桑杼軸勞
金匙碾盌絳紗籠玉瑩珠圓顆顆同願采豳風歌七
月要知稼穡重三農
農事艱難古所憐一生幾度遇豐年若非聖世輕租
稅逐末何人肯力田
九經治國本脩身身正方能鑒別人辯佞要知駑異
騏任賢莫指玉爲珉
君王待士古來無令德高名滿八區濟美喜看賢世
子已能端拱禮諸儒
去歲開倉賑餓夫今年下令活無辜東平謾說能爲
善未識當時有此無
稅薄刑清見盛時民安田里俗熙熙欲求上古無爲
治仁孝君王自足師

謝蜀王賜果十首有序

屢承佳果之賜偶爾成句并述所見以寄下情謹録進上伏惟宥察

涪州丹荔擅時稱翠篚來庭色尚新獻罷未曾登玉案先教頒賜與群臣
翠籠擎出殿門東受賜群臣喜色同却咲開元恩未廣祇將異味悅深宮
尚食頻供素膳回金壺僊醞不曾開君王嗜道渾忘味佳果何勞遠貢來
無才慚曳殿門裾琼味頻嘗玉饌餘解道側生風味好惜非梁死馬相如
九重勤儉恤民勞錫貢深思道路遙異味奇珍俱詔罷皇明家法勝前朝
病身趨召歷千山又見江城荔子丹竊食無功心有愧賜歸分與衆人看
園官愛果勝黃金一樹生成一樹心味美已知堪遠口當思培植用功深
利欲頹波挽不回幾人沉溺壞靈臺要明聖道無窮意須佐賢王不世才
道術衰微幾百年陋儒無力愧皇天已看位是真王貴須使心承往聖賢

新製蒲鞭賜理官丁寧用法效劉寬好生要使民無犯示辱如寬也不難

無題三首

宮臣傳教造安車駕出金門賜舊儒優老免親藩國政入朝唯讀帝王書

山南桃李競春光食實年年在異鄉應被旁人暗相咲閑官那得許多忙

伯兄海上思相見幼子山南憶別離兩地關心歸未得夜看雲漢立多時

遠遠閨屐二首

戀闕思家兩繫情君王恩重屢留行欲知去國遲遲意三日秖趨一日程

形如槁木榮枯泯心似虛舟去住忘底事別情猶不奈只因懷德慕賢主

遊峨眉山紀行十首

一鶴相隨復一瓢山巔水藻足逍遙秖因戀闕情無限回首忘過萬里橋

西蜀雲山處處奇最奇人說在峨眉想應踏遍千崖月露滴松梢鶴夢時

出郭涼風入抱清亂山遮馬似相迎寧知待召登瀛客忽作看雲聽水行

王憐塵土辱凡肌命入雲山茹紫芝只恐同袍不相識誤猜禮佛到峨眉

容久賢王兩賜衣不知春到已春歸清朝試出都門看留得殘紅一片飛

山頭月出天初露江面風生水欲波正是勝遊新得意片雲相引入峨峨

朝辭宮闕莫田家江白山清兩岸沙卧犬不驚雞落靜寥風簷底響繰車

孤舟湖口一名僧咫尺鄉山識未曾今去峨眉同覽勝躋扳須上百千層

名山佳處孰同遊白髮緇衣四五流青眼古銘鄉士彥燈前夜夜話台州

學優無骨佛無緣甘着儒冠坐一氈入社敢同陶靖節不須三咲虎溪前

入山後覽定水仰山二上人并呉講師次予發成都絶句韻因復次韻述事言懷

落日斜明掛樹瓢下方城郭去人遙青山過雨僧深定門外雲封獨木橋

羽客禪僧也好奇對人覓句幾攢眉林端新月初高

夜葉底殘紅落盡時
倚澗人家近更清吹風驚穴走還迎衲衣鶴氅從童
甫落日看山一字行
山南夫子待多時庭外松花落碉芝夜半夢回聞皷
響覺來額泚冷沾眉
澗底白頭僧浣衣雲間童子負薪歸幽栖更羨投林
鳥半已尋巢半已飛
千尋古木已無柯萬丈深淵不起波此日勝遊他日
記落花時節到中峨
東海西頭是我家門前花徑接鷗沙三年別後一作却
徒多恨敢道詩書讀五車
山行十日只逢僧盡道蒙恩報未曾共上峨眉望宮
闕祥雲五色繞三層
奉詔名山作勝遊壯懷如水不停流今朝獨坐峨眉
頂一覽端能隘九州
榻借禪那豈夙緣坐來渾似舊家氈祇應心事慚蘇
晉不解長齋綉佛前

次韻寓懷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有序

乙亥新春出城東偶作十七詩同遊諸友從
而和之因亦次韻以寫所懷會叔貞之成都
書以識別詩中所云司戶孫者即叔貞也

道濟群生心尚歉知周萬物禮逾勤能爲世上難行
事始是人中寡過人
盛世豈無謀國者漢家長憶富民侯榮名史策尋常
事公論江河萬古流
漢高嫚士千餘載不見師臣與友臣解使時君謙德
重孔明而下兩三人
下士立身涇渭渾胸中耿耿是非存子雲美新最可
賤著作猶尊李仲元
密葉聲篁噪晚鴉荒村百里兩三家疲民采拾供租
稅猶恐傍人議榷茶
多才久要錢文學長日詩筒衮衮來後思雪消三峽
長好懷春到百花開
伯尚庭前傾竹葉用中宅畔看梅花天教二子相爲
樂來往風流也足誇
每懷樗散鄭司戶喜看杞梓作孫枝氣清似得江山
助才異休令匹石疑
胡生挾策行千里足繭衣穿不肯回斯道要爲終古
計丈夫寧避俗人猜
江山萬里無黃耳雨露三年憶紫荊日暮出門聞鴈

過恐聽雲畔索群聲
一念無爲付道耕百邪還聽斂心兵本原能與天同
體三代功名始可成
浩蕩乾坤爛煖春天將樂意付窮人逈無臭味堪誇
世縱有爭心豈解嗔
烏石岡頭白苧衣幾回醉伴夕陽歸山中兄弟遙相
憶未必天心與我違
我與東風作主賓恐教負却太平春一觴一咏酬佳
景也未輸他世上人
梅逕桃蹊邃草門半依城市半通村春風一見如相
識莫逆於心兩不言
魚在深淵鳥在山乾坤無物不相關野亭日午支頤
坐閑看雲天一鶴還
食罷移床坐小亭細看群蟻奪餘腥倦來莞爾成微
咲宇宙茫茫幾廢興

感舊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將相亦輸天上
樂多情莫向世間來
盃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叔舊相親近來詩句多奇
語書比藏真更絕倫
精通八法楊文遇暗誦五經陳用中揮翰天庭應獨
步恐飢村巷欲成翁
翰苑暫歸廬太史銓曹已失鄭郎中名高金殿龍頭
選夢憶蒼山馬鬣封
林鄭爲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兩年不見何時
到望斷瀟江八月槎
博陵博士才華盛漢上畸人道術卑欲寄一書無鴈
過相期千古只心知
立言温粹懷陳采肆筆縱橫憶鮑岡若使幕門加接
引未容籍湜獨升堂
王郎遠遂雲中戍許子俄爲地下郎重訪舊人尋舊
迹嵓雲溪月總堪傷
多病深知志術荒中年尚復厭文章欲圖天地相終
始肯與時人較短長

別母舅吳外舅鄭公三首

昔奉安車共入關擬於此路復南還今朝獨向江東
去淚洒西風草樹斑
女甥携抱遠相從骨肉情深反負公南鄭江頭三尺
塚夕陽衰草萬山中
竹帛相期古道深結婚端不爲多金自慚非是奇男

子恐負侯高擇婿心

中秋對月　二首

雙穜鳴江水不波雲山無數拂船過夜深把酒問明月月色與愁誰較多

南鄰荒墳草木寒東隗舊宅桂花丹九秋最好今宵月又向孤舟獨自看

題漢中三寺佛放光

三寺神燈古有名我來惟見月華清非關佛日今消歇應避文星不敢明

蜀相像

羽扇綸巾一卧龍誰匡竇祚剪奸雄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買臣妻墓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

二喬觀書

深閨睡起讀兵書窈窕手姿若个誰千古周南風化本晚凉何不誦關雎

王節婦

兩月孤兒百里墳一燈風雨幾黃昏可憐玉帳豪華客不識金沙節義門

鄰義門

丹詔旌門已拜嘉千年盛典實堪誇史臣何用春秋筆天子親書孝義門

彭山道中

煙鳥歸林已夕陽野人相引度高岡馬頭一片青山影經過絺衣似水凉

夜度桑洲驛

山路彎彎石磴平碧天凉露下三更無端一夜西風惡吹着新愁上紫荆

客至

竹裏烹茶費覆碪携壺沽酒遠村無同飡麥飯無難色風葉知非淺丈夫

聞盧原質表兄廷試採花耶投編脩喜而寄之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是青蘿居士說近來文運屬天台

送義烏龔叔安給事歸省　二首

鷄舌同含侍紫宸朝回東閣每相親片帆忽逐西風去鴛鴦行中少一人

繡湖煙雨正宜秋之子還家喜得遊中孝堂前舊明

月相隨重到鳳池頭

談詩 五首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絶妙詞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咲黃河是濁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末俗競工繁縟體千秋精意與誰論

天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後無垠手操北斗調元氣散作桑麻雨露恩

贈陳先生見和諸詩戲題

孔璋揮翰檄曹公烈日秋霜格力雄白髮雲孫千載後新詩尚可愈頭風

道者扇

競利爭名不暫休紛紛盡逐水東流道人心事如松栢閱盡尋常草木秋

題山水憶者 先生六歲時作

棟宇參差過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等閑識得東風面即看白雲初起時

題山水

霜落江南木葉丹滔天波浪一舟還何人得似林中叟目送浮雲過遠山

脩德惠枯木圖次韻 有序

脩德先生寄惠枯木小幅并以詩留別病中不能追從謹次韻奉答 四首

遠別出門愁見難燕山越水路盤盤將心付與天邊月兩地清宵一樣看

月明樹影落晴波寫寄山房古意多已分此身同槁木歲寒相對老巖阿

百年禮樂愧前賢濂洛微言久不傳待子歸來同講習細炊麥飯飲寒泉

至道無聞昧力行神交千載獨周程直教脩仰渾無愧始是堂堂世上英

見梅

寒梅凍後放幽姿何事今年花較遲昨日途中春意到溪頭纔見兩三枝

畫梅

微雪初消月半池籬邊遥見兩三枝清香傳得天心

在未許尋常草木知

竹

不禁俗物敗人意忽見幽篁眼爲明記得舊遊天上夢連昌宮外聽秋聲

題東坡畫竹

內翰何年寫畫圖眼中驚見鳳毛孤一枝潤帶江南雨遂使眉山草木枯

斑竹圖

湘君泣盡淚痕乾翠袖蕭蕭倚暮寒却憶洞庭爲客處滿湖風月泛舟看

墨菊二首

解印歸來鬢已斑故園松菊可怡顏祇緣三徑荒凉久特寫秋花仔細看

分根昔日向東籬種近羲之洗硯池幾度偶澆池上水花開朵朵墨淋漓

題菊

順流舟楫日邊回古木軒囱水際開萬里西風數行鴈送將秋色過江來

馬

一日曾騎越與燕駑車隨後意茫然園人何必相羈絆亦未乘龍去上天

聞燕

曉喜驚回燕語巢牕前紅日在花梢心思佩玉朝天日待漏金門鼓尚敲

百雀圖

曲巷高簷避網羅朝來飽啄龍頭禾但令四海長豐稔不厭人間鼠雀多

羲之籠鵝圖

內史清眞江海情每將高誼動朝廷平生却被能書誤更爲鵝群寫道經

荷花渚禽

絕世丰姿不受塵丹霞爲質玉爲神渚禽莫怪閒時睨一洗尋常草木春

鸚鵡

幽禽兀自囀佳音玉立雕籠萬里心只爲從前解言語半生不得在山林

立春偶題二首

萬事悠悠白髮生強顏閱盡靜中聲効忠無計歸無路深媿淵明與孔明

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平生中宵擁被依墻

坐默數隣鷄報五更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溥之
黃巖縣學生孫愚先　牟汝鈞　校對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晁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況在遠道乎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有以哉

予以耿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東賢良以備碩問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爲當代之重秘閣閱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剡乃郡岸之責學課之繁別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遣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嵋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
靡言匪衷靡善匪得閔士孔多我敬希直
讌以自牧卑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
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金玉之質
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伻教如渭
爰抹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
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凉風凄凄
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飲餞江滸
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
汚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
心之知矣臨別繾綣子如我思道豈云遠
歲行在子文闡秋開較藝至公遲子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覩儀刑
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形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
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詰闕聽
敷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已相逢此志信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冨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
祿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
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況復依方公
問學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
他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
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嘉哉今胡子頡無媿鄭林

鄭公智林良顯

蜀王讀基命録

武皇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
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頡學在斯人
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扆陳
嘗咲賈太傅前席對鬼神著述累萬言所言皆歸仁
爲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
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
撫卷再三歎良可媲典墳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金華宋潛溪濂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
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它
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
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茂
苗不如稂稗之有秋者多矣晩得天台方生
希直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
燭諸理間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

中見此祇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縣燈默坐因發於辭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遞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恐勸尊中酒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蹉跎媚學徒一步一回顧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復寶珞然素編躭清晝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須知九仞山功或虧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群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徙溺文辭螢爝欲爭妍姬孔亦何人顏回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榦凌蒼霞四海皆兄弟知已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眇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潛溪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衮衮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華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孰爲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辭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

終然無根蒂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來上玉立而春溫
袖攜絺繡書函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淩秋旻
同飡大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
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貧
湛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煙霞親
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滂蒼扣無始溟涬窮無垠
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鈞錮之若大樂建鈞
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啓和兌沾懣疊奏歸繹純
桑濮咲麿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缶庭燎滅鬼燐
似茲稽古力可敵甚定勛濡毫寫雄顥勢足移峨岷
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
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
山鬼當洒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
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
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
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
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穫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
大言心不怍秪爲所見真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
咲摘黃金花起泛青瑶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繙
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帶彌文
文繁必裒質遒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
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
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真器乃貴奚須用空言
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
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鞶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
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臨海林佑公輔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援其尤賢者而訓廸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爲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爲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槩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孰聖人之道以尸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

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泰夷仲

見泰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爲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即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既而侍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爲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人而非叢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廩祿所縻挈挈然往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鳴呼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高第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衰愧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來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五年長至日

又　同邑郭濬士淵

濬事愚菴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由京師還值予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爲幸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厠於其間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叙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勤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爲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恒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尚益勉循古道興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世斯爲善爲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染說　金華蘇伯衡平仲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泲水取櫚之灰以爲材熾

之溫之暴之宿之濕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丹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于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翫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翬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翬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染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徑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翬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翬翟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垂成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

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燉之雪晴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義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群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內焉持敬恒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蔥泠每稱希直稟聞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莖我誦無陋辭一一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覯送入樊籠仍剪翎我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囚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蜮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頎影兩蛉嵘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秩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扃其顯過雲漢其幽通窈窅贍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春布花卉壯如隆豐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頎我欽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子文魭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黎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廼工月露形劃然周廷覩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聞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齋坐閱晦朔彫堯莫我欲其爲不朽計鉏鍔淬礪重發硎至音詭能秘錫鸞荅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嬪周雅豈肯下比秦誓方魯駉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閔世憫斯文寧復下取勑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斗鑣之金石垂千齡洪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繼士脩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鷄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頎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遙遙金華道逸駕覬難儔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爲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遠我心復何求

荅希直　　許繼

婺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群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遙方子間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飲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入玄閫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受知潛溪翁恩義循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聲價凌海嶽山澤焉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隆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皐徵獻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春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捧已殊倫天意深嘉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爲瑞世琢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晏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幅姓名早見註黃扉古今文字非無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詔落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輩林下何曾有布衣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仲縉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儤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右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脩體驗爲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欽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分爭人尚詭異各自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爲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瞶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爲何

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落之懷得理奥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群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澄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凌高駕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頗則所以追諸子而遡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虞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群兒而問曰某將往于某敢問何之群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曰群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見爲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毒遺害者有之況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群兒之言喧囂鬨鬧于耳者亦不爲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强雖水火在前弗頃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爲奬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祇覺無味故默默自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

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辨而孟子不沮觀其所爲可槩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蓄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爲已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爲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教之又安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不以是爲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署侯城生 王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以英妙之年早寓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目所及者言之自邪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書詩六藝之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應之以律倡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爲言者蓋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孔子沒異端並起至孟子麾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爲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爲保障生民倚之爲棟梁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揚雄班固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爲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紳未嘗不慊于懷以爲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說不及著也切意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爲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歉意焉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轢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縱之以恣恣之不止必隨之以詆且致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蘊才蓄德筮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爲事乎曷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其並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棄事功而建勳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冢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矣苟遂因而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竟月披寒冒暑奔頓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其納而圖之

上矣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靦縷執事以爲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爲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頃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謹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於世遂欲躬頹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皐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絕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谷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尚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鰓鰓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碩蜀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

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已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章景庸書

王稌叔豐仲編先生之子

王稌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山川阻脩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飢渴去秋得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輸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候動履迪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爲慰僕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呶呶遣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脩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脉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仗度先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茲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冊缺遝頗多長史公每從　僕抵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間寧無望於賢伯仲乎撰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温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嘱其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寶門旅殯之所負遺骸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加深察因祁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　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亂日讀書積千人以其善屬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

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慕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額天願輸已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　上用吳沉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　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　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　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群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　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大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盂程朱復出既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　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六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録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録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　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于世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脩身故篤志力行僅僅之道無不備心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子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縣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沒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禮親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公視其疑重不遽於物頴銳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伸理值父沒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

瀟然常新未始有竭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別因叙其素有之善勗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幸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復爲文顧天願以已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絶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啓　儲君四川遵　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　蜀獻王道經夔得謁宋太史公墓而卹其家　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書啓往復無虛時其賜教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　高皇帝賓天　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已卯陞侍講命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丞基爲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子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已酉五月朔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臨海趙淵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　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數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

謂浩然者耶卒之國禁開於　仁皇廣孝奪於　今上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以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廼僭徐衆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鄉史丘公道隆既渡聞于　王王曰隆真儒以光我　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君周宣陶宣霄儀周琦者渡慨然各輸數伯金以襄齊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客楚於夔獻王　惠王几再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昌之所自營者而今祠則其東廡壞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列聖　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諸君之勿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相與游心於先生之學云

嘉靖壬辰夏四月既望

祭文貞公文祠在漢中府學　和順王雲鳳

公傳究經史高談仁義動息言貌必稽諸禮法文辭渾然天成浩浩洋洋寫其所得該括萬事慨慕三代之治自任經濟之重立朝未久殺身成仁百千萬年凜有生氣公嘗教授漢中未斬之澤于今猶在屬按部過此率諸生稱公爲文貞先生繫除一室題曰正學祠正學者蜀王賜公號也作主祀公俟後之欲知公者有攷焉謹告

過侯城里有感　金陵魏澤彥恩

笋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盈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謁侯城里有感　太平謝省

侯城里侯城老人死不死萬丈文光射列星正流一派分洙泗忠肝義膽照氷雪烈氣憑憑塞天地神遊帝側騎箕尾行天還整義和馭寒爲陽和旱爲雨精靈颯爽誰能闕冥交不用負逢干脩撰王郎舊知已

又　謝鐸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令人淚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劒光血夜夜衝斗起

又　謝鐸

欲向西風酹一樽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謁正學先生祠堂　吉安袁道

我從東南行清風東南至往事垂百年行人口如矢大商有夷齊大唐有王魏稽首拜先生地下知誰偲

附家傳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表文　宋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襲疊熙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其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亮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瀛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甞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戸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荅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韙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真主之出乃大有爲之時　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辭去旁縣郡丞使者屬吉雜遝媚連督索之先生上　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縣於廳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廡圮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汙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耳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起科縣民益墮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轉戍衣千戍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絶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濟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且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寄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禱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　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二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蝗先生省愆變食稻首告天夜聞空中甍甍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弊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

使有錙銖忽黍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卑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遲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垌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水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後閘丁徂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荒困乏粮火屢爲災教民爲閭庀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粮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恐頃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訾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誡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愆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頒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搒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菁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菁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

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誥贈婦道爲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塋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誥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咲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旬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太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笞童十名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饋雁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充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爲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作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殆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諱世取寵者徒剽掠爲談辨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索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爲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

完傳翼經有遏必疏無幽不明疇不皷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沄沄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倚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鵷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厲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魴之頒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黽脅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抴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群其來如雲操版鞲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鮮董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奚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濈濈者阪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方希學傳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輒稽典禮蔬食水飲踰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于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傴僂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莫不稱爲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子奉尊撫幼衣食賓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遂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親睦而愛物務蔥踐履不爲空言發爲文辭理深意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見史私錄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希[redacted]詩

方孝友字希[redacted]先生季弟也舊傳　文廟召先生草詔不屈親屬皆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先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傳　臨海童軫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

死則或未知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屢言嘗授經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暨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曰子可遂成西楊之意後石梁由南部出守建昌亦未及爲當時徵與石梁之子徧東實與聞之茲因重刻先生之文録此附載集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閨閫間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懾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烈者請之素定也或者人得併觀於此益徵先生立言無虛語真足以昭方來起後學不惟見道化攸孚且使人知反身激厲處常變茲心則同當不忝以丈夫子愧于方氏之二小女子云嘉靖庚申仲冬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　臨海趙洪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積于從金華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肯腹公深驚器之以爲莫之與京厥考守濟陽坐累先生數請以身代獲原泊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臣主獨秀於玉葉中尋用交薦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爲惟先生之容四方夷裔得一字珪於至墜睨路碕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培祐之而漸蕩慘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揆述雖多大足以包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焦永平道德之語而意獨至而其論辨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縹囊儲笏不可得而覩矣幸而掇乎噓燼之餘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彥得姑蘇編脩陳公之所傳録與夫傳采士夫間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吾鄉之士肆業道廢事什襲珍藏無由哀采洪竊惟春陽已舒江漢既濯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捐俸募工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尚恨孤陋寡僻乏好事同志與之共成而諦訂焉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加宥正又當知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資文章以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鑿而不少

爲輕重者特爲吾鄉饑羊之計云爾苟居隱墅而如是存德義以善里閈歷仕階而如是持忠節以奠朝杜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闖聖藩矣或者典刑具存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愛苟私所遺惠然輻湊洪當倩巨筆以書成美敢蝕厥雅邪時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謝鐸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伯首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黃君孔昭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録者皆稡焉既又從柳別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生邑人也是不可廢顧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其道德在天下蓋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爲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爲先生計也爲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爲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爲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并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爲別録云成化己亥冬十月朔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薦嚴黃孔昭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

外鳴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鄉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歿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求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名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顓金遂輩咸詹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柳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成化十六年庚子夏五月朔日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張弼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霽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集見示乃録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闕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　朝以宋濂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於乎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已也於乎九原可作舉世皆富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月之吉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佐于時以彼其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謨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顧悲慷抗激至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九以存君臣之義爲天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於　昭代深矣雖報虧闕然而遺文盛流斯固　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部尚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黃公孔昭益廣搜之得若干卷刻諸寧海木今慽矣乃會

黃叅軍綰應吉士良趙大行淵刪定僞謬重刻斯編以行千世俾知夫奮大忠者本如此云正德庚辰仲冬朔守台後學姑蘇顧璘識

臨海縣知縣黃諧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艾程
府學生陳縝葉珖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鸞戴澄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牟汝鈞校對